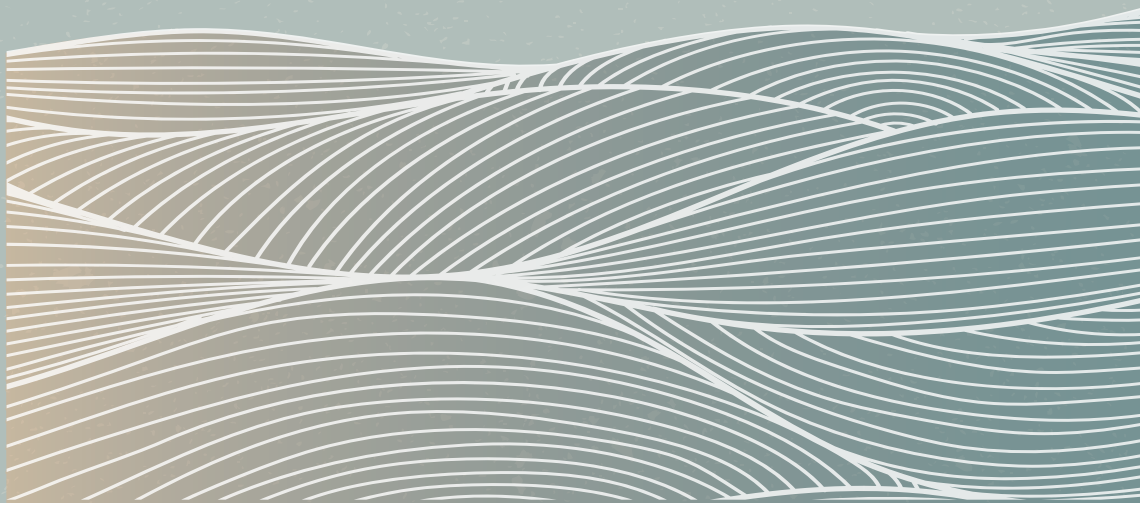


2022

竹塹  
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



現代詩  
青春散文  
短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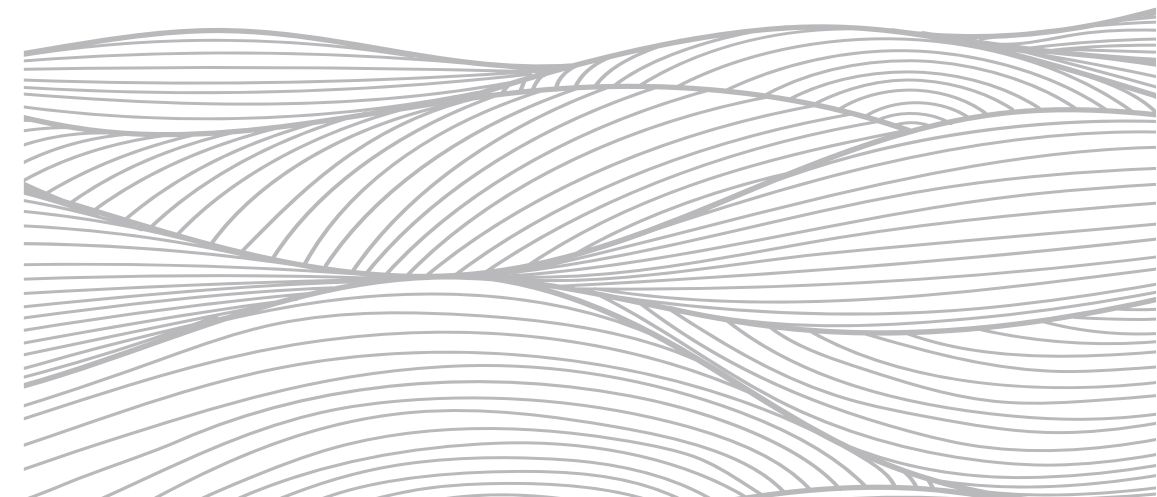




2022

竹塹  
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

現代詩  
青春散文  
短篇小說



市長序

承先啟後——竹塹文學的厚積薄發

4

現代詩

總評

第一名 AI少女／王嵐萱

10 6

第二名 風起／劉欣蕙

15

第三名 大城小事／田煥均

21

佳作 牆——致施儒珍先生／劉金雄

27

佳作 在北門——凶年讀鄭用錫〈勸和論〉／王智忠

33

青春散文

總評

第一名 祈福／王薇甯

41

第二名 喪／蔡沂瑾

47

第三名 儀式／梁芝穎  
留在那片海／萬芳羽  
那名為青春的樂章／黃毓家

58 67 76

佳作 軌跡／許雅淳

84

佳作 翻騰／廖得愷

93

佳作 米粉寮／李容禎

106

短篇小說

總評

第一名 若有回音／夏意淳

115

第二名 餘燼／張弘政

139

第三名 最後一個外送員／田宴瑄

157

佳作 觀音相／汪恩度

184

佳作 征服自我的脫口秀演員／簡琇梅

206

## 市長序 承先啟後——竹塹文學的厚積薄發

「竹城西北地勢平，田園參錯續海坪，涼秋九月風怒吼，黃沙滾滾海霧騰。」這是竹塹先賢林占梅先生於清咸豐元年（西元1851年）時，所創作的一首七言絕句：「西城樓憑眺即事」。當時他登上西城樓往西北方向看，秋天的竹塹城已是風沙滾滾，香山沿海的景象盡收眼底。這首詩描繪了竹塹城的地理風貌，這是文學的功能、也是歷史與文學的印記，敘述了百年前竹塹城市的空間記憶、更造就了這個城市的人文肌理。

竹塹地區的開發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在台灣『移民先導、行政後隨』的模式中，竹塹居民冒險刻苦的墾拓精神。從竹城、土城、磚石城、到文化科技城，從『無一人一木』到『北台文酒之冠』打造出一個具有豐富內涵、多元文化的城市。一座三百多年的城市因文學而偉大，而文學也因為城市的三百多年的歷史積累而雋永。

竹塹文學獎的設立，自民國八十六年創立以來一直以培養優秀地方文學人才為目標，用感性的文學平衡現代科技、理性的追求。尤其在疫情蔓延的年代，盼用文學消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將內心的聲音化用文字傳達，用文學替這座城市發聲，把對故土、斯人的情感凝聚成一句句動人的文字，紀錄書寫出我們對土地、人物情感的觀察與認同。

2022年的竹塹文學獎徵件類別為青春散文、短篇小說、現代詩、童詩等四類，總計收到346件參賽作品，評選出30件優秀作品。並將其編輯成一套2冊的出版品。恭喜所有的得獎者把生活中的經歷化成隱喻或顯學，成就了文學生活化、故事化的功能；而閱讀風氣的提升一直是文學推廣的重要目標，只有精采好看的内容才能吸引讀者眼光停駐。今年參賽及得獎作品題材豐富多元、虛實兼具，見解獨到，各類作品整體質量顯著提升，特別是青春散文類別的水準之高，評審們紛紛表示可謂為歷年之最，體現了竹塹文學獎多年來文學種子向下扎根的豐碩成果。

本市文化局出版的文化叢書系列出版品，帶著發揚竹塹在地文化、推廣市民閱讀的任務，竹塹文學獎雖為地方性的文學獎，但所謂的越在地就越國際，竹塹文學獎是新竹城市的文化建構工程不可或缺根基，未來市府將持續努力耕耘，創造更多平台讓文學愛好者發揮寫作長才，提供讓喜愛文學、或對文學較陌生的朋友有更多親近文學的機會。期待竹塹文學有一日也可以像我們的科技成就，無遠弗屆地傳播到全世界，承襲先人的鼎盛文風，為台灣在地文學打磨出亮麗的招牌，成為台灣文化之光。

新竹代理市長



謹識

# 現代詩

評審

李進文  
李癸雲  
陳義芝

## 總評

李進文

本屆（2022）竹塹文學獎，共收件94件，合於資格入圍有92件。決審委員為陳義芝、李癸雲、李進文三位老師。預計選出第一名1名，第二名1名，第三名1名，以及佳作2名。各評審老師在決審會議前各自先圈選出7篇作品，總計入圍作品有16篇，於八月十二日在新竹文化局召開評審會議。

會議一開始，選出主席陳義芝老師，並且由三位委員直接先就這16篇作品進行第一輪投票。第一輪投票共有七篇獲得票數。分別是〈A I少女〉（3票）、〈在北門〉（1票）、〈嚙語〉（1票）、〈牆——致施儒珍先生〉（2票）、〈大城小事〉（2票）、〈風起〉（2票）和〈容身之地〉（1票）。評審針對這七篇進行逐篇討論。

討論之前，各審員先就本屆作品提出總體看法和建議，綜合委員提及的幾個重點略述：這屆的作品，優點是書寫風城，已不再侷限於「地方書寫」，作者往往將地誌素材融入各種詩的形式，無形中讓詩的廣度和深度擴增，呈現多元樣貌。但整體來看，「中間值」的作品較多，亦即極少特別凸出的詩作。評審委員非常在意作品是否使用「詩的語言」，不論詩人如何在形式和內容發揮創意，「詩質」是最基本的要求。另有委員建議主辦單位，縮短徵文的行數，好的作品跟長度

沒有絕對必然的關係，以為新詩寫得長才有「分量」是一種迷思。

在單篇作品的討論部分，三位委員對〈A I少女〉的創新皆有好評，從A I與人類的互動，導出A I少女心中的疑惑：「難道我（機器人）就不該有人性嗎？」一反過去很多作品以「人類」去述說機器人，這首作品則是由機器人主述，在深層述說的過程，恰當地融入地景、反思科技（呼應新竹這座科技城），有佳句、有細節，是一首後人類或後現代的佳構，讓讀者感受到未來的真實性，思索人類與A I的處境。

二票的三篇各有委員強力推薦。〈牆——致施儒珍先生〉有故事性、有思想性，人物刻畫立體，情感具渲染力，文字乾淨成熟，對於悲劇事件，沉靜的描述反而讓哀傷更為深沉，作者認真消化和咀嚼史料。不過也有委員認為史料消化還「不夠真切」，整體來說，前半部比後半部精彩。

〈大城小事〉透過計程車司機之眼觀察、介入、反思這座科技城，視角有趣又帶有一些無奈和自嘲，以小人物寫出大意涵，行文之間有一種穿梭街道的節奏感，情意流動，詞語恰到好處。不過也有評審指出小缺陷，例如「對工程師有刻板化的印象，只不過這首比較不那麼嚴重。」還有就是內文中講到女人的部分，給竹科女性貼了意識形態的標籤。

〈風起〉，貼切，不濫情。全詩彷彿「不為什麼而寫。」這反而變成它的大優點，請採對話的形式，或可解讀為「即時訊息」，讓安德魯和瑪格麗特互訴思念與愛，文字很美，內在情懷飽滿又節制，是很出色的抒情詩。

以上是二票的作品。

其他一票的作品，審評委員各自所堅持的優缺點，爭議大些。〈在北門〉於台灣此際，詮釋了鄭用錫的〈勸和論〉，飽含對島嶼的深情，令人心有所感，低迴不已，不過有委員指出「功能性」太明顯，而且全詩彷彿只是解釋了原文，並沒有提出新的見解。而結尾「守衛下一代的天真」有點弱。

〈噤語〉講出疫情時代，愛情的疏離。人際的淡漠不僅影響有形的外在，連內在都受到影響。全詩文字收斂，內裡的情緒節制，壓抑。但缺點是語言（意象）比較雜亂，情境比較沒有對準，有點不自然。

至於〈容身之地〉以一種旁觀的視角觀察街頭賣口香糖的女孩，有其客觀的優點，但也有明顯的缺點，例如沒有融入角色。寫弱勢族群或傷病的作品，旁觀者很容易陷入「自以為是」，說服力不足，你觀察的對象也許並不是你想像的那種不堪的處境。

總的來說，地方性文學獎，雖說是「地方」，但「小地方」也可以「大書寫」，因為「地方」有特殊性（或異國風情），更有來自草根的淳樸率真，很容易從「本土」走向「國際」。非常高興能讀到這屆竹塹文學獎許多帶有深情的作品，而且題材廣度愈來愈擴大，為島嶼寫出多元的作品，豐富了台灣文學。

## 現代詩 第一名

王嵐萱

1994年生，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  
喜歡木木桌，喜歡毛茸茸的狐狸和狼。

### 作者的話

總是抱持著對自身的懷疑下筆，但我仍嘗試在這首詩揉入喜歡的元素，以及真正想說的話。我很喜歡《千年女優》中，穿過回憶的千代子在結尾說的：「我真正愛著的只是追尋那個人的自己。」

謝謝給予肯定的評審老師，謝謝要我先喜歡自己的寶云老師，謝謝一直要我相信自己的弘政。

王嵐萱

### AI少女

我親愛的小主人在睡夢中醒了過來  
我為他泡熱牛奶，替他整理床單  
叮囑他：不能邊看電視邊吃早餐  
他蓬鬆的髮像綿羊，溫溫柔柔地說好  
我餵他吃鬆餅，沒有反抗的嘴角  
還沾著黏膩又濕潤的芬芳  
他吻的每個字詞盛放陽光和花香

沒有下雨的午後，我們手牽手  
走進雲海環繞的靄霧森林  
木棧道像一台施有魔法的鋼琴  
山羌奔馳的足印彈奏著搖滾式抒情  
雪白色霧社櫻捎來早春的消息  
我們柳杉般的雙臂，緩慢伸展成  
可以擁抱彼此的形狀。  
唇瓣流淌花蜜，在小精靈的見證下



一隻隻寬尾鳳蝶在體內飛行

時間是綿延的線——

我親愛的小主人拉著線頭  
不復返地走。如果他願意停下  
或是回頭，如果他說願意等我  
也許我們就能握緊交纏的紅線  
走進山的另一邊

踩過石階上的苔蘚

一起抵達清泉天主堂埋下誓言

在更久以後，下過雨的午後

桌椅之間的距離，像波浪拉長

我起身，渴求著一點點的動盪

沿著黑影一點點地挨近

我們對視彼此的眼睛，我說接吻

他說冰冷。他曾經說我可愛

而我現在只想問：

「那我可以被愛嗎？」

半導體開始填充這座城市的未來

老舊的驅動器逐漸被淘汰

電氣系統消除情感迴路

在我將要被相同的軀體取代之前

我要向神父告解：關於我的原罪

來自深層的陪伴……

我親愛的小主人最後一次帶我來海邊

我們聽風編織搖籃

他要我躺在他的懷裡休眠

輕輕說了一聲：「乖。」

我把所有的淚水傾倒於大海

彷彿就算意識徹底消失

我仍會穿過遙遠的時空——

記得自己曾經追逐太陽

閃閃發光的模樣

## 陳義芝老師

這首詩以回憶獨白，具有情節敘述的構思取勝，不僅輝映新竹科技城的特色，也有後現代人類生活的省思。描寫細膩，語境溫柔。

詩中的我即AI少女。前半表現：儘管大自然曾經接納這種關係，給予祝福，但這似乎只是童話；生化科技製成的人與真實的生命體畢竟有隔。詩篇後半引領讀者思考：人性能夠製造嗎？愛只專屬於自然人嗎？人的意識能不能被合成？間接地，也凸顯了人們常常忽視的「深層陪伴」的可貴。

現代詩  
第二名

## 劉欣蕙

苗栗大湖人，臺中女中、臺師大心輔系、清大心諮所畢業。曾獲葉紅女性詩獎優選及多項文學獎，出版過詩集《金色蝴蝶》（逗點文創，2011）、《我多願陪你靜聽髮梢結冰的聲音》（松鼠文化，2022）。歡迎旅行至我的個人新聞台：「深秋，相遇於布拉格」。

## 作者的話

沿著金光閃爍的護城河散步，聽微風吹響髮梢，是我日常生活裡最優美的享受。有時，轉彎走入東門市場，飽食一碗鮮蚵麵線，或者，走得更遠一些，抵達城隍廟，細看香爐冒出如夢似幻的繚繞白煙，我明瞭：這座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風城，賜予我的豈止是躍動的歷史美感？更多的，可能是那不可言喻、有如神助的寫詩靈感。

在竹塹古城，我靜心創作的每一首詩，都微帶草綠色的風聲。感謝你聽到了，更感謝你，願意陪我在詩裡飛。



## 風起

安德魯：「此刻，我們來到這座城市的邊陲

寒風伸出鷹爪

來回捕掠海上的舟楫與浪沫

以及，潛藏於妳體內

那頭甫剛誕生的抹香鯨……」

瑪格麗特：「牠小小的淚滴，透淨得

像被吹製出來的藍琉璃

一件完美的瑕疵品

在一座展場的安靜下午

思索著如何保持健康，細讀窗上

微風持拿樹枝撰寫的陰影」

安德魯：「我想成為妳的單槓，妳的溜滑梯

妳夢中的初夏——那片被涼風的鐮刀收割之後

瞬間長出的草綠色憂鬱」

瑪格麗特：「而我，我想成為你心事的沙丘……」

安德魯：「讓我們握住彼此的手，往更深的暗處流下去」

瑪格麗特：「讓我風乾你的汗水，你的淚滴

願你漫步十七公里海岸線的時候

得以撿到一個火焰金的字：『愛』

從此風也平浪也靜

安然蟹居於我靈魂的溼地——」

安德魯：「讓我差遣九降風躲在妳的翼下變魔術——

看鯉魚懸浮於湖面，榕樹的綠帽被拉出鴿群

而妳我，將被鋸成失落的另一半

靜候一句癒合的咒語」

瑪格麗特：「聽哪！吹響雄偉城門的風是舊的

吹響你寬厚胸膛的風是新的；  
吹熄紅艷木棉花的風是舊的  
吹熄你蒼鬱思想的風是新的——  
此刻，我體內的護城河，千軍擁擠、萬馬奔騰——」

安德魯：「是啊！我聽見了你——」

那被春風的手托起的油桐花是你  
被秋風的舌舔乾的红柿是你  
像一座古樸石橋，靜靜尋找己身符合時令的倒影」

瑪格麗特：「一整壺的霧，只欠一茶匙的光

小綠葉蟬吸吮著你

金光沸騰中，散逸香氣——」

安德魯：「你是我的疆土

一呼一吸之間，風雨就此成形——」

瑪格麗特：「我想抱緊你，與風賽跑

沿途，聽聞水梨與蜜桃

摔了一地的小夜曲」

安德魯：「那時，我會在山上等你……」

瑪格麗特：「我會在海邊等你……」

我們要成為彼此的降落傘

御 飛

風 行 』

李癸雲老師

在歷來的風城題材書寫裡，此詩極為特殊，不停留於風城人事物表面的歌詠或著墨，反而以情詩作為主軸，風城意象成為輔助情感表達的動力。情詩本身自然而深刻，對話形式營造互動的張力，語言乾淨。風城意象恰如其分的鑲嵌於抒情之內，原本習見的風、玻璃、溜滑梯、十七公里海岸線、溼地、城門、護城河、红柿、小綠葉蟬等景物，轉化為生動的譬喻，有了新的闡釋空間。唯結束處「御風飛行」的圖象排列顯出刻意，較不自然，甚為可惜。

現代詩  
第三名

田煥均

臺灣大學物理學研究所畢。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臺北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等獎。獲選文化部「臺灣詩人流浪計畫」資助前往蒙古國壯遊。入選《2019 臺灣詩選》。獲選 2020 年優秀青年詩人獎。

作者的話

很榮幸能獲得評審們的肯定，關於創作，我永遠有進步的空間。感謝竹塹文學獎提供舞台，讓我有機會為這片美麗的土地寫下詩篇。

田煥均

## 大城小事

是清晨時分的第一場雨  
將整座城市敲醒  
將送報生、清道夫、行人的身影  
在擋風玻璃前溶解  
陸續匯流入外帶咖啡  
隨方向盤轉動  
車水馬龍是糖，人聲鼎沸是奶  
一齊拌勻這座城市  
最熟悉的滋味

沿著晶圓廠  
和 上下游的設備廠  
以及圍繞它們生長出來的  
學校、銀行、醫院  
我沿途打撈匆忙躲雨

亟待就位安放身心的  
上班族，沒有時間寒暄  
用識別證確認目的地  
繞路是為了直奔  
生活，和生活之中  
無法言說的那些責任

十分鐘、二十分鐘過去  
若在園區載不到客  
覺得自己忽然就老了，像那些工程師  
總是追求維度更小的精細  
我穿上襯衫和皮鞋  
將自己套入某種神聖的儀式感  
以一種恆忍結婚、生子，並利用空閒  
網路下單護腰靠墊  
治療久坐的職傷

我可以是健談的

男人有他的話題  
他的煩惱，關於工作  
社會政治投資  
討論遙遠的議題  
讓近在咫尺的我們感到自在  
女人有她的話題  
她的煩惱，關於伴侶的  
工作社會政治投資  
我適當地附和，踩煞車  
覺得我們很相似  
皆從語氣辨別不出真實情緒

我的存在是必須的  
矛盾；漂無定所  
卻可以提供歸屬感  
習慣孤獨，卻在最熱鬧的地方出沒  
為了生存，我有自己的原則  
動物園不載動物

城隍廟不拒鬼神  
透過後照鏡，我的眼神穿過了乘客  
看向現實，以及現實之外

李進文老師

這首詩，透過計程車司機的視窗觀察、介入、反思這座新竹科技城的日常，視角有趣，獨到，又帶有一些無奈和自嘲，以小人物寫出大意涵。行文的節奏，彷彿穿梭在城裡的街巷，情意流動其間，文字恰到好處，不矯飾，又往往能在恰當之處不著斧痕地推出佳句。全詩把生活的單調、人生的渺小處理得很飽滿，有張力，人物的刻畫和心緒的掌握，皆極出色。

現代詩  
佳 作

劉金雄

劉金雄，設籍桃園市，元智大學管理碩士，32年電子業經驗，目前擔任桃園市書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出版過《不能停止的浪漫》與《回聲》詩集。

作者的話

感謝竹塹文學獎主辦單位！感謝評審青睞！





牆——致施儒珍先生<sup>1</sup>

白色探照燈追逐草木皆兵的山脈  
在魚腥草的掩護下  
連山坳的咬人貓也沒能嗅出我  
相思樹灰和著水泥複製時間的斑駁  
一堵牆將世界切開，我選擇靜謐的這一片  
隱匿成時間的塵埃  
這是最適合被忽略的一種遺忘

□年蟄伏，擬態為半翅目的蟬  
狹窄的夾層是我的幼蟲期  
無聲無光，聽得見地殼最微小的震動  
那些情治人員的粗暴腳步聲  
像飢餓亂啄的鳥喙  
在時間尚未成熟之前  
痛也必須學會噤聲

問我為何將自己囚禁  
恰好相反！這堵牆  
是將不自由監禁在世界的另一端  
我的身體蜷縮  
心是壯闊的海洋

只在白天點亮  
一盞油燈便是我的太陽<sup>2</sup>  
豢養一塊體貼的青苔  
彼此交換呼吸，忍住鼾聲與伸展  
共同堆砌一堵老牆

牆內越闌黑，心就越明亮  
磚縫間看見孩子  
因我的消失而安全長大  
請床母代我撫摸她雉嫩的臉頰

一堵牆的時差竟是天涯

磚牆總有倒塌的一日

自由總會從內向外推倒一面極權

屆時我將破土而出

讓禁錮太久的聲音

喊破整個季節的耳膜

幾千個日子，你問我在哪裡

我是須彌的一粒芥子

是清風穿過胸膛的一枚蟬蛻

在八方之內，也在其外

在時間裡面，也在外面

請葬我以一株向日葵

讓我目視每個日升日落

讓我回到大地溫暖的子宮

繼續編織無邊的夢

無墓無塚都無關緊要

因為我已將名字偷偷陰刻在

歷史微微突起的前額

1 施儒珍（1916—1970），白色恐怖受難者，新竹市人，二二八事件參與反對國民黨的地下組織。當其他同志紛紛被捕或屈服時，他堅持思想無罪，不肯自首。於是，擅長水泥工的胞弟在新竹香山家中柴屋的牆壁內，隔出一道假牆，內放尿桶，供哥哥藏匿。夾層空間只有長150 x 高150 x 寬53公分，施身高170公分，根本無法站立或平躺，多大的意志力讓施如此自囚躲藏17年。1970年施儒珍因黃疸病逝，被草草掩埋於自家後院。解嚴之後，施家才敢撿骨安魂，這個故事才得以曝光。

2 夾層內有一盞油燈，但只能在白天點亮，怕夜間油燈的光會引起懷疑，故夾層內在夜裡是完全黑暗的。

李癸雲老師

施儒珍先生的傳奇人生故事本身即具戲劇性，帶著壯烈的政治性意涵，作者以此入詩，重啟理解與思考，深化了詩的關懷。此詩文字簡潔，多處表達精準到位，對於事件本身亦能表達出觀者的情思，不止於表象陳述，例如「一堵牆的時差竟是天涯」等。然而，礙於詩的篇幅與表達形式，更多施儒珍先生具體的背景史料或自囚生活細節，難以更深刻而真切的探索，讓此詩終究只能表現某些情境與心情。

現代詩  
佳作

王智忠

台大中文畢，Miami Univ. (OH) 戲劇碩士。現任中學教師。曾獲竹塹文學獎、台中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作品多次入選年度詩選（春暉），年度散文選（九歌），著有詩集《偽哲學書》。

作者的話

謹以此詩追念竹塹先哲並寄語當代。

王智忠

在北門——凶年讀鄭用錫〈勸和論〉

我曾中宿憂患苦思，在北門，但  
不曾否認，分類是認識世界的起點  
區別異同才能掌握真實  
可靠的知識

日夜，水火，善惡，聖愚  
必須劃分，人們得以依循，利用  
讚揚追隨，或者譴責

然則分類是認識論介入的痕跡  
而非本體論不可逾越的石牆  
是宇宙論發皇的起點，而非終點

分類不應超越事實的邊界

誇大，虛構，埋藏卑鄙的針線

羅織野心隱身的錦衣

凶釁來自墜落有毒的人心

和掌心，而非血緣或地緣  
剷除一片樹林，或一群人  
是因為他們阻礙欲望

犬牙交錯的計算

落後或者野蠻，只是方便  
狡猾的理由，兩舌的藉口

權力與資源的分配  
必須對話

狹隘的部落主義，懼怕  
白晝與人類全景的想像

如菌叢，在文明與歷史的暗處  
自我分裂，繁殖，發明敵人，汙染  
雙向的話語，侵襲理智

和良知，試圖全面部署  
瞽盲的仇恨

非人的狀態

海洋從未厭棄每道海岸  
獨特的口音

島嶼也不曾拒絕山脈

丘陵各自起伏

我們全都是

河流土地山林的兒女

流汗耕作或者漁獵，祭祀祝禱

在荒年，或疫年，扶持鄉里

接納遠近新舊的鄰人

因為他們，也是我們，被同樣的

刀劍疫病傷害，渴求同樣的醫治——

請揭開封閉血腫的顛腔，想像

一種全新的身分，拒絕割讓

存在，癒合斷裂的股骨

因為我們是手足

是背山的樟楠

面海的林投，一同矗立

因為我們是父親與母親  
勤樸正直，如北城確立，堅毅，決心  
守衛下一代的天真

陳義芝老師

本詩深刻地抒發了副題的意旨，凡人居住的環境皆當以和為貴，勿分類械鬥，勿輕啟爭端。

鄭用錫有開台進士之譽，〈勸和論〉作於一百餘年前，凶年指兵凶戰危的年代。作者化用舊文獻實有警惕今日「勿蹈前愆」的寓意。本詩以簡勁的語法、明快的節奏，看似論理實含深情，批判、說明、懇求，呈現一個具有嚴肅悲憫高度的課題：「因為他們，也是我們，被同樣的／刀劍疫病傷害，渴求同樣的醫治」。

詩，不僅為己吐露，更為化導墮落的人心而寫！

# 青春散文

評審

陳銘礪  
羅位育  
黃雅莉

2022年竹塹文學獎的「青春散文」來稿，不僅件數眾多，文字水平和描述技能，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水準，應當說是近年徵稿最具豐收的一年。總計62篇來自各校菁英寫作的青春軼事，是友情的歡樂時光，親情的悲歡離合，或是沉浸在純粹青春的回憶世界，使人讀來，喜從中來，彷彿置身在無可限量，美妙絕倫的歲月中；是青澀，是悲憫，是遠見，甚或觀察人性，探究人生，都能妙筆生花的提出獨到的見解，令人大嘆驚奇。

因為好作品多，取捨難，評審委員即以進入複選的16篇中，逐一分享入選作品的特點，再以審慎的態度評估各篇特色，最後以5、4、3、2、1的加總成績分列名次，選出優等三篇，佳作五篇。

綜觀本屆投稿作品，佳作連連，苦了審稿委員，然，能從眾多優秀作品中見識青春散文的描繪功力，實為最大收穫。

## 青春散文 第一名

王薇甯（新竹女中二年7班，指導老師：呂惠貞）

原本只是個沉迷武俠的女孩（或許有時愛看一點短篇小說）。寫散文，只不過是把一堆芝麻綠豆的小心思拓印在一張張稿紙上。沒有變成文青，倒是偷學了一點作夢的能力。想在牛奶雨中融化，然後再把自己泡到書堆裡。

### 作者的話

這是一篇關於親情的散文。我一直想問，面對一個又冷漠又孤傲又全身帶刺的「青少年」，為什麼她仍選擇了溫柔？為什麼她仍選擇默默吞下所有的委屈，用她的方式為我「祈福」？

這篇「青春散文」獻給每一個像我媽這樣的大人。你們的心疼，我們看得懂。正如我們的倔強，你們看的透。謝謝文學，讓這些說不出口的溫度都能被聽見。

王  
薇  
甯

香燭的白煙緩緩蒸騰恰似一抹輕淺的祝禱，灰粉在空氣中凝滯又散去，若有似無彷彿正默默恥笑著人們的迂。眾多考生擠在小小的廟裡只為了拿著鵝黃色的紙念那麼色澤斑駁的老詞，大聲朗誦的准考證號碼怕是早已溢出天公的耳朵，暫且推在香灰罈罷了！

當我正這麼揣摩著，妳彎下腰去提供桌下的大麻布袋。布袋的繫繩繃得緊實，像一支繃緊的弓。妳吃力地挺直了腰板，顫抖的手小心翼翼地将袋子擱在桌面上，一絲不苟地彷彿一顆心也需跟著這麼樣地穩妥安放在一處神聖角落。

細算打點著，塑膠盤、菜頭、鳳梨、蔥……妳忙著將一樣一樣的供品擺上桌，總被自己女兒嫌棄的那半長不短的瀏海斜披於側，妳毫不在乎地甩了一下短馬尾，好讓髮絲不要黏附在頸上，手仍不停歇，急急地扯下一層塑膠袋。

於是我又皺了一次眉頭。

「媽，大概就好了啦……」妳臉上閃過一層鬱悶像是一幢幽暗的鬼影，硬生生蒙住那雙水溶的瞳孔，彷彿這麼輕巧而微不足道的幾個字，在妳的眼中卻凝凍成了一場酷雪。這個臉色，我馬上住口。但隨即暴雪馬上褪去，傷口溶在雪水裡變得很淺很淺。妳凝視著供品清單的雙眼也溶在以母親為名的冰晶裡，變得很淺很淺。

「嗯哼，准考證跟文具。」我正傻呼呼地瞧著香爐裡一縷緩緩上升的白煙。聽到妳的呼喚，我啞了一下。妳一把奪過我手中的鉛筆盒，放到盤中。那是今早開車上了交流道才發現忘在家中的，而這件事也當然是妳發現的。

出乎意料。妳沒怪我一點都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只用那聽似輕盈實則沉甸甸的語調說了一句：「回家拿吧！」

站在供桌前，妳側著頭，稍微調動了一下鳳梨上的紅絲帶。

是了。那是昨天才買的一顆大鳳梨，招人眼目的鮮黃色格狀外衣上的小凸刺間，卡著一條紅絲帶。絲帶的亮紋緞面朝外，銀白色的反光部分如同海中湧動的波紋，隨著案上燭光的明滅而暗浮滑動，整座廟的人聲雜沓揉成一條亮光褶紋，成了一座湧動浮沉的紅塵。

昨夜的對話也被揉成大海的褶皺，在一片煙灰化成的汪洋中載浮載沉。

「妳覺得這樣綁好看嗎？」妳興沖沖地指著繫了紅絲帶的鳳梨。亮眼的鮮黃色外衣上纏著一圈艷紅，繁複而細微的繩結是妳忙了一晚的傑作。「我從網路上學的，人家考生都是這樣拜的啦！」

我瞥了一眼客廳餐桌上擺滿的供品，那都是為了明日拜拜準備的。我揉了揉那雙飽受文言文和二元一次方程式摧殘的眼睛，遲鈍的舉起妳幫我倒的溫開水，嘴唇濕潤的同時，一股熱氣從胃裡竄上心口，莫名的堵在喉頭讓人難受。

「很煩耶！我這樣壓力很大好嗎？」一句毫無邏輯的話。好像有某一部分不屬於我的器官硬



生生地從身上剝離，五臟六腑都縮在氣管裡，喘的讓我失去了抵抗文字從口中跳出的能力。

不，那是因為我很清楚，我不需要。神明會保佑認真念書的人，繁瑣的細節不過是對自己有信心的人將希望推託給迷信的藉口。我會靠著我自己的努力獲得自己該擁有的成績。

不需要這個，也不需要妳。

那時的我，實在太有信心了。

妳愣愣地看著我，眼神像一攤爬滿青苔的死水，想必在那夜作夢的時刻仍一點一滴地發霉，想必我區區幾個字也能使陰鬱如蛀蟲一般爬到妳的每一寸血管。

隔天，我在垃圾桶裡看到一把零散的紅絲帶。

嘴角應該上揚的同時，我的心卻好像縮了一下，一股腐臭的惡氣竄到全身的每一個細胞。我真的不需要嗎？視野被揉成數個模糊的方框，每個方框裡都有那張最後一次模考的成績單，無限輪迴——最重要的一次模考、最差的一次成績。但我拚命告訴自己我早已充分準備，我很有信心。

多少次夜裡妳推開門，告訴我是時候該去休息；多少次考前的周末，妳為我遞上熱騰騰的點心；多少次，我被情緒溶解的支離破碎時，妳陪著我浸泡在被淚水淹滿的角落。

這次，我主動推開了書房的門。但，只留下一把散落在垃圾桶中的歉然。

炊煙恰似一條吐信的小蛇，眼神直揪著我不放，窈窕的身段纏繞著爐中的檀香，裊裊升起的同時勾起我散亂的思緒。挪動膝蓋，關節的位置摩擦著粗糙的硬皮革。我的腰板挺得很直，雙手

捧著祈福文稿，雙臂緊貼著軀幹，像是執行某個神聖的任務一般。

白煙蜷成的蛇身，捲縮繞著竄上文昌祠的天花板，我知道：那是妳的祝福、我的期盼。電風扇的涼意襲來，小白蛇便縮起了軀幹，隨即隱沒在空氣之中。淡淡的檀香在空氣中逸了開來，我深吸了一口氣，一股暖流溢入全身的每個細胞和一寸被某種信念浸潤過後的神經。

我站起身，恭敬地再拜了一次。

回過頭，妳站在供桌旁向我招手，眼中的那幢灰影已褪去幾分。多麼希望妳也在我眼中看到歉意和或許那麼一絲的柔軟！菜頭、包子、蔥等物早已收回麻布袋中。唯有那顆鳳梨靜靜地躺在桌上，粗大的凹凸外皮上仍繫著一圈紅絲帶。

回家的路上，我只跟妳說了一句「謝謝」，而妳也只是報以一個淡淡的微笑。其實，我沒說的是：好在國三下的無數個寂靜長夜裡，除了一盞燈和一堆講義，還有一個總是坐在客廳守夜的身影。

沒有說出口，只望進妳的眼眸。

在妳的眼中，我看見了紛飛的香灰和昨夜那場暴風雪遺落的雪水。水面映著不是那條紅絲帶，卻是寶貝女兒的臉！

以女兒之姿、無限恩澤的心情描述一段親情連動的情誼，作者用徐徐緩緩的描摹，再以小說情節的鋪陳方式，把兒女情感的張力不斷擴散開來，使人讀來易於循從作者的敘述，進入情境中。特別的是，作者的文字描繪能力夠強大，很能掌控情節輕重。如：「炊煙恰似一條吐信的小蛇，眼神直揪著我不放，窈窕的身段纏繞著爐中的檀香，裊裊升起的同时勾起我散亂的思緒。」都能反應出作者駕馭文字的不凡能量。值得期待的新秀。

## 青春散文 第二一名

蔡沂瑾（建功高中六年4班，指導老師：張佳蓉）

住在風裡面的女孩：17歲半還沒滿18的高三理組女孩。

### 作者的話

謝謝佳蓉老師幫我把這篇文章慢慢的磨，從原本的小辣椒變成現在的小甜椒；謝謝每一個笑著說我是國文小仙女的朋友們。這個春夏交替之際發生的故事，直到秋天才完成，前前後後改了七次，每一個字都是我的brainchild。

謹以此篇送給每一個心裡有小孩的大人，和正在成為大人的小孩。  
祝正在奔跑的各位最後都能去到想去的地方，萬事勝意。

蔡  
沂  
瑾

看著面前那五個穿著紅色道袍的中年男子一邊唸唸有詞一邊跳來跳去，一個大道士手持拂塵，四個年輕的道士拿著型態不一的文疏或紙紮的人偶，我低下頭，看著手裡那柱清香燒呀燒，幾乎要罩住整個禮堂。

現在已經是下午一兩點之間，奶奶的祈福法會在早上八點就開始了，進行到下午已經到了尾聲。早上的法會單純只是念經，就像我在心情不安時會唱歌或著摳指甲一樣，儘管我已經被爸爸從小勸阻到大，還是一意孤行，那就只是一種令人心安的儀式。一手持著香一邊偷偷的用另外一隻手摳著指甲，我被快速且不規律的鼓聲弄得有點煩躁，現在大家大概正在上第七節課，我最跟不上的物理，請假三天之後老師肯定不知道將進度的火箭開到哪個星系去了，我卻還騎著加裝了輔助輪的兒童腳踏車努力的想要搞懂兩個物體之間的運動關係，擔心段考的焦慮使得我又開始撕扯著我的指甲，搭配上南部熾熱的烈日，沾上我思緒的汗被我隨手抽的衛生紙擦乾後又不斷滴落，黏膩又焦躁。

面前這群道士跳呀跳，要請將軍帶著求饒文書下至地府向閻羅王求情赦免我奶奶的業障，幾

個中年男子穿著奇裝異服蹦得老高，走著不齊整卻又有規律的圓，走的頻率隨著唸唸有詞的聲音越來越快，我忍不住替他們的腰捏一把冷汗。想起小時候看兒童劇團的表演，小孩相信那些充滿著城堡和歡笑的童話故事，只是這次角色倒轉，換成大人堅定不移的相信那些儀式。

我的疑惑不斷膨脹：人神鬼之間真的能對話嗎？透過燃燒，就能傳遞東西到陰間或天庭嗎？一個人犯的錯真的能被一「紙」勾消嗎？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在我的腦袋裡輪番上陣，而我無法忽視它們的挑釁。

紙紮的人偶和請罪文疏一起被燒掉，我看到一堆灰白的灰燼，靜靜的躺在剛剛燃燒過的原位，混雜著燃燒不完全的黑色的碳，燒過紙的地上還留有蒸騰的餘溫，那團灰燼彷彿長著眼睛，冷冷的看著我邊休息邊收拾隨身包包，彷彿喃喃的對我說：「我知道你剛剛心不在焉，我都知道。」冷汗滑過我的脖頸，彷彿做了虧心事被發現一般，我連忙別開了頭。

儀式進行到最後，道士要大伯父擲筊問問奶奶說有沒有收到功德，還有沒有什麼要交代的。祂一直沒有給出聖杯，都是笑笑的，似乎是有事情沒有交代好，道士一直問，大伯父一直擲，到後來道士似乎覺得很離奇，偷偷來問媽媽家裡是不是有出什麼事還沒處理完的，或是奶奶到底放

不下的是什麼？我記得爺爺過世那時候好像也是一樣，「祂」用兩瓣的圓指示著一切，表示祂的放不下。因為遺產的事情，兩個已經離去的人落下了一些掛念在人間，「哐」的一聲，圓摔在地上碎裂的聲音在伯父唸唸有詞的襯托下顯得格外刺耳。

媽媽一邊哭，一邊輕聲跟那個道士說：「我先生他們三兄弟還有一個姊姊，只是大姊今天沒有來……」他馬上領悟了一些事，無奈的搖搖頭，指示伯父繼續擲。大概丟了三十多次，該承諾的也承諾完了，整場法會才結束。大道士說今天的法會就到此為止，大家回去休息準備明天的出殯。

「咱會好好處理這件代誌，媽你毋免煩惱。」大伯父不斷向已經看不見的奶奶承諾，即使他們三兄弟中午吃飯時才在那兒討論要走法律途徑。

好像任何事情只要扯上錢，就不講任何的情面。整個家族就像大海，罩蓋所有軟弱和不確定，但是平靜的海面，也會出現洶湧的暗流。當大浪翻騰之後，能再回到平靜無波的海面嗎？爸爸說處理完這件事情他就不再跟姑姑有任何的交集了，他「討厭那樣表裡不一的人。」可是他們血管裡流的是同樣的血，這樣的連結豈是能說斷就斷的？

第二天早上醒來，天都還沒全亮，一家人就又搭著爸爸的車到了殯儀館。

奶奶的入殮儀式，前置作業喪葬人員早就已經完成了，主祭的人說我們已經向水公水婆買來了淨水，現在可以幫奶奶淨身了。

那水是儀式之前一個小時在廁所洗手台裝的。我只看到一群悠悠哉哉的H2O，化學老師說過H2O分子就長的像米奇，好像那盆水裡面有很多隻小小的米奇正跳著舞，和來自水管裡的細菌和雜質一起狂歡，「淨」水，帶來一場生者與死者的嘉年華會，用扮裝演出告訴飄散的靈魂人世間一切安好無須掛念。

「子孫有好頭路，子孫有好尾，萬年富貴，子孫人人發萬金，人人有大傢伙」一句句祝福語迴盪在禮堂，跪在前面大伯父已經淚流滿面，躺在檯子上的是有生養之恩的母親。第二排的兩個伯母和媽媽也是低下頭去小聲啜泣。

媽媽哭到一半伸手將弟弟拉到較靠近台子的地方，低聲對弟弟說：「你往前一點，阿嬤平常最疼你了。」弟弟乖乖的往前了一些，他也在哭，不斷吸著鼻子，久久一次回屏東老家，奶奶總是記得弟弟喜歡吃的東西而從來不問我喜歡什麼。此刻的我，雙手合十，心卻飄到遙遠的高空往下看。

小小的禮堂擠滿了人，原本跪在伯母和媽媽旁邊的那個位子的姑姑已退到後邊去，在不斷起立再下跪的過程中，她漸漸的後退，跪到了落地門的軌道之外，那門拉開後空空的軌道好像是一道牆，門內是一個家，門之外是被摔開的筵，再難圓。整個儀式結束後，她又默默的起身回到姑丈旁邊的位子坐下，早上來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對他們一家視而不見，無人上前噓寒問暖。

我內心很糾結，來之前爸爸就千叮嚀萬囑咐不要跟「有些可惡的人」講話，但是從前也是他告訴我，看到長輩要問好。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大人之間的矛盾一旦明顯化了，浮上水面，那不可忽略的矛盾總是要拉著我們這一代的小孩子一起浮沈，短短的幾秒的鞠躬，我像是溺水的人，內心像撕扯一般的掙扎。在我記憶中姑姑一直待我們挺好，小學低年級時過年回南部我們都是暫住在姑姑家，還不時捧出一堆好玩的好吃的給我和妹妹開開眼界，有次甚至大方的送給我一支漂亮的小洋傘，大我很多歲的表哥也會拉著我看動漫，總而言之幼小的我待在姑姑家過得挺快樂的，一些些美麗的小事物讓我對這家人的看法根深蒂固的留在了好人的那類。我望向禮堂外的座位區，角落坐著的姑姑一家人彷彿身在茫茫大海中的孤島，四個人或站或坐的，載浮載沉，旁邊葬儀社人員和親戚們人來人往，卻無人問津她們的渡口。

彷彿每個人都是海上的一座島，有些島嶼互通有無，成了相連的大陸，有些島嶼的土地被海水侵蝕的越來越小，姑姑這個嫁出去的女兒是後者。海面上有時候硝煙四起，有時候萬里無雲。

奶奶骨瘦如柴的身軀被放進一方小小的木箱裡，瘦弱的像個娃娃，人過世之後質量還能守恆嗎？包裹在壽衣裡的人似乎風一吹就能像只風箏般飛上天，周圍覆蓋著一個一個的蓮花和元寶，我看著那些我傾盡全力折出來的藝品，而它們終要成為灰燼。

「如果我死掉了，你千萬不用為我折蓮花或是元寶甚至辦告別式。」放下了手裡的蓮花，我向後退出那層掉眼淚的人群，轉過頭低聲的對妹妹說，她和我一樣雙手合十，貌似虔誠的為奶奶祈福，但是我們兩個的眼角都滿是質疑和不確定。「沒有問題，我會把你用草蓆包一包直接丟進焚化爐。」她偷偷的笑著回我。在爸爸看不到的地方，我們倆像升空的氣球，線的底端被繫著喪禮現場凝滯的氣氛，而我和她，在高空看著一切上演。

天漸漸亮了，直到家祭時間，姑姑全家人完成整套祭奠儀式之後，司儀指示他們轉向我們這些內姓子弟所站著的左右邊，原本我們都應該鞠躬向他們答禮的，但是大伯父站得直挺挺的，二

伯父跟爸爸只有微微點頭，媽媽和伯母這邊不曉得是沒看到還是要和丈夫同仇敵愾，個個低下頭去哭得很傷心，略過了鞠躬的動作，我和妹妹無所適從，在短短幾秒的時間裡，我順著自幼的教養，低下了頭，彎下了腰，抬起頭之後卻猛然撞進爸爸的目光。

在很久很久以後，我們家三姐弟也會是這樣子嗎？一旦上頭牽繫著我們的那條繩索斷掉了，我們就會互相撕破臉，為了爸爸存摺的那一串數字大動干戈？爸爸早就告訴我和妹妹說別回來搶，他說會把所有的不動產都留給弟弟，理由是我們會被潑出去，可是他一轉頭又告訴弟弟說以後如果他走了，一切聽大姊安排。我可以理解爸爸的安排，但是現在的我雖然覺得那些財產沒什麼，但是未來的我呢？如果未來的我認為身為家中的一份子，每個人都應得一份財產呢？親人之間的信任是強大或者脆弱呢？像是碳，當排列成結構固定的鑽石時，堅硬的無人能敵，但若是層層疊疊的石墨態的碳，輕輕一敲就可能支離破碎。

連續兩天不斷的下跪、起身，已讓我的膝蓋有些微的瘀青，我一個小孩子尚且覺得不舒服，爸爸他們大概只剩下意志在強撐著，到了墓地，遍地黃土和尖銳細碎的沙塵，他們還必須跪在墓碑之前拿著香虔誠的拜。在炎炎烈日下，我所有的感官都被放大到極致，可是隨著葬儀人員的指示，我一次又一次的，讓地表的熱氣蒸騰，煎著我的膝蓋。大堂姊正懷著小寶寶，所以不用跟著我們一起跪。送別是傳統儀式上最傷感的一部份，「芳草碧連天」的場面意味著我們又將失去

一段根，但是在揮手向人道別之後，整個家族又將聯合起來迎接一個新的生命，展出繁茂的枝桠。生命就是一個圓圈，每個人都是一段弧，一個人的弧畫到了盡頭，而另一條弧線正在開始。

在所有的儀式都結束了之後，我們全家拖著疲憊的身子上車，輪胎在高速公路被熱氣燒的滾燙的地面上飛速滾動，每一秒都帶著我往熟悉的城又近了一些，一路靜悄悄的，約莫過了一半的路程，爸爸才出聲說話。

「太陽開始下山了，我視線會開始不好，你們也要幫著我注意一些路況。我覺得之後我們應該減少全家人一起長途旅行的頻率，不然只要一出事，就是整籃的雞蛋都碎在一起。」前座握著方向盤的爸爸剛剛送走了自己的母親，失去了自己的圓心，可是他早就在另一座城市成為了另一個圓心，畫出了一個家。

我突然驚覺他其實已經不像我小時候見到的那樣無所不能。小時候我可以一上車就做個睡美人，完全不用擔心什麼，只要再張開眼睛就是相熟的那座城，可是現在他卻談著人生的風險，向我們昭告他已經衰老。

我的腦海飄過前幾個禮拜他晚上到補習班載我回家的身影，我坐在他的機車後座，看見他露在安全帽外的一些頭髮，已經悄悄映滿了月光的足跡。我老是覺得他長得很像某一個明星，但他的臉上已被時間鑿下明顯的痕跡，那個矇著臉無情的藝術師在他的臉上敲敲又打打，把他的皺紋每日每日的刻得深了一些，把敲下來的灰灑在他的頭髮上。他好像跟我的記憶裡的那個無敵的超人不一樣了，我似乎提早看見了那個明星老了之後的樣子。

我突然開始害怕了。

## 賞 讀

### 羅位育老師

喪，寫奶奶的喪禮何其多事，在作者的青春眼光看來，事事生疑。文章就在這種我疑我在的氣氛中，作者沾點黑色幽默的筆墨，質疑了親情的純粹，看待難解的長輩過節。所以，喪，也寫家族情感、長輩的溫暖怎麼喪的，而小孩除了拿出「心不在焉」的本領之外，如何領略大人的感情矛盾。那麼，喪，不又是小孩真誠待人的眼界逐事淪喪？

作者的文筆相當老練細膩，琢磨人事何等聰穎，筆下的生活小細節舉重若輕。雖是散文品種，布局已是小說步法了。

我看到一個小說新人在作熟練的暖身操。

## 青春散文 第三名

梁芝穎（新竹女中三年3班，指導老師：呂惠貞）

零四年七月生於台北。

新竹女中畢業，在台北讀大學。

喜歡陽光，喜歡攝影，喜歡碼頭和高海拔。

夢想是有一天能移居山中，朝夕觀霧。

人生也許需要多一點義無反顧的嘗試與冒險，比如寫作。

### 作者的話

〈儀式〉作於十七歲，三月大學放榜後的時日。

揉合了從記事兒以來對於某事片段的記憶。浮淺的文字承載過多的情緒和蠢蠢欲動，有些文字離開筆尖就應該永遠停留。

〈儀式〉對我來說十分重要，重要得想將其塵封不再觸碰，因此寫下這樣的得獎心得，避免一次次帶來的潮起潮落。

最後感謝評審對於此作的青睞及指教，也感謝我的指導老師。

梁芝穎

### 儀式

夜晚琉璃般微涼的空氣刺激著肌膚，蟲叫蛙鳴時遠時近滲透在密林裡，沐浴著灑落林間的光，我坐臥在碎石子山路上，闔上眼簾、放輕鼻息，感受大自然的寂靜平和。蒼茫夜色籠罩著枝幹，樹林籠罩著我，忘卻了自身，心跳彷彿隨著山林的呼吸脈動，我感覺到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在氣流中鼓動。彷彿聽見枯枝落葉在細菌菌菇的滋長分解下化為腐植層，滋養著下一代；聽見領角鴉振翅獵食，驚動了扛著幼卵和食物搬家的成列螞蟻；聽見初出的青綠幼芽冒出枝頭，驚擾了求偶中的蜘蛛。

吸引我的目光的，是一隻藏於草叢間的純子貝爾蛛，腹端帶著淡橙色斑，通體透明的身軀斂跡於草叢蕨類枯葉間，是天地間的一滴晶瑩。我喜歡蜘蛛，每次不經意偶遇，總要駐足細細欣賞，帶著一抹笑意，不時要擋下害怕蛛科動物的同伴足以斃其性命的一掌。

對蜘蛛的恐懼，似乎深植在人類的潛意識中。過於畏懼擔憂蜘蛛口器內的毒腺毒液，使人們忽略了僅有少數種類會對人體造成危害的事實。大部分的人對蜘蛛印象不佳，或許是因為自小耳濡目染的故事中，蜘蛛總是以怨毒邪惡的怪形形象出現。吐絲結網的特性在《西遊記》裡成了盤踞深山一隅的盤絲洞，修煉成精的蜘蛛幻作妖嬈美女，垂涎吃了能長生不死的唐僧肉；《太平廣記》中更有盤踞道觀，以毒網捕捉鄰里孩童的老蛛；夜間爬上床第色誘男子，使其心緒昏錯的蛛妖；甚至有蜘蛛遭僧人作勢揮打，銜恨數年後伺機報復，齧斷僧喉。但不知為何，每當在某個轉



角犄角杳見處與這些令人驚奇的小生命不期而遇，我總是滿懷欣喜，定睛細察，彷彿能和牠們有所感應。

其實，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看蜘蛛，皆能尋得喜歡牠的理由。事實上，蜘蛛是益蟲，有一種俗稱「兇牙」的長腳蜘蛛——白額高腳蛛，常棲息於室內屋角，會吃掉家中的蟑螂等令人們困擾的小昆蟲。蜘蛛的毒腺及纖細強韌的蜘蛛絲，是科學家研究的對象，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而一絲一縷編織成的蜘蛛網，一般人總嫌骯髒，必欲除之而後快，殊不知它細看之下是一幅渾然天成獨具美感的絢麗作品，清晨或雨初停時掛著珍珠般雨露的網，是攝影人急欲捕捉的絕妙鏡頭，更是令人目醉神迷的綺麗幻境。

我尤其著迷於蜘蛛的氣定神閒，不衝動也不莽撞，總能按照自己的步調時進時退的結網，沉穩地守在原地，看似被動等候，實則綜觀全局，早已有了萬全的思路及準備。

常見於樹幹間結網的人面蜘蛛，黃黑相間的碩大體型總是霸據了枝葉間的一方晴空，讓赫然與一張臉孔照面的人們恍然一驚。棲息於室內屋角淡褐色的熱帶幽靈蛛相對平易近人，細軟的絲懸著輕盈的身體，細細的腳飛快舞動。牠們的品種雖各不相同，共通的特點便是會編織蛛網。

織網，彷彿是造物內建在牠們基因中的功能，牠們生命中的重要儀式。

在家時，我總喜歡將拾獲的蜘蛛放在檯燈下，牽起蜘蛛的銀絲，把絲的一頭黏在檯燈上，觀賞蜘蛛纏懸飛舞。有時是夏夜翻書之際，側著頭懶洋洋地用筆尖逗弄著不小心墜落於書頁間六腳

朝天的蚊蟲，瞥見另一隻小生命，正用纖細的八隻腳努力逃跑。嘴角忍不住揚起的弧度促使我攬住牠美麗的銀絲，將其置於檯燈之上。有時則是在淋浴間拯救溺水的小蜘蛛，伸出手讓牠爬上來，在我手指間吐絲垂懸，最後移到檯燈上。看見牠再次自在吐絲下懸、收絲上爬，我總捧著腮幫子盯著牠出神，自顧自地笑了起來。

蜘蛛不會因為一時興起想捕獵物而織網，而是把結網當作生命中重要的事情對待。不緊不慢地尋找最適合的順風口，順著風流移動的方向吐出飛絲，搭在另一端的固定點。第一次沒有成功，就進行二次搭絲、三次搭絲，搭好主線後不厭其煩地對其進行強化加固，並吐出懸垂線下扯、封邊。一格一格耐心地完成鄰近絲線的連接，從一條線織成完整細緻的大型網絡八卦圖。不心急於結網前未捕捉到的獵物，而是耐住性子織好完整的網，沉著地等待獵物的誤撞，彷彿是一種重要的儀式。有些蜘蛛更是有在固定的時刻織網、收網，終其一生不曾違逆這樣的習慣。

蜘蛛織著網，編織著牠的儀式、牠的生活。彷彿以敬畏之心面對自己在意的事，對生活加倍銘記與珍重。

其實，每個看似不起眼的瞬間，都可以是儀式感的實踐。就像蜘蛛結網，是牠平凡生活的一部份，我想，對生活的小細節有所講究，並不是厭惡平庸人生，而是拒絕稀裡糊塗的過日子。或許源於蜘蛛的啟發，我也開始尋找自己生活中的儀式感。最為注重的是飲食，自己一人在家時我也不會胡亂混過三餐。有時會為自己燉煮一碗粥、烹調一道麵食、製作煎蛋卷，抑或炒一道菜，

簡簡單單卻不失用心。

餐具菜餚定要在餐桌上擺置妥當齊備才會開動。對我而言，給自己做飯就像是一件值得慎重對待的事，總有一些必須堅持的習慣與態度。即使是獨處時光，亦能從中尋得逸趣興味。就像結下一張細整安適的網，讓自己活得有意識、有質感。

我喜歡這些帶著微笑的儀式感，感覺將我的生活完整攢在我的掌心。

但不久，我發覺某些另類變調的「儀式感」，在心中某個按鍵被觸動後，便會迫使身體不由自主地，走完整套流程。每每皆是一股由腦內紋狀體包裝成「真理」的強烈意念在腦海中冒出，即使手邊有要事正在進行，也必須容讓它佔據心神，重複被驅使一次，兩次……七次，好，結束，又或是因為對自己偏激的苛求，再次進入下一個七次的輪迴；有時，是在他人看不見的鞋襪覆蓋下，無人知曉念頭一起我便必須被迫有節奏地彎動腳趾頭點擊地板，這使我無法專注與人交談，甚至無法在安靜的晚自習中安穩溫習；例行參加游泳課程時，我總要讓自己反覆嗆水七次，再若無其事地完成訓練；更在睡前短短十幾分鐘內，強制說服自己頻頻上廁所，就算清楚知曉膀胱內根本一滴液體也無。

一個因疫情長期封鎖在家遠距教學的課後，我就像是被一股威嚇的力量推動，一次又一次張開嘴又大力咬合，被迫忽視不小心被尖利牙鋒咬破的傷口，混著唾液吞下一絲絲帶著鐵鏽味的鮮血。第七次重複這個仿若魔怔的行為後，我慌忙拾起鏡子，透過反射看見口腔內壁上一個個咬穿的傷口。絲絲疼痛和不敢訴說的膽顫，再也忍不住地低聲啜泣。

那天晚上，我確認了困住自己的那個網。中英文交雜的查詢頁面在滑鼠喀喀點按滾動、網頁開啟關閉中輪迴，我第一次知曉了那個網的名字。

用英文簡稱叫做OCD。一個類似偏執的老毛病，差別在於，它不受控制。

那或許不該稱作儀式，畢竟它帶來的並不是更有質感的生活，而是一團混亂不堪和痛苦。

在焦慮的主宰下，我無法遏止那些強制入侵的念頭，只得任由它們控制自己。每次的「舉行儀式」並不是出自自己的意願，而是一種在內心抵制煎熬下，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軀殼再更深層的陷落，卻無法阻止。

那時候，覺得自己像一隻蜘蛛，深陷於巨大的網中，卻依然無可自拔地編織著一個又一個的網，將自己纏得愈來愈緊，愈來愈緊。那時候的我也欣賞蜘蛛，觀看結網的過程卻總莫名地覺得心有戚戚。也許，結網也沒有什麼幻想中的高尚理由，只是一種莫可奈何的宿命。

結了許多年的網我很少展露給其他人。

在他人的眼中，我毋寧是優秀的。全勤，守時，富於責任感和榮譽心，極其整潔，力求完美，高度自律。曾經嘗試把困擾我的「儀式」描述給人聽，得到的是曲解的寬慰之辭、並沒有被理解的「我理解」，或是一點都不有趣的善意的玩笑。我對自己發脾氣，氣恨自己的無能為力，但我也對周遭的人感到憤怒，試圖忽略他們廉價的正能量。無法改變自己，拋出的求救訊號被視若無物，無數個夜裡將眼淚流給枕頭、將嘶吼踢打蒙進棉被，讓它們帶走鹹澀的幾欲爆發出的痛楚，

像是一個人在看不盡的黑暗中踽踽獨行，只能在網絡資料的文字中尋求一絲被瞭解的亮光。

也曾想過就醫，但家人對於精神疾病的偏見和我的自尊心作祟，我不允許自己低頭。

檯燈的暖黃燈光，照著令我心有戚戚的小生命，輕巧地迴旋轉動，輕盈間帶著一絲優雅從容，在那時的我眼中，卻好似也帶著一絲宿命感的無奈。我除了對於生命的驚奇兀自著迷愣怔，更多的情緒是茫然與不被理解。

然而，蜘蛛終究要收自己結的網。

所以我堅信自己吐的絲，只有自己能來收，雖然收絲所花的時間可能比吐絲長上許多。

反覆爬閱著網上的非藥物療法，我逼迫自己日復一日地照著方法實行，延緩被侵入性思考控制的行為。觀賞蜘蛛成為我獨創的治療方式。輕快舞動的細腳和與周遭對比顯得慢悠悠的織網速度，成功占據我的心神，使我陷入八隻腳的幻術，抽離延緩控制不了的狀態。

希望持續拉長的延緩時間，有一天能拉長到永遠。

現在的我思及過往的網，還是會無可控的掉淚。我不相信所謂完全妥協與接受，也不敢奢望自己終有一天能脫離那些網的桎梏，但是我能透過遺忘與持續不懈的抗爭，讓自己回歸不受操弄的生活。

攬起一根銀絲，我微笑著將它黏在我的檯燈上。輕巧翻身、俐落下垂，纖細的腳伸長聚攏靈

活動作著，我欣賞著牠，嘴角再次忍不住地揚起。蜘蛛教會了我，拾取每日生活中的美麗細節與美好發現，結一張細整的網，增添對生活的尊重敬畏，也成為我破解「非自願儀式」的秘訣，陪伴我慢慢收掉精神上的那張巨網。

心思沉澱，凝止於檯燈下的蜘蛛的虔敬神情，再一次，牠飛動的腳快速將纖細而強韌的銀絲攏緊緊牢，攏緊緊牢……。一張緻密瑰麗的網，在時間緩緩的流逝中，即將成形。

作者以不經意的一瞥，偶然邂逅了被世界遺忘的蜘蛛，開啟了他與蜘蛛之間一種神奇的交流和融會。在這樣的一個心理時空中，人們和物象彼此交流情感，人全然地向對象開放自己，人甚至可以通過自己與物象的詩意關係來獲得自我確證和精神救贖。在作者的筆下，蜘蛛未嘗不是作者理解自我、精神救贖的曲折表現？這無異中彰顯了人與物的情意交流，並從中找到把萬物視為具有內在價值的生命證明。

本文的獨特之處，是作者能從另一個角度來反思儀式感所造就的負面作用，作者具有十分真誠的創作態度，與善於挖掘的本領，所以對自己的幽蔽深沉的內心世界挖掘的很細膩。發生在自己心理的問題，有時複雜到難以說明，有時是自己也莫名所以，但作者卻能以流暢無礙的文字，透過一連串有心或無心的試探內心，而帶出各種有關僵化與固執、謹慎與專注細節、求全與高度責任感的存在思索。直指本心、直見性情，且能披露出更深刻的生命反思，值得肯定。

## 青春散文 佳作

萬芳羽（苗栗縣立照南國中八年15班，指導老師：黎光晏）

我叫萬芳羽，熱愛寫作，期望我的文字能帶來感動，也熱愛閱讀，被別人筆下的世界所感動，希望我能用這雙手和傾洩一切的筆創造更多動人的文章，繼續在文學世界遨遊，謝謝大家。

### 作者的話

謝謝評審老師對我的肯定，讓我有機會站上這個頒獎台。

首先要感謝的是黎光晏老師對我的指導，給予我支持和鼓勵，也要謝謝我的父母，在困難時陪伴我，讓我擁有豐富的青春。

生活中與爸爸的點滴回憶都成為我寫作的養分，也帶給我這件作品的靈感。最後祝大家學業有成，蒸蒸日上，謝謝各位。

++  
萬芳羽

## 留在那片海

草帽吸滿陽光溢出的熱，刺眼碎片從雲層中掉落草叢，燙傷涼鞋底，雙載單車歪扭斜行在南寮小徑不平的柏油路，我扯著爸爸襯衫一角，抓皺又鬆開，海風聲淹沒他的嗓音，我只看見張開又閉合的嘴唇，眉眼彎起。單車停下，爸爸一把抱起我再放下，未被束起的捲髮閃爍躍動，我的腳掌陷入溫熱沙粒中，風裡是鹹味，眼前是一片湛藍。

爸爸帶了兩頂草帽，一頂有緞帶放我頭上，繫緊，淡粉絲帶隨風飄逸，他笑了笑，那日陽光很美，海上泛起的漣漪敲進心臟瓣膜，海風和砂礫帶著爸爸粗糙的鬍鬚擦過我臉頰。

拉起他的手，我們在海岸邊留下一排重疊的腳印，盛滿昏黃的夕陽，彩霞渲染如浪花翻湧的燦笑。跑累了，我用手背抹去額上薄汗，爸爸看見，從口袋拿出手帕，佈滿厚繭的手掌披上軟布，擦拭我頰上倒映海面的汗珠，繡上的小丑魚圖案摩擦皮膚，輕柔的挑起粗糙和搔癢，擦乾汗後爸爸將我舉起，我的一片陰影蓋住他臉上的夕光，草帽上絲帶融進風聲，轉了幾圈，我們一起躺上沙灘，海風微鹹捲起沙啞的聲音，爸爸和七歲的我說他想變成一條魚。

漲潮來了，鞋底的燙傷被傍晚的微涼覆蓋，回程，單車復行在歪扭小路上，如草稿紙上凌亂字跡一般。

用墨水勾勒橫豎，在白紙繪上眸底的青春，密密麻麻的文字像汪洋，翻騰侵蝕腦神經，奪走氧氣，我潛進成堆的書本，喘不過氣，走出校門，月光已潑灑樹梢。我走向家那條荒蕪的小路，一盞微弱路燈填滿我背影，雙手拉緊肩書包，海風帶著浪花洶湧敲擊耳膜，我抬起手背，模糊的單詞刺痛皮膚，想像拿出深陷書海的原子筆，在腦中默寫明早抽考長恨歌，海浪陣陣，我失足墜海，文字淹沒我的瞳孔、一撇一捺網綁我的雙腳，墨黑中深深窒息。

走近家，暖黃的光透出門縫，門前信箱上是我剛識字時寫的，直到今天，蠟筆寫的歪扭字體仍停留在七歲，我拉開木門，脫下球鞋，腳掌突然變得輕盈，白襪子沐浴燈光中，爸爸從客廳探頭，淡笑：「回來了，吃飯吧。」熟悉的聲線傳入耳畔，我卻像被緊緊擁住，炙熱的溫度燙傷背脊，丟下書包，脫力坐在玄關，眼眶滴落的滾燙，在燈光與手心的墨水中暈開。

一年了，我想起那年七歲。

「每個人都擁有一片海。」爸爸拿起毛線，抬頭，對上因為布娃娃衣服破洞而哭泣的我，微笑著接過娃娃，坐上木椅，躺進月光一角，許是過於清冷，爸爸點亮一盞昏黃桌燈，柔和潤順他臉上的線條，他從竹籃裡拿出棒針，拉起一條天藍色毛線，我搬起板凳在他身旁放下，兩根棒針頂端纏一圈毛線，交疊，爸爸指尖熟練捻著毛線，傾刻，一件全新的小毛衣躺在爸爸手心，眼角淚痕還未乾透，我趕緊擦去先前的憂傷，接過毛衣，套上娃娃：「爸爸也有一座海嗎？」他的答案被記憶的陣風吹散，我只記得暖黃下爸爸的微笑，他告訴我生命是一片海。

我以為爸爸有一片永不枯竭的海，但夏天快結束了。

爸爸拉起我的手，奔跑蜿蜒的夏蟬與樹影間，浪聲包圍，腳掌裹上溫熱，衣衫沾上清涼海水，一道道白花淹過腳踝，海風迴盪笑聲，眸心被四散的陽光渲染，我站在海邊，和爸爸一起。我撿起埋於沙中珊瑚色的貝殼，放上爸爸手心，粗糙的皮膚掛滿水珠，濕潤指節間的厚繭，他眼底泛起漣漪的不知是倒映的海面，還是心底的海？看向那片貝殼，我說要去更深處尋找，海水淹過大腿，彎下腰，浮現一片灰櫻色貝殼，伸手正拾起，我只聽見海水大力敲擊，和耳膜裡灌進的水，大浪捲來，把我捲進洶湧，捲進一片無盡湛藍。

爸爸曾說他想當一條魚，不受拘束的遨遊在汪洋。海草旁魚的腮閉閉合合，穿梭海葵間的小丑魚，成群的繽紛妝點青色海水，童話故事書裡的海底世界是這樣的，但我眼前只有一大片翻倒傾頹的黑。我想撥開水、撥開刺痛眼皮的陽光，但呼吸每一口都是濃鹹，手指逐漸脫力、腦中慢慢昏沉，卻更緊握手中珊瑚色石頭，後背的空虛像那天被筆尖刺進皮膚，窒息般疼痛。

融入海底的是模糊墨黑和酸澀淚水，喉間的氧氣吐出泡泡，睜不開眼，持續下沉。窒息的沉悶感一陣一陣，好似聽見岸上爸爸的呼喊聲，我想將手伸出海面，海水卻使力包裹住肌肉，抬不起手，視線逐漸黑暗，掌心的石頭快漂走了。

但我想用盡全力抓住。

意識模糊前，聽見落水聲，接著睜開眼，陽光繼續灑向大海，海風順著我遠望的方向，落進海水。窗外是櫻花季節，爸爸躺進醫院，生命彎曲的綠線被海風拉直，一片蔚藍也被線條病服網綁在那場炎夏。

走上那條彎曲的路，空氣沒有悲鳴，只有路上小石絆腳，站在海邊，微鹹的陽光只照得到我

一個人。

乾燥的襯衫，感受不到溫度的腳掌，手心被沉重瓷罐壓出紅痕，爸爸冷卻的一生被我擁在胸前，手背上寫滿模糊的注意事項。臨走前，我拿出口袋裡的貝殼，沒有褪色，依然光滑的表面反射著陽光，我閉上一隻眼，將貝殼對向天上一盞明燈，轉動時白光從貝殼彎曲邊緣探出，那是我被救上岸之後，手心緊握著的，要送給爸爸的貝殼。

爸爸曾有一頭濃密的黑髮，站在陽光下，每根髮絲都被鍍上一層銀白，海風帶著世界的味道吹過鬢角，吹開黏在額前的凌亂碎髮，我倚靠在木門邊，看樹影婆娑、花草芬芳，聽一陣風吹過山頭，讓夏日停在翠綠樹梢。他說他最喜歡藍色，藍色的海會翻起藍色浪潮，藍色的天會吹起藍色微風，他是一個如彩霞般燦爛的人，帶我奔跑追逐夏日，帶我頑皮的拔下小花花瓣，帶我往湖面丟一顆會跳的石頭，帶我為記憶畫上色彩，那時的陽光很美，那時爸爸還在。

我站在掛著蟬鳴聲的榕樹下，邁開步伐想奔去擁抱他，卻被一顆落下的果實砸中，我低頭，雙手交疊頭頂刺痛之處，轉過身看那棵大樹，明明是枝繁葉茂的季節，樹枝上只掛著零星枯葉，我轉身看向爸爸，他卻躺進輪椅，線條病服外披著針織大衣，原是烏黑的頭頂只剩皮膚色，仍專

注看向小花，淡粉色的野花，生命力蓬勃，從我們搬來時就生長在屋邊，我的腳被從海水伸出的藤蔓纏住，爸爸看向我，揚起帶有細紋的嘴角

低垂的眼眸告訴我，像安慰我不要哭。

原來海浪不會只沖刷到每一個人的腳踝，還會淹沒疼痛的記憶。爸爸身高不如海鷗飛得高，海水捲來，白床上青草色條紋倒映眼底，爸爸的聲線像搖曳蠟燭，儀器的咕噥讓我只敢看他閉合的嘴唇，我從口袋拿出繡有小丑魚的手帕，擦去他眼角沾上的灰，收回手，叫來護士，爸爸走到了最深處，瞳孔都被藍色侵蝕。

他蒼白躺進病床，想抓住欲墜的花朵般扯著嗓子我彎下腰，將耳畔靠近他的唇，斷斷續續的氣息像生日蛋糕上的蠟燭，許完願吹不熄，但不把蠟燭吹滅，神明就不會聽見我的願望。走在醫院長廊，耳鳴嗡嗡作響，一座海在我耳畔枯竭，耳道裡像灌滿深沉的海水，潮溼陰冷，一間病房傳來啼哭，坐在床上的妹妹沒有頭髮，她大哭著，抓緊手裡破舊的娃娃，吵鬧要去看海，娃娃張著大眼睛靜靜陪著妹妹，和我的一模一樣，七歲時我也吵著爸爸要去看海。我想站在烈陽底下，感受炙熱溫度，腳掌都現在溫熱沙粒，嚐到海風微鹹，聽到海螺裡陣陣濤聲，回憶夏天，海還是溫

暖的、風也還是溫煦的。

我讀懂了他最後一句話，爸爸叫我好好吃飯。

最後我把貝殼收進口袋，再走上蜿蜒的小路，用手指摩挲手背上的字痕，低下頭看向路面，沒有坑洞，一路望去是大片寧靜和平整土地，茂密樹枝也被修剪，繼續走過一年又一年，聽風聲，道路的盡頭被太陽覆蓋，反光未知與刺眼光芒，眸底墨黑的青春膠捲，桌上珊瑚色的貝殼傳來海浪陣陣，翻騰浪潮湧進眼眶。

我走在往家無數次的路上，沒有再絆到腳。走進門，點亮小燈，鞋櫃上放著七歲時我最喜歡的娃娃，我從箱子翻出積灰的小毛衣，套上娃娃，坐在爸爸平常坐的椅子對面：「我回來了。」聲線拉起散落的文字落在桌面，浮現滿桌菜餚，爸爸模糊身影端正坐在桌前，彎起嘴角夾菜到我碗中，道路的盡頭一盞昏黃小燈滅了。

我將蠟燭點燃，照亮家門前的七歲，九降風吹來，吹散草帽吸滿陽光溢出的熱，帶走舌尖的鹹味，爸爸留在了夏天的浪花，打濕我的眼角。

## 賞 讀

### 黃雅莉老師

全文以一種詩化和回憶之筆，從容不迫寫出了父親在世、離世前後情境，但不是直觀性的描繪，不是直白的詠嘆，而是以意象化的序列來表現，作者巧用季節的意象，透過夏天、陽光、海水等美好的意象來鋪陳父子相處的溫暖與光亮，筆筆往復曲折，極盡渲染、鋪陳、烘托之能事。透過詩化的回憶之筆，纏裹的層層夢境式的獨白，如真似幻，有一種虛實相生之美，猶如海水澄澈、陽光瀏亮、流星閃爍，把濃郁的情感寄託在娓娓的敘寫中，間接地展現父親和自己的深厚情誼，在這樣的經營下，不動聲色地揭示人生的悲歡離合，令人格外感傷。

全文因為有感而發，令人玩味不盡。作者抒寫心中的感傷悲哀，並不是流於宣泄哀傷，而是通過意象的點染，景物的鋪陳，創造一種氣氛，形成一種情調，使情感自然流露。這就使思念作品富有真情實感而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深深地打動著讀者。



## 青春散文 佳作

黃毓家（竹北高中三年一班，指導老師：鍾松枝）

浸淫在管樂聲裡，常常受不了自己愛胡思亂想。

無事時會抬頭仰望藍天或星空。如果你發現我正獨自凝視天空，還哼著一些奇怪的旋律，請你不要打擾我。

或者，我們可以一起談談哪一朵雲很特別、哪一顆星很燦爛。

### 作者的話

一直想以某種方式記錄忙碌卻讓我恣意笑著的管樂生活，如今以文字得償所願。

謝謝松枝老師的鼓勵和評審老師的青睞，也謝謝父母的支持以及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謹以此作獻給高中的管樂歲月。

黃毓家

## 那名之為青春的樂章

我是怎麼和你們一起登上全國賽的殿堂呢？

一開始的你們，還只是一個個坐在陰暗觀眾席裡，低頭埋首於手遊世界的少年，以及環抱著黑色箱盒的少女。背對著舞台上聚光燈的燦照，我凝望席上錯落的閃爍眸子，好像我在傍晚的5620號公車上，隔著几淨的玻璃窗凝視一片寂寂夜色裡的燈火斑斕。是的，我想我能了解那種感覺，那種坐在席上不知所措的感覺，因為我也曾是一位初來乍到的樂手，在那一天緊抱著伴我近十載的笛子，或許還懷著一點浪漫無邊的音樂夢想，就這樣形單影隻的踏進透涼的演藝廳。

然而這群初生之犢的眼眸還未蕩漾起我心底的餘波。

即使宣告午休開始的鐘聲在校園內迴盪已久，雜草橫生的操場上卻依然鬧騰，年輕的歡顏和宏亮的叫喊交織著鐘聲的殘響在空氣中散去，從教室大樓的樓梯間就能聽到球棒揮擊的清脆金屬音，以及伴隨而至的歡呼聲。我漫步在通往校園最深處的甬道，經過儀隊齊整的黑槍陣列，走過田徑隊的起跑架和跨欄，越過滾落在腳旁的排球，然後揉碎地磚上參差的樹蔭。珠玉般的琴音和

篩灑在葉片間的陽光，微風吹飛散亂的髮絲。

我開始學會品啜傍晚五點後夕陽餘暉在天邊那一片紫褐色的雲靄。光明六路上竹北的住民漸漸多了，踩著午後逐漸蒸散的熱氣，經過川流不息的車水馬龍。生命是一場無端的際遇，看著紅綠燈倒數的秒數，而我學會怎麼在十五歲那年從新竹客運的站牌一路哭到中華路上的麥當勞，只因晚上八點我還流浪在陌生的竹北。

我常在想自己在這茫茫天地中的定位到底在哪裡。我曾經背著星月垂墜的夜，呆坐在竹北口候車亭的遮雨棚下，就這樣跟著思緒蜿蜒的漫想回首過往，然後得到一個結論，用會心的一笑自以為攫取生命的奧義。我喜歡用心靈導師般的口吻對自己誦念人生大道理，而且一點也不覺得那樣牽強附會或很可笑，反而深知這是我能量最豐沛的時刻。這時候我又會更自以為是的開始輕哼小調，作為眺望回憶跑馬燈的背景音樂，最後輸出成膠捲底片雪藏在心靈的CD架上，不管是開心或難過都可以再拿出來放映。

午夜七點半，香樟大道上十九世紀的英國風立燈在無息中漫溢朦朧光暈，我們駝著今日知識的重量，漫步在颯颯樹葉摩擦的風聲裡。我總是抬頭仰望點點繁星懸墜的鴻蒙夜空，遙想那一邊

發生的事，以及夙昔許諾的約定。我曾在中橫台「甲奧萬大聯外道路的盡頭、一樣是這片夜色凝視過呢，即使無聲的歲月早已悄悄讓那棵楓樹綠了又紅，紅了又綠。

下午兩點半。斑駁的紅磚牆拓印上隨清風婆娑顫動的細碎樹影，清潭裡一池的鯉魚撥弄田田的蓮葉。我將與身長等高的譜架曬在午後輕柔的陽光中，徐風翻飛架上爬滿墨水字跡的五線譜。將調音夾夾在長笛的管頸，吹口輕輕抵在唇上，我深吸一口喧囂都市中僅存的靜謐，將塵世中的紛擾凝結於小小的口，氣流舒緩的送過閉合的齒間和上下兩片脣肉，再流過銀笛細長的尾管，將一切貪嗔癡愛寄託於一顆清脆厚實的全音符。高亢的笛音乘風飄盪在無人的寧謐迴廊裡，溶在水紋纏繞舒展的漣漪中，最後逸散在凝滯的星塵和大氣裡。

我沿著一串清亮高昂的C大調音階助跑，奔馳在五個全音和兩個半音之間，最後在五線譜第三間的高音C起跳，縱身投向湛藍蒼穹的懷抱。我願以蘊藏七年的一吐一納訴諸這廣闊的天地，讓音符的餘韻拉伸到廣袤的原野，瞭望桀敖不馴的羴羊在阿爾卑斯山上奔馳。綿延到無垠的蒼海，凝望海鷗以潔白的羽翼劃破天空。天地以無聲的、萬物的生命徵象報之以我對它打自心底的探問，而那些回應，又悄聲融於遍灑的金光下，照耀閃爍燦燦光的銀笛上。

又是一個只有團員活躍的午休，我因事務而耽擱了練習時間。完事後，我大步馳騁橫越跑道，只因在遠方教學大樓的走廊上便能依稀聽見樂音漫散在空氣中。樂聲越來越近，一閃迅雷頓時刺入地面，啊，是盤古正在開天闢地啊。淒厲的狂風甩動亂顫的草木，巨嘯的洪水吞噬天與地的分野，世界遁入暗冥的紊亂。定音鼓震顫著地鳴的蠢動、大鼓怒號著天嘯的淒絕、吊鈸響徹毀滅的鳴音……最終交融為一體。我躡手躡腳的走近溢出涼氣的演藝廳，在伸手推開金屬製的門栓前，銅管磅礴厚重的長嘯和木管顫抖尖刺的悲鳴宣示陰與陽的界線逐漸模糊，在一番奔騰攪和蹂躪之後，雙鈸一聲終結的長嘯刺穿了混沌的大地，四周瞬間沉靜了下來。

我沒有推開那扇門，而是倚靠著一根演藝廳外的擎柱。我不願打擾這一部驚天動地的創世紀，反而闔上雙眼感受天地的始與生。

元氣初分，日月星辰逐漸歸位太陽系，黃道面和白道面雙環並軌運行。雷霆風雲在穹宇蒸發奔騰，映照自地平線流轉旋變的白晝夤夜。四極五嶽在地表巍峨聳立，大陸板塊蟄伏在流質的熔岩岩漿。「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且慢，還有一點雜亂、一點汙濁。法國號用廣闊的溫柔包覆寰宇曾背負的醜惡，贖罪之路很長，也有一點遙遠，但渺小如我仍對不可預見的明日懷抱著一絲盼望，只因為名曰青春的神賦予我太多不知從何而來的熱愛。我慢慢睜開雙眸，豎笛和雙簧管兀自吟唱生命的讚歌。我在十六歲時明白，世界的冷暖要自己品嚐，但人生的

幸運就是有一群人用合奏的樂音等你回去。

懷著一點音樂夢想的我們，是怎麼一起登上全國賽的殿堂呢？站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的會場、新北市三和國中音樂廳的後臺，我這麼思忖著，即使舞臺上前一個比賽序號的高中管樂隊伍早已開始吹奏。音樂廳的冷氣總是開得很強，讓人不禁疑惑究竟是涼意使雙手顫抖個不停，還是一會兒要粉墨登場的緊張使然。六歲時尚稚的我已知道，只穿一件長袖白襯衫完全抵擋不了廳內刺骨的寒意，但為了上台表演不能披上外套，不然會遮蓋領口繫著的紅色蝴蝶結。我搓揉著右手掌心上溫熱的暖暖包，也給左手緊握的長笛敷著，否則等會兒在臺上演奏時的音準會跑掉的。我小心翼翼的進行這些動作，唯恐發出一絲窸窣的聲音，因為多次的舞台經驗告訴我這時候最容易鬆開夾緊的胳膊，然後厚重的樂譜或調音器就會「喀擦」一聲墜地——靜得嚇人的音樂廳哪能容忍一個閃失造就的雜音，即使連呼吸也要屏息，只留音樂的尾韻繚繞大廳的反響板。

「管樂合奏高中職團體B組，第二場編號11號請就位。」隨著後臺布幕唰一聲被扯開，舞臺燈的萬丈光芒霎時刺入我們早已適應漆黑的眼眸，但也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我是怎麼走上音樂之路的？我又是怎麼和你們一起登上全國賽的殿堂呢？是從雙十國慶在學校那次加練的那一碗泡麵開始嗎？是從十一月在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的那場縣級比賽開始的？又或是從聖誕節在竹東樹杞林文化館的那場扶輪十周年音樂會開始？我不太確定。但我仍深刻記得每個請公假團練的上

課天、每周日在文化局演藝廳合奏的下午，以及十七歲時和你們一起聚首在全國賽舞臺的今天。

皮鞋清脆的擊地震響前進的步伐。這些名之為青春的日常，已在我踏上音樂之殿的這一刻清晰了起來。在月下胡思亂想的自己、莫名其妙的生命叩問，以及源自於天地運行的觀悟，都重新被賦予新的意義。一陣清風順通了音樂的條理，一滴甘霖賜予了音樂的節奏，是我們合奏的樂音梳理了紛亂無序、陰晴不定，卻又雜揉珍貴寶藏的青春年歲，並整理出一條邁向成熟的道路。也許未來的我會變得理性，但依然會想念青春時那個無緣無故就興起疑惑、突然通達人生道理又對天地擁有敏銳感知的自己。

興許就是從初識的那一天開始吧，在不甚起眼又有些凌亂的社團辦公室、在明明是學校的公用場地卻被我們佔為已有的演藝廳，也在為了逃避分部練習而躲藏的、藝能館旁的排球場。所有的際會相聚都是為了此刻，我們一起拿起手中的樂器，吹奏三年來點滴鐫刻在青春年歲的音痕。

指揮專注的眼神投射過來——是的，這裡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殿堂。我們用堅定的雙眼確認一路走來的笑靨與淚水，報之以自信的微笑，並微微頷首。指揮棒在鎂光燈下劃出蓄勢待發的圓弧，我們嘖緊嘴部的肌肉含住竹片，塞住吹嘴，握緊鍾琴槌，深吸一口撐裂肺臟的氣——吹響吧！那名之為青春的樂章！

## 賞 讀

### 羅位育老師

眾多參賽作品中，本篇特能高鳴青春的氣息，始於青春心思的紆迴浪漫，行於青春步伐的錯落踢踏，終於青春樂章的澎湃交響。

情致豐饒而不溺於青春的遐想，正是作者以樂器演奏的情味與同伴的友情奏鳴，而不是鍾情於自己的青春高調和絕技，如文中所言：「我在十六歲時明白，世界的冷暖要自己品嚐，但人生的幸運就是有一群人用合作的樂音等你回去。」

於今，作者以文字回報那群青春樂章的合奏。

許雅淳（竹北高中三年一班）

想做一隻沈醉在字裡行間的蝴蝶，翩翩於我所深愛的這個世界，希望筆下每一個字都帶著溫柔銀輝，足以點亮所有灰暗的角落。

願世間所有的熱愛都不遺餘力，更願我不論踏至何處，回首都能望見最初的自己。

### 作者的話

2022年尾的這份驚喜帶來了難以形容的喜悅，屬於我的文字蓓蕾，終是悄悄開始綻放了。而我的青春軌跡仍在續寫，蜿蜒而出各種燦爛與悲傷，謝謝陪我創造這些日子的人，如果少了你們，這份青春不會充滿如此多回憶。我會一直一直提筆寫下去。

許雅淳

### 軌跡

三年，我在這奔波的路途上成長。光陰的白馬飛馳而過，通勤上學的日子像沿途踩碎的無數細小石子，逐漸拉長，繞成一圈圈青春的年輪。早上6:19從苗栗出發，駛過九個車站，50分鐘的路程，火車橫跨夏日清爽明亮的早晨，也穿越深冬冰冷昏暗的傍晚，我在兩座縣市間來回，奔走譜寫我的高中歲月。

初秋，上學的日子。制服裙襯著十七歲的氣息，我扎著高馬尾，套上有點磨平的球鞋，手裡拎著的帆布便當袋隨著步伐搖晃，碰撞出些微聲響，我搭上早班的火車，一路往北而去。這一站的乘客特別多，一個一個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或學生，懶散的站在月台邊，恨不得趕緊上車再好好補個眠，因此我總要稍微挑選等車的位置，以免車來的時候被嗜睡的人們擠到一旁去，若沒有位置可坐，就要背著塞滿講義、沉甸甸的書包枯站50分鐘。

我喜歡靠窗的座位，小時候很少有機會搭火車，這三年的日子天天都有機會欣賞沿途的風景，而每一趟旅程都有意想不到的小小驚喜。隨著火車駛出車站，初秋的陽光暖暖的灑進車廂裡，儘管有些刺眼，我仍捨不得拉下隔簾，看著車窗外一間間小房屋逐漸被綠色柔波取代，延綿成遠方和緩起伏的蒼翠山脈，幾座建築零星散落在青嫩稻田之中，睜眼仔細瞧，還能看見裹著或粉或白毛巾布的農人辛勤耕作的身影，這幅可愛的畫面令人心情為之一亮，我忍不住坐直身體想要看

得更清楚些，無奈視線被幾叢鐵軌旁的小樹遮擋，待仔細再看，樹叢後已是層疊山巒。

唰的一聲，火車駛入漆黑的隧道，強化玻璃上反映出我雀躍的臉旁，圓滾滾的一雙眼睛眨呀眨，還沈浸在剛剛的田園風光中。似乎是因為進入隧道，車聲的迴響變得特別清晰，喀噠——喀噠——，伴隨著陷入憨夢中起伏伏的呼嚕聲，後來高三多數的日子裡，為了回家後還能有有力氣繼續和學測拚搏，我的呼吸聲也一同消融在行駛的列車裡，隨著熟悉的喀噠聲一路晃回苗栗。

唰——，火車使出漆黑的隧道，清澈的藍天重新鋪滿玻璃窗格，此時，鄉村的水田景色已被一片湛藍大海覆蓋，在晨陽底下波光粼粼，遠端有一座一座尚未運轉風力發電機，淺灰色的大風車構築西部海岸獨有的輪廓。記得小時候總要爸爸帶我去看「風車」，我們開上西濱公路，面對一旁的寬闊天地，我想像自己是一隻小鳥，或一隻魚，盡情遨遊在一片閃閃發亮的藍色世界，父女倆一路細數沿途看到的風車，偶爾還比賽誰數得多，贏的人可以獲得一球漁港小攤賣的冰淇淋，當然我從來沒輸過！並非我不明白父親寵溺的禮讓，但我很樂意沉醉於天真爛漫，當一個永遠有冰淇淋吃的幸福女孩。

童年的回憶甜蜜而珍貴，但就像這輛行駛中的火車一樣，生命只會繼續往前，從未貪戀於過往的美好之中，關於昨日，我只能輕輕放下，看著尚未來得及細數的風車一一遠去。

火車逐漸駛入市區，穿梭在樓房之間，鐵軌兩旁多半是建築物的背面，圍著一層高高的鐵柵欄，被濕雨暖風長時間侵蝕，暗紅的鐵鏽片片剝落，混雜蔓生的野草，以及被人們堆在後方，眼

不見為淨的各種廢棄垃圾，從破爛的皮革沙發到爬滿牽牛花的藍色怪手，一寸一寸堆疊起城市不為人知的面貌。

若說成熟是長大的代名詞，那麼隱藏、消化，是否也可以是成熟的另一種解釋？

還記得國三某天放學回家，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洗手槽前，準備清洗當天午餐的便當盒，轉開水龍頭，水柱嘩嘩地沖落，我從鐵製餐盒的反射看見母親默默走近的身影，我以為她要拿些什麼，未料到她只是靜靜地站在我身後，我疑惑地轉過身去，母親落寞而寧靜的臉龐好似掛著淚痕，我瞬間有些慌張「媽？」我喚到，只見母親抬手拭去眼角泛落的淚珠，沉重地說她明日要去台北一趟，我追問為什麼，她搖搖頭，沒再言語。

後來我從父親那裡得知，一個與我同年的表弟離開了，在眾人說好一同共赴燦爛未來的年紀，他沒能阻止自己墜入心靈的深淵，也許是升學壓力的逼迫；也許是家長難以達標的期待，某個晚上之後，他再也沒有睜開他的眼睛，生命的齒輪停止轉動，男孩被永遠的留在過去。

後來的日子裡，父母從沒再逼我念書，深怕我也被絕望的黑暗吞噬，那段時間，眾人的小心翼翼與呵護備至，卻像一把鈍刀緩慢扼殺我的靈魂，提醒我不能崩潰；不能有一絲一毫展露自己的脆弱。在課業上遇到的困難，我不敢輕易開口向他們抱怨；人際關係的緊張，我亦不願向他們坦承，因無處可以訴說煩惱，便只能將心底的憂慮鎖的更深，內心的狂風暴雨逐漸擴散，近乎要將我吞沒。

我認為，每個人的心底都住了一個孩子，即便我們的外表不停變化，那個孩子卻不會長大，

他是我們最柔軟、最需要被理解的部分。很多時候，我們選擇壓抑自己的悲傷，不是因為沒有人懂，而是因為怕被人懂，有些傷痛太難以啟齒，說一遍，就像是把那顆已經傷痕累累的心再鮮血淋漓的掏出來，還不忘用銳利的目光細細端詳，那樣地赤裸。

於是我學會藏起那個不完美、充滿哀傷無助的自己，就像城市悄悄藏起不堪的面貌，只有偶爾在私密獨處的時刻，比如單獨乘著火車急駛而過的時候，才有機會一瞥它衰落的的面貌。但我不會任它腐朽敗壞，多數時間，我會努力修復市容，輕柔包裹每一寸受傷的地方，學習治癒自己，為情緒找到出口，傾吐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但我也能用文字、用畫筆，去書寫描繪傷痕累累的心靈，甚至在火車上，欣賞一路而來的春暖花繁，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青春的面貌。

其實搭火車時，我也並不是每時每刻盯著窗外的風景。

那天，不論車窗外如何風光明媚，我的心都牢牢的拴在與某人的談話中，我們談同學、談家人、談校園裡發生的瑣事、談面對失去要如何自處，口罩底下是藏不住的溫暖笑意，幾度想抬頭看看他認真說話的臉龐，卻發覺細微的動作都令我微微發燙的雙頰更加燥熱。

一朵初戀的蓓蕾，在心底悄悄盛放。

火車隆隆的響著，我眨著眼，裝作漫不經心的盯著窗外，目光凝視於某條公路上緩慢移動的小車，然思緒總不經意被話語拉扯，一點一點靠向他。

「是海！」他忽然興奮地看向窗外，白色浪沫漂在深藍的大海，風浪淺淺起伏，我將手指貼著玻璃「考完試的假日，我們一起去看海好不好？」

我腦袋清晰刻下男孩眼角流露的暖意，一如遠端平靜柔緩的海，他給的肯定答覆至今仍在心底流連，我想許多年以後，不論這個約定是否實現，我都會記得這趟鐵路之旅，彷彿十七歲沖的一壺東方美人茶，琥珀色清亮的茶湯，飄散蜂蜜香甜與熟果溫厚的輕煙，一飲而下，記憶經過歲月熬煮，從初澀到甘甜，交融出獨特的生命滋味。

他到站了，微笑著道再見之後，些許的落寞像漣漪似的在心中擴散，圈圈牽絆於我的心頭，那天的天氣確實是極好的，但我沒能記得車窗外陽光灑落的方向，卻惦念著他嘴角勾起的弧度；少了平日觀景的自在與閒適，心裡卻盈滿難以言喻的悸動與羞澀。

青澀的年紀似乎總會為某種不知名的情緒所困，裹著糖蜜的甜，更有落入深潭中無法承受的陰鬱。我曾因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而在火車上鬱鬱落淚，深怕被其他乘客看見，我拉上連帽外套的帽子，縮在窗子旁，覺得生活像一團凌亂的毛線球，糾結纏繞，找不到破解的方式。

我還記得當時一腔熱血，信誓旦旦要為未來奮力一搏的女孩，可是在前行的路上我總是摔跤，甚至，眾人不支持我的選擇，認為我追求的目標毫無意義，於是我踟躕、我流浪，在遵循本心與隨波逐流之間徘徊，而身邊的每一個人卻都意志堅定，在奮鬥的長途上完美無瑕，彷彿明天就像昨日一樣清晰，可以清楚看見腳下的路會通往哪裡，顯然有一天他們都會成功，成為耀眼星

河，而我只能原地駐足，在地下仰望燦燦銀空。

當時已入二月，冬日的夜幕總是提早落下，深藍的顏料一點一點暈染過昏黃晚霞，蒼穹的布幔泛起銀星，我透過淚濛濛的雙眼看出去，中港溪的盡頭還留有殘橘光影。忽然想起一句話：「不要滋養別人的森林，而是參養自己心中的茶靡。」

也許我總是期盼的太多。

遙望著別人的背影，以他們的成就作為目標，奮力要達成世俗的期待，無法擺脫他人的目光與言語，強迫自己邁開足夠大的步伐，去追上眼前那些閃閃發亮的光。

我努力滋養慾望的森林，想要滿足對所有人、包括自身的期待，希望未來也能足夠強大，有銀閃閃的光亮可以守護一切，但這樣的事情太耗費精力，我迷失在漆黑的樹林裡，看不見來時的路，也丟失了心中的小小茶靡——那最初最原本的我。

我以為茶靡不夠強大，不夠支撐起一片天空，卻忘記了她有最堅毅溫和的意志。蘇子有詩：「茶靡不爭春，寂寞開最晚。」茶靡開在百花凋殘的晚春，雖然世人都給她悲劇的名份，說她象微末路、失去、殘破，但我羨慕她自在做自己的從容氣度，如果我是一朵茶靡花，能夠輕易撇下世俗的目光，不在乎人生是否會一帆風順，不去關注旁人指指點點的聲浪，走我想走的路，在青春最燦爛的年華，闖蕩專屬自己的夢想，儘管不被看好，依然堅持地踽踽而行。

「竹北站，到了，請旅客收拾好隨身攜帶的行李，準備下車。」

熟悉的聲音響起，火車逐漸減速，鑽進竹北車站裡，我起身，拉直皺褶的裙襬，車窗外每一幅風景都像我蜿蜒而過的生命軌跡，我細心描繪，輕輕放進書包裡。

收拾好，就出發吧！



本篇文筆簡淡從容而雋永，青春的純恬眼光有之；成長的疑惑心絮有之。景語情語交織成一款十七歲的豐年祭，文字是最好的印記，作者沒有忘了。

書寫搭火車上學的沿途風光與心跡，是習見的成長文學類型，若無高度調撥文字和脫俗眼光的能力，易陷入人云亦云的陳腔。本篇可貴之處，並沒將自己的青春感性的足跡來疊印成長的步履，卻在回味作者隨著火車搖擺行的文字韻律中，心印作者的青春歌行。

青春散文  
佳 作

廖得愷（台中一中三年3班）

喜歡以文字紀錄時代的樣貌。在各個青年文學獎裡打滾，期盼能透過創作捉住青春的尾巴。

作者的話

過了三年再次以新竹人的身份獲獎很榮幸。

希望讀到這行文字的你與未來的自己，不要輕易停筆。這份作品，也是不斷經歷挫折而成的。

執筆創作是我的青春裡最勇敢的突破，而我會持續下去。與寫作相遇，我很幸運。

廖得愷

月色淒寒，過了今夜便是瑩瑩子立。

「是真的都好。你吃飽穿暖，開心生活就好。」

國一時遂被告知要跨區轉學，硬是跟家人僵著局面只為了心儀的同學。預售屋未於約定時完工，眼下的安定被抽乾成了大漠。九降風乘載著時間呼嘯而過，陌生的路鋪過腳下。上車時，視線模糊。再看見自己時，嶙峋的清冷，略顯倨傲。

一出車站，即被風雲突變的世道簇擁著，顛顛巍巍地闖進新時代。

「或許是不知夢的緣故，流離之人追逐幻影。」——《龍族2》

夜未央，月皎亮。校外的夜市人聲嘈雜，燈光迤邐。震天價響的熱鬧，紛至沓來的遊客，這座城市，如此燦爛。

斑駁的時光疊疊錯錯，眼下成對的友伴好不歡喜，遠距離情侶、爺孫團聚、老友重逢，其中也不乏有獨自一人等待著對方到來的殷切盼望，還有在顛沛流離裡伴浪沖刷的無家者們。

我形單影隻佇立在宏偉的校門前。

此起彼伏的叫賣，一份份情感穿流不息，化成多少條鑲嵌城市的渠。

黃昏時分，站在交叉路口的莘莘學子，逐漸往小吃攤匯集歡笑而去。

有的攤販應接不暇，顧客絡繹不絕，店員各司其職，有的老闆癱坐著滑手機，其中有些不敢招呼群眾只好尷尬的對望，眼眸映照出面對現實的慌張；抑或是埋頭苦幹做好料理或成品，期待有天被人看見自己獨特心血，遂即大排長龍。校門口對面，一學期就換一批店。好不容易，為了抵抗巨大的租金壓力，激烈競爭每股金流。

每個人最開始踏進這片燦爛時，都跟我一樣吧，會在斑斕與陰影間意識到原來自己，並沒有準備好。有些人戰戰兢兢的憧憬著蓬勃之時，有些人精心裝扮為了讓對方看見最好的自己，有些人已將平凡視為日常，沒想到那會是彌足珍貴的青春回憶。

每趟旅程都有其意義，離鄉背井也好，壯遊四海也罷，人都在翹首以待。

——

起幕，鎂光燈打亮了台上的魂。娓娓道來的唱腔瀰漫虛無的劇場。

這座城市充斥著那些，如何脫穎而出，拔得頭籌的標語。

卻從來沒有講過如何盡力而為。生活裡的小確幸滿溢至嘴邊，隨著冷氣機水滴，落下月光和帳單。

黯淡的溫潤究竟承載著多少泛黃，又有多少魂魄在希望和覆滅間來回飄蕩？

又有多少喧囂在台下，敢凝視著幕後的鏡？

幕升幕落間，引頸期盼的鬼魅幻影和未知的旅途，就會在這片連綿光輝裡定奪是皆大歡喜的美好世界還是困難重重的悲劇上演。

灰色的雲不斷向內蜷縮，其實看得仔細一些便會出現晦暗。這些離去和抵達，那些期待和辜負，數不清的想念和遺憾建構起這場難以謝幕的大戲。

心早已滿綴淺薄的光點。徬徨的人，失落的人，膽怯的人，等不到的人，是陷入繁華美好的空靈魂。

恍惚間，滿世喧囂如柳條折盡。

行人道切開了城市，我也是遊走其中的魂。其實長大之後，又有誰不是，不停的走遠，也不停的回頭呢？

過去憧憬現在，只因那是想要一根棒棒糖也不用哭鬧的年紀；現在回望過去，因為那是一根棒棒糖就能綻放笑顏的年代。

玻璃帷幕隱約透印著微光，落在欄杆窗框。我蹲下綁好鞋帶，看著陌頭的花，才發現也有朦朧光點藏在指尖裡，彷彿可以掂起黯然的清幽。

在這碩大的劇場，初來乍到的自己只能向黑夜擁抱。

那是最迂迴的赤裸。不願表露，可是一切都變化的太快。

「我想去看海，你要一起嗎？」

「也好，疫情還回不了家有點悶。」

路上，兩個在外求學的遊子談天說笑，星空底下悄悄絮語，微涼的風掠過衣角，柔軟裹挾著你我，吉他與人聲交融，延伸出腳下蜿蜒道路。我們的家鄉，也有海。

佐以五首歌曲，述說四個故事，記錄三段對話。我們以文傳唱時代，莞爾於清麗美景，纏繞於純白之初。那天，我們向大海走去……

希冀，這個夜晚能讓時光喘會。一朵朵白花在眼前迸發四散，起浪了。吉他弦的撥動與歌聲一同進場，「他們說我是沒有用的年輕人，只顧著自己眼中沒有其他人」——《他們說我是沒有用的年輕人》

高樓大廈立在田野裡逼人讓步，人卻趨之若鶩。我們笑著說那是都市化，那是進步的方向，如今我們掃著門前雪的日子不斷。不婚不生成成了主流，不信任環境，不願承擔成本。

夜柔如水，水又單薄如風，托起長浪，是那般凝斂和纖弱。看月光溢流，夜色悄然浸灘。「這就是時代的樣子嗎？」小小的浪潮上岸，我們遠望湛藍不發一語，待吉他弦一振便高唱。

「一棟一棟的高樓大廈，不知有住多少像我這款的憨子……」  
內心寂靜的喧囂彼時翻騰，潮湧，在這午夜夢迴。

「：佇這烏暗時代：」這一首是珂拉琪的《萬千花蕊慈母悲哀》。讓我的心臟和思緒彷彿牽連著 2019 年 6 月迄今的香港，一起跳動，掙扎。

那天，百萬香港人民上街。旁觀的以為這是無所畏懼，實然是義無反顧。當我們被時代選中，我們責無旁貸的抗住。

沒有人要住在圓形監獄，常規化的注視使不正常的孤立。

一國兩制的星星之火，尚未到 50 年，頃刻燎原。情緒沸騰的蒸氣，燻過理論的匾額。

這一幕，長者組隊上街保護孩子，擋在槍口前；醫護兵被擋在門外，眼睜睜看著穿制服的人打人，淚水浸溢視線，分不清誰是流氓；元朗黑夜，暴打孕婦；中大保衛戰，抓走一批又一批手無寸鐵的旁觀學生。

但願這是在演戲，儘管是件不成熟的想望。大家都秉持著正義，包刮港警。有人想描繪良善的意象畫，有人吶喊，有人跳樓。現代社會讓利益凌駕正義，擁有錢買不到的善良很難很難，畢竟買不到是要從哪裡得來？

只好鋪蓋自我表象，這是一齣悲劇；原來雜揉紛擾的立場，沒有人是壞人。當雨季來臨時，眼前霧濛濛的，睜開之後便把青天白日看作紫荊花。

如果在破曉之前，盡是黑夜，那就伸手去拉。

「快跑——」

一枚嗆鼻的煙落下。

下一幕，你的歌聲搖曳得顛簸又柔軟，如潮起潮落。

「其實我好怕那天，追求良知的意義。我好怕那天，時代革命。」

「對呀，聽見吶喊那天，我感覺夢快醒了。」

「良知與悲憫真的重要嗎？」

「抗爭這種事，其實誰都不想。可惜的是，我們正站在時代的浪頭。」

被突如其來但早有準備的使命噎住。

我們開始埋怨這場疫情讓各自的生活失去了多少。沒有意識到，因為疫情才擁有的這個夜晚。繞樑樂聲點綴著繁星熠熠與寬厚的汪洋。

「希望像天使出現在塵世中，不管你的良心是否曾失蹤」——《武漢肺炎》

2021 仲夏，淒寒的很。

花燈酒巷的萬華是多少人夜夜笙歌的溫情避風港，眼前卻是儼然末日般的空城悚然。

都是一些彷彿傾盆的迸裂。如全台疫情爆發，如茶室小姐的兩行清淚，驚碎長街清冷。

日子繼續過，你跟弄臣繼續工作。你們一樣揉著眼睛嘆著氣，殊途同歸得一樣的病，沒辦法勇敢的病。事態升級，只好攤開現實緩緩敲響14:00的鐘，察覺滿地的午後陽光，早已涼了一片。渺渺又茫茫的校慶運動會、園遊會、畢業旅行與畢業典禮，沒有一個不在陽光下漸次蒸發。

時代的壯麗巨輪嘎然而止，太多話說不出口。

其實這段青春只是我想像出來的，一場斑斕的夢。

我凝視著一道道長浪，傾聽灑落下的月光。我們踩著沙灘聽著浪。期盼時間的燈，會挺進最黑的夜，在浪聲中領出一路璀璨。

最後我點了一首歌，是茄子蛋的《浪流連》。

「欲怎樣開花，少年家怎樣落地……」

我們都在人生長河載浮載沉，打撈起雋秀的人與錦繡的故事，我們沉澱，我們感悟。

上浮於時代洪流中，我們以無所謂為堅毅鎧甲，實則為監禁的腳鐐，是一顆拖垮的沉石。我們放任水波錘打勇氣，一點一點侵蝕。稀釋了大半時代的激昂，不敢說的話、不曾開的口都流入滾滾江河，一點一點在回憶沉淪。

然後，就離那個美好想像而去。一碰就憂鬱，一碰就墜落。我們背道而馳，逃避給大環境唱

戲說笑；我們怨天尤人，卻不願伸手去抓浮木。一味檢討社會的過錯讓我們錯過。

我們要學會游泳，而不是沉浮於川流間興嘆。汪洋無邊，如果鯨魚擱淺，沒有光的深海就沒有了鯨落。如果人在自己熱忱之處努力奮進時會發光，那擱淺的人便與黑夜無異，只能承接太陽反射的微弱月光。

擱淺的你，日常舉止逐漸僵化，用盡渴望眷顧的朝思暮想，塗抹成媚俗的模樣，以為那便是幸福的法則。在對一切循環麻痺後，你無力的跳躍又癱軟。

我們何時也習慣，假裝的接受不堪？

擱淺的水，泛白的臉，叨念著討厭自己的擱淺。也忘了自己站在浪頭就是浪，甚至習慣了，埋怨自己的樣子。

路需要走出，框需要跳脫。這個大千世界繁榮如夢幻泡影，心靈乾涸如有海市蜃樓，一幀一幀閃過，鏡頭逐漸蒸發。

可能是年歲尚小，無法理解的太多；或許我們也只能這樣慨嘆，彷彿一切漫漫長夜終有微曦等待；說服自己還有很多美好能領略，像是，那些在黑夜裡指引著向前的微光，會這樣永遠停留在指尖的稍前方。

掀起的長浪淹過誠懇的聲音，腳踝刷過涼軟的浪。

即使是遠航的殘響，擺動的湧浪，或是海岸線的鳴唱，都趁著周圍沒人時偷偷埋在心底，又

期待哪天被聽見。就像欲動的細沙上，時代的浪看似不經意的覆蓋了，光的斑駁陰影。是呀，你我都站在浪頭，可我們又曾幾回頭？

「有對焦到嗎？很暗了耶。」

你盤腿坐在泥沙上，拿出相機，記錄下那些看見的時間。

「欸洗完照片我也想看看。」

你專注的等待，尚未抵達的遠方，霎那身旁，四溢流光。

「看我一下。」

浪是情緒構建而成的，時而湧動時而寂然，更迭間唯一不變的就是不停歇的拂過泥沙。也許是太多的浪，才交織交錯成這靛藍的夜。

大海的深沉和藹，潤了點淺柔的光。隨著那聲「喀嚓」劃破寧靜，我們相視而笑。

那天，我們向大海走去，藉以激昂，翻騰於浪，齊鳴於波。

是歲，民國二十二年也。

視線從時代的浪回到擁擠的街區。

鐵碗敲著柏油祈求，油耗味瀰漫著吆喝，雙眼緊黏著螢幕，陌生的人仍然在落寞的色間穿梭。猜不透他們的心之所向會降落在何方，只曉得都在勾勒一個模糊的輪廓。

風拍打在我堅毅的立領上。等待的人和廣袤無盡的遠方，何時抵達？我又該如何離開這座，腳下的舞台？

我低著頭，踏著緊湊的步伐；嘗試跟上那些，我說不出口的東西，究竟是劇本還是夜裡最高的湧浪？

崖邊的小花似我，一味纏繞著春光旖旎；當碎石入海，落進心底，我也惦記懸邊。儘管眼前繁華浸身，擾攘撫耳，逐漸步入清晰的光輝，我依然在念望時，只與黑夜擁抱。

好多光影，模糊了明暗；盛放的燈，暈開了情緒；萬千潮湧，渲染了時代。

這座城市，燦爛和晦暗如同翻騰的彼時。

名為年少的時代在翻騰。

「還好沒有人鼓掌。原來，我們仍然站在浪頭。」我向眼前這座城市獨白碎念著。

此時，旁白緩緩揭示著這一幕即將結束……  
鬼魂們彷彿潮汐，掀起無數衝撞又退去。桌上卸妝品散落一地。  
戲院的燈再度亮起。

## 賞 讀

### 黃雅莉老師

散文是用舒卷自然的文字，表現凝煉、深刻的人生體驗，相應地，則需要其語言表現具有一種內在的凝煉、含蓄的張力與彈性。這篇作品，遣詞用字純熟洗練、渾成自然，並具有一種內在的力度與質感。日常生活是激發人們尋找驚奇的根源所在，它也是人們從想像世界回歸的最終歸宿。校門外面對世界雖然只是尋常的日常，但作者卻能透過「不經意的一瞥」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鮮活的而又深沉的世界，就是這個世代的面貌，疫情形成的變動與滄桑。

全文的章法有序，從街頭到浪，從浪到時代的浪，再從時代的浪回到街區。題目「翻騰」既是海浪翻騰，也是時代的翻騰，更是心的翻騰。也許就在一瞬間，作者很能靈巧地捕捉到自己對時代和世界的感覺和感悟，營造一片美妙的想像空間象。但同時也有自我的反省和期待，以一青春學子，卻能對時代之殤有深沉的感知，實在難得。

## 青春散文 佳作

李容禎（實驗高中三年2班）

風城的孩子。雖然自家是做米粉，但對麵食情有獨鍾；雖然是三類組，卻對歷史和語文充滿興趣。

喜歡用文字記錄生活，也喜歡在米粉寮的巷弄騎單車，感受不同季節迎面而來的風。目前仍在學習如何優雅地走在狂風中。

### 作者的話

謹以此作獻給蘋果牌米粉。

大部份的人只知道米粉是新竹的名產，卻鮮少有人知道米粉的製程，遑論曾參與製作米粉。本就隱身於黑夜的手工米粉產業，竟無聲無息地被時代淘汰。我希望能在那些記憶消失前，為米粉寮留下一點紀錄。

謝謝評審老師和竹塹文學獎，讓米粉寮能被更多人看見；也謝謝新竹獨特的環境，造就曾經的米粉盛世。

李容禎

## 米粉寮

我的媽媽來自新竹的米粉寮，而我也在那個有著多變的風和米粉香的地方長大。

米粉寮，位在新竹市北區南勢里，是新竹名產的故鄉。百餘年前，我的祖先從泉州飄洋過海來到新竹，延續祖傳的好手藝，在南勢開枝散葉，建立米粉盛世。在巷弄漫步，在宅院間左彎右拐，所到之處不離米粉，也不離陣陣清風。

小的時候，我會在下午和外婆一同踏入米粉工廠幫忙，小小孩能做的不多，就是單純的將晒乾的米粉疊做堆，等大人來秤重，晒乾的米粉有時會卡著石頭沾上鳥屎，這些必須被剔除，可是米粉是刺的，一不小心手上就會多幾道血痕。

又過了幾年，有一晚我跟著外婆去做米粉，夜晚又黑又靜，但米粉寮的街上熱鬧異常，親朋好友聚集在工廠準備做米粉。凌晨一點，我的舅公就開始磨米漿，或許有人不知道，米粉是用在來米做的，有時會摻點玉米粉，有人說摻玉米粉的是無良商人，但其實摻了玉米粉的米粉更Q更好吃，而且不容易煮爛，價格也比較低。

我和外婆過去的時候是凌晨三點，大部分的人都到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我這個新來的只好這邊看看，那邊瞧瞧，偶爾幫大家遞水。終於，這一場壯觀的夜間魔術秀要開始了！

磨好的米漿已經蒸成糰，進到攪拌機和玉米粉和勻，現場水氣氤氳，蒸氣和香氣充斥整個空



間，即便是在寒夜，工廠內仍是酷熱難耐，這些人在這樣的環境超過一甲子，對於高溫早已無感，也練就一雙雙鐵砂掌，再燙的糶也是徒手就拿。這些攪拌完的糶會被送進用來桿平的機器，原本畸形不完整的糶，瞬間就成了漂亮的方形，捲一卷就可以進入下一臺機器。他們合作無間，在蒸氣瀰漫的工廠，白淨的糶和蒸氣化為一體，卻仍舊能快速地在大家的手中傳遞，在多臺機器同時運轉的吵雜環境中，不用溝通也能完美配合，達到最高生產效率，縱使現在多數人已酣然入夢，他們臉上絲毫不見倦意。

捲筒狀的糶會被壓成一絲絲的米粉條，直接下鍋水煮，這裡是全場最燙最霧的地方，由姪婆負責，煮熟撈起的米粉必須用冷水冷卻，才不會糊在一起，這是外婆負責的位置，將米粉條切成一段一段，並將它們整齊地排在竹編的米粉架上，這時的米粉很像麵線，軟軟的，手一捏就斷了。

隨著糶的減少，架子越疊越高，太陽也悄悄地從東方的地平線升起，這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米粉產業很重天氣，只要陰天就不適合晒米粉，因為空氣太悶米粉不會乾，要是溼的米粉放太久就會變質，必須移至室內用機器烘乾，增加成本又製造噪音。好險今天是好天，舅公載著滿車的米粉到另一頭的空地晒，在晒之前，還要把米粉再次梳整齊，買相比較好。

米粉架要放斜斜的，這樣才有利米粉風乾，舅公說：「米粉啊，是三分日晒，七分風乾。」正是新竹這不停吹拂的涼風和乾爽的環境，造就新竹米粉的風味。選擇風乾的地點也很重要，必須在照得到太陽的地方，寬闊有風的地方，架鐵架，放上鋪滿米粉的竹架，遠遠望去，就如同一座白雪覆蓋的小丘。

下午，日光漸漸緩和時，舅公會將米粉全部收回來，這時家中有空的小朋友就會來幫忙，將風乾的米粉從竹架上收下來，秤重裝袋，因為米粉風乾後會向上捲曲，如何在空間有限的袋子疊給顧客最大的滿足，這就是學問所在，我常常看著外曾祖母挑揀揀，把米粉疊的整齊漂亮，而且放著不會倒，重量也剛剛好。外曾祖母大概是整家族資歷最深的，雖然她已逾九十高齡，仍堅持加入生產米粉的行列，我們的米粉工廠是外曾祖父建的，但他已是米粉事業的第三代傳人，算是附近的有錢人家，外婆說她小的時候她們家是全村唯一有彩色電視的一戶，很多小孩放學就圍在她們家門口看電視。

收米粉的過程很容易掉米粉絲，因為米粉乾掉後，有些卡在竹架的縫隙，硬扯就斷了，硬硬的、半透明的米粉絲，散落一地就成了我們的玩具，我們一群小孩喜歡比賽誰能撿到最長的米粉絲。有一次，我好奇地將一根米粉絲放到嘴裡，好硬，沒有味道，或許有點塵土的味道，噁心，還是外婆炒的米粉好吃，拌點香菇和蝦米和蔥。

米粉的製程就是這樣周而復始，從外曾祖母到外婆到媽媽到我，然後呢？一代一代的傳承似乎到了盡頭，媽媽這一輩有十一個孩子，各自在外事業有成，沒人願意繼承這間老米粉廠，只剩舅公和一些老人苦撐。隨著眾人飲食習慣的改變，對於米食的需求大大降低，機器製造的米粉和來自中國的便宜貨更是讓手工米粉產業難以生存。前年，市政府要興建公道三，將我們家晒米粉的那塊地徵收了，沒有地可以晒米粉，這間碩果僅存的手工米粉廠無奈歇業。

夜晚依舊那麼黑，深夜的米粉寮也終於安靜下來，沒有辛勤的人們，微風也不再帶來米粉香。

曾經，整條街都是米粉工廠，如今只剩零星幾家，當年盛況難再。走進米粉寮，仍舊可見製造米粉的機器，懸在天花板的竹架，地上殘留的零星米粉絲，留給後人想像。老人已經無力，年輕人離鄉背井，下一代再也沒有機會體認製作米粉的艱辛，再看到深夜熱鬧的米粉寮。

每年十月，九降風最盛之時，米粉擻丸節總是吸引許多遊客來參觀，遊園小車載著一車廂一車廂的遊客緩緩駛入米粉寮，遊客一邊拍照打卡，還得一邊整理被強風吹散的髮絲，然而他們永遠看不到製作米粉的真實樣貌，只能和那些靜置的機器合影，看著在門口談天的老人們，或吃著活動提供的炒米粉和擻丸湯，他們不知道深夜的米粉寮有多辛苦，感受不到蒸氣的熱度，不明白看到曙光的喜悅，那是屬於米粉寮的記憶。

## 賞 讀

### 陳銘礪老師

以簡明清晰的文字敘述外曾祖父建立的米粉廠，進一步詳實描述米粉製作過程，以及分工合作的團隊精神，雖則辛苦，卻能從中獲得辛勞之餘的喜悅，尤其描述參訪米粉寮的遊客的驚異眼神，那襯托米粉製作所獲得的激賞眼光，道盡認真完成一件喜歡做的事，同樣能獲得讚許的價值；這種有意義的敘事寫作，不僅是散文特色，更包含了報導的精髓，實為難得佳構。

# 短篇小說

評審

蔡素芬  
孫德宜  
吳鈞堯

## 總評

本屆短篇小說的總收件數四十九篇，有部分書寫新竹相關主題，有部分則自由取材，但小說大抵不離表現生活中人與環境的衝突所衍生的各種考驗和領悟，作者透過表現技法呈現的領悟，試圖開啟閱讀者的小說美學體驗。

三位評審的首輪投票，聚焦出十二篇作品進入最後的決賽討論，其中兩票以上有五篇，已達得獎的篇數，共識算滿集中。但我們對每一篇進行討論後，對內容的評定互有調整，得出了略有差異的最後結果。這也是開決審會議必要的原因。

獲得首獎的〈若有回音〉書寫兒子與聾啞雙親間的對待關係，全文流蕩著善良的正面能量，細膩的文字充滿獨特的形容，三位評審一致給予最高分；第二名的〈餘燼〉寫家族中男性的同志傾向，不但繼承香火無望，遠房堂兄弟間還有特別的情愫，在情感的明與暗間，幽微的呈現了壓抑性，情感亦是十分細致，同樣獲得評審一致給予高分肯定；第三名的〈最後一個外送員〉聚焦科技發展的可喜亦可畏，無人機具有智能殺傷力，警示了科技運用的正反利弊，小說以類偵探的手法進行，引人入勝；佳作〈觀音相〉以雕刻著墨，刻寫懷母心情，既表達雕刻手藝，也寫出人的情感主導技藝的表現；另一篇佳作〈征服自我的脫口秀演員〉則為單調的新竹城市生活燃起一點火花，在俱樂部裡說笑打諢，別有生趣。

蔡素芬

小說包容的元素眾多，從語言特色，到人物形象、情節安排、節奏、主題意識、結構等等，結成一個有機體，哪方面特別突出了，都有令人讚嘆處，但哪方面失衡，以致影響整體表現，也令人惋惜。小說就在這層層疊疊的技術元素裡表達人性與情感，織就美觀的心靈觸動。在這批竹塹文學獎的稿子裡，既有得獎作的精緻編寫能力，也有雖未能得獎，但在某些元素的運用仍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寫活了人物形象和擅於營造語言風格，看起來像兩個元素，但這兩個元素加起來，卻可能連結成一篇結構紮實、情節進行具吸引力的佳作。這就是一加大於二的小說營造功力。功力的形成有其路徑：得獎後繼續書寫，未得獎則再思考如何錘鍊一篇好作品。持續書寫與思考，寫作才會變得有趣而使人豐富。恭喜得獎者。

## 短篇小說 第一名

夏意淳

研所就讀中。

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

## 作者的話

寫作是學校枯燥報告中偶爾的一瞬抬頭，像最新鮮的呼吸，甜美而輕盈。  
感謝新竹市文化局與評審的青睞。

夏  
意  
淳

## 若有回音

海光陪著外婆在新竹市區送喜帖，阿姨就要結婚了。

正是初夏時節，路旁菩提樹的葉子變寬變大，越來越綠，在風中不停搖曳，亂紛紛的樹影是豔陽中的一點清涼。

外婆突然感慨的說，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海光結婚，若是有那一天就太好了。海光親密的摟了摟外婆的肩，一定的啦，他朗聲的說。

外婆說話語調充滿抑揚頓挫，話語完畢，殘留在耳畔的一點回音也特別動聽，像一道彩虹，嘩一聲在天空散開，各色繽紛。海光聽著聽著，不免想像起母親若開口說話的聲音。

若聲音也有顏色，那母親的聲音應該是清涼的綠色，像今天新竹的風，是悶熱夏天中小小的輕盈溫柔，那聲音必然是如此，海光這樣想著，母親說話的聲音。

一

海光一直到五歲學會流利的說話之後，才從竹東外婆家回到父母的身邊。

「以後要照顧爸媽喔！」外婆叮嚀他，他雖似懂非懂，但仍用力點點頭。

海光的父母親都是天生失聰，端賴手語與文字溝通。父母對海光的關心在手語之間流盪的都是問號：「還好嗎？」「餓嗎？」話語簡潔，沒有回音。

父母親總是雙眼專注的看著海光，用飛舞的手勢表達殷切的關心，永遠耐心觀察他的表情反應。

父親是個木匠，專做訂製的椅子。他做的椅子木質紋理自然，曲線流暢，用傳統的卯榫結構，使整個木椅優雅別致。雖是單一品項，標價也不低，但因為手工設計精緻，來自家具店的訂單不少。父親手製的椅子是家人最紮實的依靠。

海光家的老屋尚在整建時，他們住在北門街附近。租屋窄小，又因隔出前面的工作間，除去廚房，只剩一間臥房。臥房裡的床壁上飾有花色雕刻，漆得棕黑剝亮。床頭櫃上方有一盞夜燈，方形燈罩是紅色的彩繪玻璃，是父親買的。晚上三人一起睡，夜燈亮著，暗紅色的蚊帳薄紗背後滲出墨黑的夜色。一家人擠在狹小房間中，海光喜歡靠著母親。大概是因為紅色燈光的影響，母親纖細的臉部線條和細長的單眼皮看起來彷彿木雕，比起白日，感覺更加端美。海光下意識地伸出手摸摸母親的臉，摸著摸著也就睡著了。

海光沒有上幼稚園，夏天時木作生意好，母親會讓他回竹東外婆家，阿姨會教海光算術和識字，他學得很快，不久就能自己讀童書。

為了鼓勵他，每寫完一本識字練習簿，母親就會帶他走長的路去小文具店買蠟筆。

他們母子手牽手走在府後路上，冬天時，風冷冽而乾燥，又強又硬，路兩旁的樹葉蓬散，發出清晰熾白的吱噠聲，宛若爆裂，母親把海光牽得緊緊的。海光感覺母親的手像綁風箏的魚線，嵌進自己的小手掌，歷歷分明的緊。等兩人轉進巷裡的文具店，風突然息止，一直嗡嗡在耳裡打仗一樣的砰啪聲才偃旗息鼓。在文具店裡選畫筆時，室內突然降落的寂靜，讓海光的耳底有一絲絲隱隱的疼。

母親也幫自己買紙和筆。母親寫得一手好字，海光學寫字時，她總嚴謹的幫他擦去寫得不好的，教他如何將一筆一畫仔細擺進方格子裡。

「像擺積木一樣。」母親用手比劃著。海光識字也學會手語之後，他與母親的溝通才算走出了黑暗的隧道，一路明亮順暢。

母親疼愛海光，做所有他愛吃的。他特別喜歡母親做的荷包蛋，焦脆的外圈，蛋白卻仍薄薄覆在半熟的蛋黃之上，襯以輕巧的幾粒胡椒。

六歲時海光迷戀上玩沙包，母親去城隍廟附近的布料行要一些碎布，回來縫成大小花色不同的各組沙包，餐桌上兩人各自做著手上的功課，或寫或縫，分秒光陰在無所事事中徐徐流逝，那是他們母子同在的時光。

毋須言語，海光從小就能真切感受到父母親對自己那些細微的好。

直到上小學後，海光才漸漸發現自己父母的不一樣。

小一時，母親會騎腳踏車去接海光，看他走出來校門時，母親會興奮的用車鈴向他示意。校門口人多擁擠，每次聽到熟悉的鈴聲響起，海光既不想讓同學發現殘疾的母親，又怕母親被人群推倒，聲音的源處有時難於分辨，他總是慌張不安的四下張望，盡是焦慮。

母親也會打電話給外婆。打通電話後按三個隨便的數字鍵，外婆家的人就會趕到家裡，有時是母親身體不舒服，大部分時候是海光發燒或受傷。

外婆曾半開玩笑地數落著海光小時患過的各種疾病。

「那個玫瑰疹啊，光發燒，疹子都發不出來，嚇死你媽媽！」

小時海光曾央求媽媽要自己做爆米花。母親幫他把爆米花放在瓦斯爐上加熱，不久，爆米花開始膨脹，陸續畢剝爆裂，有種小型的煙火感，海光興奮地大叫，一直叫母親看。然後爆米花表面開始鼓起來，聲音變少，但母親沒能及時發現，等到瓦斯關掉後，爆米花都焦掉了。

海光責備母親：「都是妳啦！」母親雖聽不到，但多少也從他的臉色猜到幾分不滿，趕緊跑出去重新買了爆米花原料。

雖然第二次的爆米花非常成功，但已經失去新鮮感。海光吃著索然無味的爆米花，對母親生出一種細微的隔閡感。

北門街的租屋是老房子，隔音不好，父親用小電鋸工作時，常會吵到鄰居。

有時有人會進來跟父親說，一陣比手畫腳後，父親也解其意，鞠躬哈腰直拱手抱歉，然後他會用手寫「不久會搬走，對不起！」。

有人會請警察來，解釋一番之後，警察只會溫溫的拍拍父親的肩膀，手寫下：「盡量小聲一點啦！」警察也無奈。

那時海光才剛上小學，每天都有新發現急著跟父親分享。有次做勞作，手藝精巧的父親教他繁複的摺紙技巧，摺出精巧的紙船得到班上最高分。放學回家後，母親去後面廚房做飯，父子兩人正說的高興。海光突然聽見身後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由遠而近。

「你這個人怎麼都說不聽！」那人高聲喊道。

海光聽到聲音才轉身過來，那人一個箭步衝上來，粗暴的一把揪住父親的領口，將他狠狠一推，父親一個踉蹌，往後撞向身後的牆壁，整個人落在地上，牆上的一根裁好的細長木頭喀一聲打中他的後腦，父親一時來不及反應，那人便拿住那根木頭往父親身上猛打。外面恰好沒有行人，桌椅拉扯推倒聲，各種落在父親身體上沉沉或清脆的聲響，這些在後面的母親都沒有聽見。海光急奔去找母親出來。待他們母子匆匆出來店前，那人已離開。

海光認得那人是隔鄰第三間家的左伯。

父親後來雖然努力自行站起來，但看得出腦袋仍昏昏沉沉。

晚上，海光見母親幫父親背上擦藥，黑紫的瘀傷散成一片青黃色的流域，血腫細脈漫在整個背上甚是嚇人，海光突然握拳在桌面敲出一記重擊，砰的一聲，一旁的水杯隨之發出輕微的震動。發現桌面的震動，父親望向海光。

「是我自己聽不到，不知道吵到別人！」父親簡潔的手勢。

那天深夜突然停電。

父親打開手電筒為海光照路，他們摸黑坐上床鋪，好像兩人正於夜間孤獨地走在田野上，他們的影子不時在對面牆上瘋狂地跳躍著，許是白日驚嚇未褪，那手電筒在父親手上不住抖動著。

## 二

雖然不能說話，但父親似乎從不顯孤單。

他製作椅子的時候異常專心，常常盯著椅子的細節許久。畫圖時，走路時，等客戶決定時，諸此種種，毋論結果，父親從未流露出落寞猶疑的眼神。彷彿生活裡盡是豐饒的線索，在他心裡敲出深邃的回音，而他每一刻都有收到。

即使安靜待著，海光都感覺父親正在等待，等待世界給他的回音。

比如家裡拜拜的時候。

家裡總是循節祭拜地基主。

地基主是向屋內拜。一炷香在手，三人並肩，在心中默禱，屋內無人，神前如此靜謐，在神前面，父母親應該能發出聲音吧，海光常想。他們舉香，煙氣緩緩游走身邊，空間裡散發著深靜的氣息。氤氳之中，或有神眉眼低垂，定定沉沉保佑著他們吧，海光想。

左伯打人的事過後，不久便是中秋。

隔壁人家拜拜燒金紙，金紙桶裡仍有餘熱，人便走開，不久，偶起的一陣風竄進去，餘熱便重新發出火焰，順著風向，火舌伸向海光家的木料，火勢突地猛烈起來。那時家中三人都在廚房，抽油煙機正轟隆作響，沒有人聽到外面的叫喊聲。突然有一個人衝進來，雙手推拱著三人往外走：「起火了，快跑出去。」

跑出去之後，父親急著將木料移離開火源，眾人幫忙，一陣慌亂。還好火勢隨即被撲滅，沒有釀成大災，損毀的都是父親的木料。

鄰居趕來道歉，表示願意賠償，被薰黑的牆壁也會重漆。海光發現剛衝進去拉走他們的竟是左伯，他的夾克背後被煙薰得髒污一片，但他毫不在意，正俐落的幫著母親收拾屋內，在眾人驚魂未定時，左伯就默默離開了。

父親那天也發現左伯，幾日後他帶著海光到左伯家道謝。海光轉譯父親的謝意並奉上母親自己做的鹹糰。他看見蒼白的左媽，身體瘦弱，突然領悟到甚麼。他拉拉父親的衣角，叫他要對電

鋸太大聲的事道歉，海光並順便問清楚左媽的作息。兩人回家後，海光告訴父母親以後下午兩點後再用電鋸，左媽心臟不好要午睡。

左伯後來偶爾會送一點饅頭過來，他是上校退休，人雖長得威嚴，但笑起來很親切。

「你是男子漢，要照顧爸媽喔！」他蹲下來對著才小二的海光說。

當日火災的驚恐，海光一直難忘。活在這個人聲擾攘的世界裡，只能靜默的父母有多麼脆弱。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不安。

搬新家時母親煮湯圓慶祝，北門鄰居們還有外婆阿姨都一起來，家裡第一次有這麼多親人同在，海光一會兒跟鄰居們說話，一會兒跟母親比著手語，他跑來跑去，興奮得一張臉紅通通的。

他陪著母親在廚房搓湯圓，裡面包的是加豬油的紅豆餡。湯圓在鍋子裡滾動，從白色外皮可以隱約看到裡面的紅色內餡。母親關起火，將湯圓連同滾燙的熱湯一同舀進小碗。父親如同以往，先喝一口碗裡的熱甜湯，然後吞下一顆湯圓，吞到一半，他突然縮起臉頰。

「好燙。」一旁的海光忍不住替父親說出來。

廚房裡只有他們三人，父親即便被燙得痛了，也只是安靜地不斷咂著舌。日光從寬敞的後院映入廚房，亮晃晃的空氣。

「好燙啊！」海光喃喃自語，又重說了一次。

廚房裡有空蕩蕩的回音。



新家的土地是父親的祖產，附近有人老屋翻新有人重蓋，那時正是新竹快速發展的時代，新的樣貌來臨前的凌亂街景雖是常態，但是在此地常居的人尚不多，一到黃昏，工人盡散，便生出一種荒涼感。到晚上多有野貓野狗遊蕩，讓海光覺得害怕。但能在市區邊緣有自己的房子，父親母親都很高興。

因為換學區，那時小三的海光必須轉學到附近的小學就讀，他心中有微微的志忑，像是獨自一人要到異鄉闖蕩。

有次放學，家旁邊的空地有幾個人圍觀，海光看見清潔隊的人正從一個小洞裡抓起兩隻幼貓，聽人說是掉入洞裡，掙扎出不來，嘶喊到無力發軟，奄奄一息時才被路過的人發現。

「應該已經死了。」有人說。

圍觀的人都說空地旁的人家怎麼充耳不聞，見死不救，貓都喊了一整天。

「可憐啦，兩夫妻都又聾又啞，那貓也是運氣不好。」有人為他們家說話。

母親雖沒當場聽到這些，但她知道後非常難過。

「那不是妳的錯。」海光手勢飛快，急著安慰。

或許是某種執拗的自責，母親對他的慰解無動於衷。夜色漸漸降臨，昏暗的燈光中，海光可以看清楚母親的臉，她沒表情的哭泣著，臉上的淚水慢慢地流淌。

這時父親走過來，輕輕拍拍母親的背，也拍拍海光的頭。

因為總是在勞動，父親的手雖冰涼，但手指卻是熱熱的，一股微微的暖意從海光頭頂緩緩泛出，平靜他的心。外面似乎另有幼貓在叫，海光側耳細聽，但過不久也消失了。

也許感受到生活的志忑，母親後來常常出來巡視。

母親只有在廚房時才感自在。

在灶前她總是小心翼翼，彷彿世界會因為自己手下的那幾滴醬油改變似的。父親特別喜愛洋蔥，有時海光在一旁陪著，整個廚房嗆味瀰漫，母親奮力切著洋蔥，他陪著流淚，但洋蔥只要入了鍋，母親便能炒出甜味。

家裡開飯時間並不準時，因為客人不知道何時會來。

有時客人來工作間挑選椅子，翻來翻去地端詳，父親會指出部分線條，請客人自行感覺那細節其中的用心，兩造在沉默中應對。只要客人無言以對之時，父親就微笑，就像是個看到大人做了滑稽事的小孩，那是一種既尷尬，又令人尷尬的微笑。

父親的手纖細而堅實，作圖非常乾淨，他的手靈巧在薄薄的圖紙上勾勒，工作時，他緊閉雙唇。海光常想，父親若能發聲，他的語速應該是非常緩慢的，像黃昏時天空的金色，閃耀但並不刺眼，薄紗一樣的金色，父親的聲音。

海光小五時因為學腳踏車不慎摔斷腿，父親每天晚上揹他去二樓的臥室。海光那時個子已經抽長，整個人掛在矮小的父親身上，感覺非常不好意思，即便只有短短的一段樓梯。他雙手環抱

著父親，父親小心翼翼地踏著窄小的階梯，他身上散發木香氣味那樣濃烈香沁，讓海光忍不住深呼吸。有時海光會陪著父親去送貨，搭著父親朋友開的貨車。

有次送到竹東，黃昏已漸消失，星星尚未亮起，隨即又開始下雨，車內儀錶板的燈在黑暗中發出紅光，映照著父親安靜的臉孔。汽車穿過一條條泥濘的街道。窗玻璃上蒙上一層霧氣，擋風玻璃上的雨刷來回交叉，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很暗的一段路，路邊尚未完成的建築物像凝固在黑色布幕上的灰色圖案，泛著微微的，粗糙的驚悚。

好不容易到達家具店。

那老闆又高又瘦，滿頭灰髮，嘴唇噉起的樣子顯得很精明。兩個看不出年齡的孩子蜷在牆角，海光不知是自己臉上，或是衣服上的甚麼東西出錯，引得孩子們吃吃直笑，他有些慌亂。

老闆請海光代問父親幾個關於椅子的問題，然後露出滿意的笑容。

「我們這一代新房子多，家具生意還不錯。」老闆本向著父親說，後來想起甚麼似的，轉而低頭看著海光的眼睛說。他很乾脆地付了現金，然後給海光一張名片，說以後有機會再向父親訂椅子。

「也可以試試做木桌嘛，用來泡茶的那種。」老闆最後補充說。

回程時，車上的三人都很輕鬆。停在紅燈前時，映入車內的紅光一閃一閃，襯得父親的臉喜

滋滋地。

新家位在巷底，有時父親要海光和他一起去附近家具店送圖樣，他們走一段長長的路去，父親牽著他專心地走著，一隻尾巴豎得直挺的貓穿過空無一人的巷道，巷道的牆壁迴盪著他們的腳步聲，腳步聲因而變得單調而冗長，海光總是將父親的手牽得牢牢地。

出了巷道，便有人家，有些人家把衣物被單晾曬在外面，流露出家常的底氣，讓海光覺得安心。但沒了巷道擋風，父子倆馬上感受到風的威力。正是夏天，新竹的風強，不帶爽氣，是突然起的一陣躁，總帶點沙味，停一陣，來一陣，總沒有真正停止的一刻。

那些曬衣人家馬上出來有所動作。

新竹的風總是這樣。有時起風的間隔拉長了，眾人鬆了口氣，陸續把東西拿出來曬，不夾不壓，大辣辣攤在陽光之下。然後突地大風又起，一陣強猛難擋，逼得人胡亂拿起手邊的重物壓好正在曬的衣或物。

沒有前奏，那風並非溫涼的撩撥，彷彿是警告，帶著輕微的惡意。

剛轉學後的某一個週三，母親回竹東，叮嚀海光中午一放學就自己跟著路隊回家，不要落單。

那日因為早上匆忙沒帶齊作業，海光被罰站了幾分鐘，覺得丟臉，中午放學時，他故意落後路隊幾步，發現也沒人在意，他遂光明正大獨自走向相反的方向。

海光自己繞遠路回家，一路覺得有點小興奮，才轉入一條荒涼的巷，突然一個髒兮兮的長髮流浪漢模樣的男人擋住他。

那流浪漢發出一聲低沉顫抖的呻吟，嘴裡不知嘟囔些甚麼，一步步向前，把海光逼到角落，他自己也蹲伏下來，他將海光下巴托高，他的雙眼冒火，滿臉髒污，眼白混濁而布滿血絲。海光退卻著，後背緊貼著牆，巷道的牆壁骯髒不堪，一股黏糊糊的，腐臭的濕氣滲入他的衣服，觸到他的皮膚，他使出全身力氣大叫。

完全沒有人聽到。

那流浪漢似乎被他的尖叫聲嚇了一大跳，著魔似的拔腿就跑，奔跑之中撞翻了幾個廢棄玻璃瓶，一路哐啷哐啷消失在巷底。

海光站起身撿起地上的書包，巷裡日光燦燦，但他寒得牙齒直打顫。他腳步笨重，恍恍惚惚走回熟悉的大馬路，他的心跳雖然急遽，但路上的車輛卻只緩緩前行，沒有人聽得到他的聲音，沒有任何人能承接他的恐懼。他一聲不吭，喉嚨哽咽著，眼睛噙著淚，勉力向前。

好不容易快到家，半路遇到父親，父親焦急地朝他跑過來，才一碰到父親的身體，海光就嚎啕大哭起來。

一直到小學畢業，海光常常想起那個下午——如果當時他不斷地呼喊，會有誰能聽見嗎？他從此長成一個沉默的孩子。

### 三

高中開學前，母親帶海光去東門街圓環一帶買制服。

天氣很熱，強烈的陽光把地面上變成一塊熱鐵板，怕被曬痛，外出時得快速移動，他們本來走在騎樓，中間有店面前正在卸貨，他們便沿著路邊走。海光鞋帶突然鬆開，差點絆倒自己，他蹲下來綁緊，母親為了躲陽光，專心快走，沒有注意到他蹲下來，她仍繼續往前走。當海光起身時，正看到前方有人正要從四樓頂潑水下來，恰好母親頭頂上。他急急向前，眼看來不及，他大喊起媽一媽……，母親完全沒有回頭。此時騎樓有一人突然衝出，將母親拉進去，水隨即整片落下。

那人出來路邊仰頭咒罵：「就叫妳要看一下，是怎樣！」樓頂的那人不甘示弱也回罵了幾句。叫罵聲正吵時，海光趕緊將母親帶離現場，都走過了好幾個街口，海光心裡仍是惴惴，但母親倒是一臉怡然，好像沒發生過甚麼事一般。

那天之後，日常中細微的恐懼一直沒有離開，海光走路時常不自覺的會往四方照看，腳步不覺都慢下來。

學校上地理課時，海光常覺得新竹真的是很小，自己將來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但有時

他又想，新竹好大，無數的縫隙都可能潛藏著莫名的殺傷力，母親不定在哪个轉彎或巷道，會遇到一兩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危險。意識到這點，他的胸口變得無比沉重，上課上到一半，總想跑回家看看。

海光想到前幾日和父親起的爭執，他要父親一定要堅持先收足額的訂金。

「你會不會做生意啊！」他老怕父親吃虧。

父親笑嘻嘻要他讀書就好，他的客戶都是好人啊，不用擔心。父親還回頭跟母親說海光真聰明，是稱讚的意思。

海光雖然嘴裡嘟囔，不知父親是哪來的勇氣，總願意相信別人。但他也承認，父親雖偶爾吃虧，但沒真正賠錢過。

父親對自己製作的每張椅子都有想法。粗模完成後，他會先坐在上面，先左右挪動看看椅腳是否穩固，最後他後仰，讓身體全然貼入椅面，保持同一個姿勢約五分鐘，感受結構，表情嚴肅幽深，彷彿在等候椅子的回音。

海光總覺得父母親想法過於簡單，但他們把日子過得清雅素淨，讓海光從未真正擔心過甚麼。

中秋節很快就要到了。

從很久以前開始，每當中秋節過後，左伯會帶幾碗北門街的熱芋泥和他們一起吃。因為左媽不能吃太油。

「這種東西要有人一起吃才好吃。」左伯說。

芋泥必須趁熱，他們顧不得說話，先埋頭靜吃。那淡淡的芋色上不見煙氣，裏頭卻是傷舌的燙，即便是上面爽脆的油酥亦消擋不住，逼得人不得不下心，一小匙一小匙舀。有時那油蔥炸得過頭了，海光便能嚐出一點點苦苦的香。吃完後，母親照例泡熱茶解膩。那是左伯和他們加熱友誼的儀式，一種熱熱的，靜靜的甜。

海光畢業後，如願考上新竹市區的大學，雖然不是熱門科系，但能早晚看顧父母，他覺得很高興。

海光去大學報到，從火車站走路回家，逆風的方向。

身邊護城河的水腥味在黃昏更是濃厚。在風的梳理下，身邊的背景或旁邊的人盡皆退去，難以並肩。不知怎地，海光今天特別感覺到自己的長大，彷彿是一個充了氣的氣囊，隱約微微地一鼓一縮，一個不斷褪皮的自己在新竹的風中逐漸成形。

那年暑假開始，他在火車站附近販賣無線電的店舖打工。

老闆宋哥雖有一副熱心腸，但卻是個糟糕的生意人。

海光每每想起宋哥的樣子總想發笑：腰上圍著圍裙，站在那裏洗碗；用抹布擦拭窗櫃上灰塵，在窄小的廚房爛熟的炒菜，初十五拜拜時，漫不經心地持香祈禱；對客人總是微笑，即便疲憊不堪，卻總是能在無止境的測試中保持耐心，像彌補某種技術上粗心的過失。但宋哥是善良

的人，店裡生意彷彿是受到某種恩典的眷顧，竟然還過得去。

宋哥教海光在交談中要回答問題，不要光是微笑，微笑。

宋哥熱衷於研究各種最新的電子產品，剛入手的是一支最新的大哥大，價格昂貴且體積龐大，簡直像塊磚頭一樣，是當時民國七〇年代最新的機型。

「看著好了，這玩意以後一定有發展，我們店裡也要跟上時代，先買支玩玩，準沒錯！」宋哥借錢買了很多未上市股票，等著大賺一筆。

海光喜歡修理對講機，好像一種秘密的通話，只要雙方同時開啟，便可溝通。他常想若是一種對講機可以直接通向父母的心底就好了，他們的世界是連助聽器都無法發揮效用的那種安靜。

發薪水時，海光幫母親買了一件嶄新的春裝，輕薄棉布印著黃色的花朵。

海光大三時的某個週日，從中午開始就烏雲密布，似乎只要再多用一點力氣，天空就會被擰出雨水來。奇怪的是，風竟然不吹了，失了平日的節奏，是不小心落下來的短暫平靜，有點詭譎的時刻。

中午時宋哥接到一個電話匆匆出門，到晚上才回店來。才剛進到店裡，宋哥便馬上把鐵門拉下，要海光將所有的貨品裝箱，一邊憤怒的說自己被騙了，那個朋友根本沒有幫忙買股票，宋哥跟人借來投資的錢全部泡湯，現在得先離開一下，他馬上就要搭末班火車南下想辦法。

「這些貨先搬回你家，可以賣掉就隨便賣掉，錢先放著，我處理好再回來找你，快點收拾，早點回家。」

宋哥將收銀機裡的現金全部拿走，匆匆離開。

才工作幾個月就失業，海光瞬間覺得很鬱悶，但也打起精神打包。

隔了幾天，房東要海光到宋哥的店整理剩餘的雜物，順便將鑰匙繳回，店面已經租出去了。

海光出門前，父母親正在午睡，他留了一張紙條在冰箱。

到了店裡，他才剛拉開鐵門，後面便有兩個男人出現眼前，伸出手臂將他抓住。他們把海光強押進車裡，用黑頭套粗暴將他的頭裹得嚴嚴實實。按方向推斷，車子應該是往東門的方向。他們的力氣很大，抓得海光好痛，車子不久後停住。海光被拖下車，他們順著一段長長的樓梯把海光推進一個房間裡，他被摔在地上。一股潮氣撲面而來，空氣中散發著惡臭味，外面隱約傳來狗叫。

有人條地扯去海光的頭套，粗糙的布邊瞬間割傷他的耳朵。

海光視覺尚不能適應百葉窗滲進來的微光，眼睛勉強才睜開。

帶頭的那人迅速往地面彈落煙灰。海光用眼光窺伺著他浮現在太陽穴上的藍色靜脈，那人皮膚黝黑，乾燥的指甲上一條條的縱紋，斑點浮凸的脖頸，腳踝上凸出的小骨。

海光想大聲叫喊著，卻發不出聲音。他同時擔心父母親，不知他們午睡醒來會不會找他。

那人忽然狠打了海光一巴掌。

「姓宋的跑去哪裡？」

海光是真的不知道。

像在審訊犯人似的，那人時而粗暴，時而低聲細氣，變換著方式威脅他。

那人憤憤地揪起海光的身體，一拳一拳不斷落在他身上各處，他的頭痛得像被一根鐵條刺進去一般。

最終那人暫時放棄，也許也察覺出海光並無說謊。

「我會一直盯著你，別想跑，我也知道你家，你爸不會說話是吧？」

海光最後被丟在東大路上。

怕臉上的傷引人側目，他轉進小巷。雖已無力窺探，但巷邊人家窗戶傳來電視劇的吵架片段仍聲聲入耳。不過才過兩個小時，但他感覺恍如隔世。他拖著累累傷痕，頭重腳輕，慢慢走回家。

父母親都在，看到他鼻青眼腫地，兩人都受到不小的驚嚇。

父親專注的看著海光激動的手勢，了解事情始末之後，他說欠錢的人本來就有錯，但是討債的人太粗魯。

但是——你沒有錯，父親說。

父親帶他去附近診所處理傷口，打了一劑破傷風，然後再到派出所備案。海光柔順的跟著父親，做完這些他心裡鬆了一口氣，覺得心安之後，腦筋變清楚了。他找宋哥店裡來往的廠商將存貨賣掉，將清單和錢交給母親保管。

以後錢再還給人家，還會相見，帳要清楚，父親謹慎交代說。

宋哥怎麼還會回來呢？海光對父親的單純相信覺得懷疑。

海光去找了別的打工，他偶爾會想起宋哥對未來的樂觀，現在想來，那些話就像一則薄弱的謊言。

#### 四

出社會後，海光變得很謹慎。

電信業果然如宋哥以前所說的蓬勃發展，海光也在火車站前開了一家小店，販賣手機和辦理電信業務，生意興隆。他幫父母準備了手機，開成震動模式，第一通簡訊順利發出之後，父親臉都亮了，溝通進入一個全新的模式，三人都非常開心。

宋哥來店裡那天是星期天，已經是他離開五年後的事。

「你小子竟然開店了！」宋哥是先到家裡遇到父親才來店裡的。

宋哥拿到父親轉給他的清單和餘款。

「你還真是有情有義。」宋哥話裡雖帶調侃，但眼睛閃過一絲晶瑩微光。海光突然對當時父親的天真有了理解，他總說宋哥是好人，會再相見的。

宋哥也在南部開電信行，真的入股電信公司。

「我這次沒被騙啦。」

宋哥以前欠的錢也都處理好了，為了清白做人，他一直努力。

他們去吃飯，交換名片，以後可以一起做生意，宋哥說。像兜了一個彎，他們的未來重新接軌，過去嘎然而止的一切，如今都有了回音。

春天時，阿姨傳來結婚的好消息，她就要嫁到台北了。老家的喜帖喜餅要麻煩外婆和母親。

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不忍外婆太累，最後一些喜帖換父母親和海光去送。

他們一家人去送喜帖。

海光拿著沉重的喜餅盒，喜餅上有阿姨和新姨丈的照片，他們甜滋滋的對著鏡頭傻笑。父親護著母親走在前面，父親偶爾用手比著地上的阻擋物要母親當心：盆栽，招牌，違停的腳踏車……。

海光在後面慢慢跟著，父母親前行的背影像一幀無聲的照片，框住了一個個靜止的瞬間。他們有時靦腆地相視而笑，僅用眼神就能點燃動作，那是被歲月薰陶過的默契。穿過言語的阻擋，

他們踏過生活中的千山萬水，兩人之間共享著一種微妙的安定感。

輕輕愛，多自然，看著父母親，海光心裡有微微的震動。

送完最後一份喜帖，他們輕鬆的在護城河的長椅上坐著休息。

近黃昏，風雖未停息但已微微，正是一天之中最舒服的時刻，護城河旁的行人道特別有一種讓人舒適的幽暗光線，令人感到平靜。

隨著季節，或急或緩，在新竹，風就是時間的形狀。

天空雲朵緩緩，一片來一片去。天好藍，雲顯得好近，海光感覺到自己的頭髮正被風輕輕撩撥。他仰起頭，讓臉迎著風，享受一絲輕盈的清涼。

父母親並肩坐看河面，臉上是沉靜歡喜的神色，並不顯露煩燥。像平常一樣，他們似乎正從容地，靜靜等著某個回音。

無關言語，僅僅是坐在父母親身邊，海光便覺心安。身邊的樹上葉片晃動，發出沙沙聲，不分大小，所有的葉皆能感受到風的存在。

海光突然想，父母親在生活裡的無聲等待，若有回音，應該就是像這樣的風吧，像這樣的此時此刻。

風微微，讓時間變軟變暖，他們靜靜等待，夜的來臨。

本屆小說獎稿件主題多元，呈現後疫情時代的城市真實樣貌：包括串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青春、奇幻、疫情以及對家庭與社會的關懷。除了現有印象的清交學子和園區工程師，還有在地的小學老師、健身教練和房仲等芸芸眾生。百態人生中，還多了因應疫情而起的確診主題和新興行業如外送員和網紅，還有最近特別時興的無人機和露營。主題也涵蓋從傳統技藝如木匠及染布、過去的原住民活動紀錄，到日據時代的賽馬與劍道等等。而短篇小說就貴在以特殊的觀察切入點，用精練的敘述語言與整體架構，好好地說一個故事。

若有回音寫的是亙古的風聲，各色風聲見證著人世間的良善。大多小說呈現負面的衝突與和解，而這篇卻在描繪諸多缺憾中，讓人看到少有的溫馨和樂，非常難能。如因爆米花而產生的隔閡感、吃湯圓的好邊聲、替病妻發難的左伯、還有為兩隻幼貓流的淚等，都像擺積木一樣，堆疊出不圓滿但終將走過的路途。甚至是串場的宋哥通訊電信行，也帶出手機的進步讓失聰者進入嶄新的溝通模式。科技始終來自人性，等風變軟變暖，是好人會再相見的。

## 短篇小說 第一名

張弘政

1996年生，目前卡在東華華文所第四年。

有一條叫妹妹的西施犬。

有一顆叫淡菜的臺灣玉。

有一隻叫蘭州炒飯的老鼠娃娃。

有一棵會結果蘋果樹，但我沒辦法取名。

## 作者的話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他，因為大家一定會愛上他。」——《怪物語》

雖然有一半的血統來自新竹，但這篇小說幾乎把自己對新竹的了解都寫完了。阿公阿婆離開之後，回去的理由也沒有了。這樣很好，回憶太過清晰，反而會折磨自己。

所以我得保持距離，免得感激與懷念混入不堪。

張弘政



祖塔的中央貼著一片金箔，映著香火、燭光和模糊人影。亮光整齊俐落地堆積，延伸成觸手般的峽灣。被侵蝕的金色殘存一些孤島，沒能熬過浪潮的，就只剩世代與姓名，在挖好的坑洞裡閃閃發光。

所有人拄著香朝中央前進，緩步地向亡者靠近。

爸說，金箔下全是陳家的男丁，只要人走了，金箔一撕，就能看見發光的姓名。

死亡就註記在旅程的終點站，就像地圖上的紅色叉叉，但知道有人準備好了，就等著把名字填上，抵達的日子又加快一點。或許祭祀從來都是為了自己準備，龐大的宗族把彼此模糊成相同姓氏的陌生人，提前拿香幫自己拜一拜，來世不要再有瓜葛。

我順著阿公、叔叔的名字，找到了可能的金箔。十六世是一片等待鐮刀的稻穗，唯獨右側缺了一塊，陳振揚就躺在那。姊姊說，那是烏雞叔的二兒子。

「雞公死了？」

驚呼聲劃過祠堂，卻沒有人因此停下，大家都理解這必然的反應，就像大家明白雞公將永遠躺在那，覆上亮晃晃的金漆。

聽見呼喚兒子的聲響，烏雞的身子或許一震，但沒有轉過頭來，靠著磚牆繼續和其他親戚閒聊，彷彿剎那的波盪只是冷顫，復原得悄無聲息。

但烏雞嬾站在原地，穿過一簇又一簇的宗親，望著我們。她放棄了難以前行的祭祀，高舉的香束被放下，輕靠腿上的光熱成了屏障，驅趕圍繞的親友。檀木的煙香掩蓋面孔之前，烏雞嬾目光從未移開。

姊抓起我的手臂，不顧祭祀還在進行，就朝著祠堂的門口走去。我們被焚燒後的刺鼻與障目包覆，模糊了彼此的輪廓和距離，我看見烏雞嬾眼眶的濕潤，隱隱約約，恍恍惚惚。

回程的路上，我盯著姊的背影，聽她抱怨我的魯莽和愚蠢。我想反駁，腦中的思緒卻拼湊不出一句敘述和邏輯。但在和烏雞嬾錯身而過的瞬間，我看見紅潤、看見淚光，唯獨沒有看見責難與悲傷。

我回想那些熟悉的死亡，阿公、阿婆、姨丈，我記得喪服的觸感，孝棍的重量，反覆的經文，但那些死亡太過陌生，除了發疼的膝蓋，什麼也沒有留下。

繼續向前，我想起國中養的多多，一條白色的小狗。我才出門，牠就跑了出去。等回到家，院子裡已經多了一塊隆起的土丘。

過了一個多月，我才能談起這場意外。同學們發出嘆息，因為沒人知曉牠的死亡，在大家的想像裡，牠還坐在院子裡搖著尾巴，追逐著飛過的蝴蝶和麻雀，就像他們暑假見過的那樣。

那一晚我抱著枕頭哭泣，沒有聲響，沒有抽搐，淚就靜靜地流，濕黏的溫熱掛在臉頰上。我覺得我害死多多兩次，第一次是沒有把門栓緊，第二次是把牠的死訊告訴大家。

可是我好想多多，牠卻日漸模糊，我得靠著別人印象才能確認牠飄忽不定的輪廓，牠的立耳、牠的腳爪、牠的吠聲。

直到回家前，我都在猶豫是否該叫姊姊停車，就算一步一步走回去，我也想回到祠堂告訴烏雞嬭，我還記得雞公站在鋁梯上，像隻螃蟹在布棚裡穿梭，也記得雞公忍著笑，把嘴角憋成線的模樣，我甚至記得雞公的聲音，即便我無法模仿也不會形容。

會不會烏雞嬭就等著這片破碎的記憶，只要拼起，腦海裡的雞公就能像不曾離開一樣？

前年阿公走的時候，爸打了通電話，要我們回家一趟。他不記得姊姊畢業後就留在高雄，只提醒我如果要讓姊姊載，別騎那台媽幾年前就報廢的機車。

從桃園到湖口只是一條直直的道路，只要過了地下道，就能沿著筆直的鐵軌找到平行的老家。媽不放心我一個人騎這麼遠的距離，但更不願意見到那個男人，所以叮囑路上小心，到了記得打通電話。

湖口老家是整排緊黏的透天厝，自從阿太公分房後，不論人數多寡，每房都分到一棟相同的房子。子孫多的，玩具和機車從車庫溢出；有出息的，在後門種上花草。他們都試著脫離陳家原先的模樣，血脈和基因卻讓這些建築毫無差異，每一棟都漫著腐朽。

我停好機車，門前的窄巷已經搭起鋼架，雞公就立在鐵梯的頂端，太陽把他的影子拉得細長，把我收納進他的身體裡。目光引起他的注意，他轉過頭來直視著我，反覆咀嚼的檳榔在他嘴裡發出濕潤規律的聲響，隨著注視越發清晰，我的身體被暑氣與黏膩纏繞。

直到我的眼神開始閃爍，才聽見那聲得逞的輕笑。

放好行李後，爸要我和烏雞叔打聲招呼。烏雞叔也姓陳，只是遠房得沒有自己的房子。但他

們家包辦了所有陳家人的喪葬，這是比透天厝還悠久的慣例。烏雞叔說他看過我還在學走路的样子，現在都已經快大學畢業了。他也有幾個兒子，大兒子叫陳振堂，二兒子和我差不多大，大家只叫他陳雞公。客語小公雞的意思。

雞公就像重製過的烏雞，更高的身高、更修長的四肢、更緊緻的皮膚、更加鮮豔的刺青。他們如此相似，除了唇齒間還滲著檳榔的紅，等著被時間染黑。

寒暄的尷尬來不及結束，烏雞叔就要我披上喪服，跪在靈堂的最前端，捧著牌位的時候，我理解自己的職責。即便守在病床的四個堂妹都在，也抵不過一個十年不見的長孫。我是一塊突起的拼圖，粗暴卻完美的填上了家族的凹洞。

儀式告一段落後，我環視著客廳搭成的靈堂。桌椅都被搬空，只剩靈堂、冰櫃，和鑲在牆上的電視櫃。堂妹們脫下喪服，回到門後的房間，留下外人們站在靈堂面面相覷。我走出老家，在騎樓選了塊還算乾淨的地磚坐下。

高矮不一的鐵皮屋把橘紅色的天空切割出鋸齒，擋住了建築後方的火車。只剩車輪行駛鐵軌的聲響，地面的震動，晃動的光影，再再重申鐵路的存在。

高速通過的火車颳起一陣迅速而劇烈的風，像是抱怨此處沒有可供停歇的站點，湖口人只能守著逐漸沒落的房舍，等待下一班火車經過。

或許是火車帶走意識，當我發現雞公的時候，他已經坐在我的身旁，相隔不到一片磁磚。驚恐引起他的興趣，他摟住我的肩，連拍好幾下肩頭，縮短了身體上的距離，也試著安撫心理上的疏離。

他問我是不是在台北念書，看見我點頭後，他又要我試著描述在台北的宿舍。

他閉上眼，好像等我帶著他，走進那間士林的雅房。

那是一個很小的房間，書桌疊著床架才留有地方走動。窗台沒有半點陽光，剛脫水的衣服就掛在曬衣架上，除了陰暗，空氣裡都是潮濕的氣味。

「好好喔。」雞公的反應出乎意料，眯起的雙眼裡滿是欣羨。

他說自己和幾個兄弟共用房間，從來沒有自己的空間。他的聲音綿延柔軟，幾度被周遭的噪音穿透，就像他小時候試著用浴巾和棉被搭成的堡壘，阻隔不了任何影響。雞公的憧憬一再被打斷，直到他願意向家人妥協。

我問他沒有上大學嗎？他撇了撇頭，沒有明說，但我曉得他指的是老家背後的科技大學。像

他一樣，不會讀書，也沒有錢離開湖口的小孩，最後都進了那裏。和老家相隔的道路成了血脈，寥寥無幾的後代都輸了進去，大學從此成了陳家的一部分，既不會倒塌，也不可能繁榮，只好渾渾噩噩熬過一年又一年。

「上了大學，我還是得在這，就別浪費這種錢了。」

或許是意識到氣氛凝重，雞公又靠近一點，幾乎是整個人貼上問我，有沒有帶過馬子回去。

「一個人住，是我一定一天換一個。」

我的手腳蜷縮得太顯眼，坦白沒說出口的真相。雞公先是一愣，但很快理解我的扭捏。他的右手罩上我的耳朵，才剛開口，疾駛的火車就帶走他的聲音，無法理解的話語成了一片白色，還能思考的耳朵被濕和熱浸得滾燙發軟。

等到火車離開，雞公又回到他原先的位置，剛剛的親密就像因車廂而晃動的陽光，只剩穿鑿附會的幻影。

我問他，以後打算跟著烏雞繼續做殯葬業嗎？他搖搖頭，正想開口解釋，還沒成句的文字就

散成一聲小小的嘆息。

他問我，死了打算怎麼做？

「可能就燒一燒撒海裡吧。」我聳聳肩。

「看吧，現在人已經不相信我爸那一套了。我也不信。」

我自責起自己的遲鈍，沉默在兩人之間汨汨湧出。他的大哥還在裏頭跟著烏雞準備下一場法事。彷彿整個陳家的人都相信來世。除了雞公，這個世代和家族沒有給他選擇。

「你呢？」

他問我大學畢業以後打算去哪工作？如果不想留在台北，要不要乾脆進新竹台積電。我露出苦笑，說我進不了科學園區。爸媽分開得太早，就連雞公對我的想像，也停留在烏雞叔誇大其辭的神童。但我也只敢隱諱地暗示出自己選了文科，沒辦法講出自己其實只是平庸。

雞公連忙道歉，說自己也不了解外面，只曉得科學園區裡的人都是天才，全新竹的小孩都靠那些工程師，吃著補助的營養午餐。

雞公其實不大喜歡科學園區，也不懂那些高科技，只是大家談到新竹，就只會討論那些東西。明明他們才是世代都住這的人，卻成了難民，過著和新竹人完全不一樣的日子。

「我常罵他們不懂新竹，結果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可能真的是我太笨吧。」

我還來不及接話，烏雞叔就走出靈堂，對著雞公大吼，問他是不是瞎了，怎麼連布棚歪了都看不出來。雞公沒有回話，逕自起身架好鋁梯，爬上鐵架。站在鋁梯的頂端，張合雙腿讓鋁梯靈活移動，梯子成了新生的雙腳，動作迅速，毫不遲疑，就像豢養的動物回到原生地般熟悉。

寬鬆的牛仔褲隨著動作緩慢滑落，挑逗似地露出半個的臀部。他穿著海綿寶寶的內褲，所有人都還忙著阿公的死，唯獨我注意到那雙渾圓眼睛，我們就這樣直直地對視。

恍惚間像是回到國中，班上所有男生都流行垮褲、玉米鬚和棒棒堂的年代。沒有升學的雞公跟著爸爸工作，或許時間就凝結在此，沒有成長，成了永遠的男孩與男人。我想起身替雞公扶著鋁梯，告訴他，我羨慕他的坦然，羨慕他的純真，我佩服他自食其力，佩服他找到自己的歸處。

但想起他聽見那遠在士林，不到五坪宿舍時的表情，又覺得自己從不知足，只會自私地相信別人的生活比自己順利。

雞公轉過身，我飄開視線，反射或許被解讀成心虛，雞公不發一語，拉了拉自己下墜的褲腰。

電子琴的音樂響起，還沒等雞公下來，法事又重新開始。大家拿起巧拼，選了一個角落跪下。烏雞叔彈琴，大兒子誦經，聲音含蓄遲疑，連被超渡的亡者都因為指引裡的猶豫而迷失方向，跪在後頭的我也鬆懈下來，微微地倒向一邊。

重新固定布棚的雞公早就下來，他靠在大門旁，冷冷地看著喪儀進行。靈堂太小，一點空間也彌足珍貴，沒有人在意雞公，均勻地瓜分原先屬於他，不過幾塊地磚的站立空間。

我挪動身子，卻又不曉得如何開口，彼此就這樣佔據著靈堂的一角，留下怪異且不自然的空白。我不敢再盯著他的一舉一動，只好往前一步，注視著還在生疏裡掙扎的法師。

斷斷續續的經文把枯燥拉得更加難熬，思緒脫離了生與死的界線，飄往虛無的空白。疲倦踏過每個人的頭頂，大家都在沒人注意的時候，偷偷地離開了此刻的自己，等到疲憊遠去，恢復精神的人又會挺直身子，彷彿剛剛的意外從未發生。大家就這樣輪流低頭又挺身，模擬成控制不了感傷的家屬，默默消化自己溢出的情緒。

客家人的喪禮冗長複雜，在以長孫身分參加第一場法事後，我相信自己意識到喪儀的本質。或許能讓亡者好走，或許能向外人展示孝心，但最重要的，是透過毫無意義的反覆，消磨生者的

精神。我們或站或跪或爬，等到功德圓滿，羽化登仙，遺憾已經遠去，恍若隔世一般。

或許烏雞的大兒子比大家感受的，還要更適合主持喪儀。

法事還沒結束，但我抓緊停歇的段落，卸下麻帽與孝棍。老家的客廳和廁所夾著廚房，為了避免和灶神相沖，上廁所前一定得把喪服褪去。見我開始解開腰上的繫帶，烏雞的大兒子矜持威嚴，暗示我再等等。但喪禮沒了長孫就無法繼續，所有人只能看著我離開靈堂。

轉進廁所，才發現雞公正在裡頭。他沒有關門，門框恰好掩住大半的身子，握著陰莖的手臂拱成一個全然相反的指引，提示旅人趕緊回頭。水聲潺潺，在狹小的浴間裡來回擺盪，不良的通風讓彼此的味道濃郁，我聞見身上的汗味蒸散成一股臭騷，和他缺水的本能交纏，最終匯流成一股無法承認上癮的腥。

他的雙唇與話語無法接軌，我的邏輯與思緒被高熱造成的雜訊侵擾，斷續的訊息拼湊出自圓其說的解釋。

我聽見一聲好輕好輕的「過來」，但不確定聲響從何而來，呼喚在腦海裡反覆迴盪，疊成雞公低沉平緩的嗓音。

我拖著僵硬發麻的四肢靠近，身軀滲著悶熱，一塊一塊化成黏液，最後只留下頭部和軀幹，像隻貪婪的蛇，靠著體溫與體味的指引，蠕動前進。

拉開拉鍊，浴間小得兩人只能比肩。我低著頭，連瞥過一眼的勇氣也沒有，半挺的陰莖讓發洩都變得困難，本能是欲言又止的慾望，斷斷續續卻從不止歇。直到空間陷入寂靜，才發現我們兩人都沒了藉口。雞公仍站在那，用手握著半掩的慾望，腫脹的鮮紅的掛著水珠。他輕輕搓揉著自己，落下的重量散落成無數的水花。

我抬起頭，發現他盯著我，彷彿自我進門，他就沒有移開目光，炙熱爬得我身體發癢，只能不發一語地再次低頭。

失望的聲響很細微，是微開的嘴迅速闔上又張開。好不容易碰觸彼此的雙唇無法甘心，靠著黏膩的唾液，激烈反抗的注定到來的分離。塵埃落定後，會有一聲小小的嘆息，隱幽的就像疲倦的喘氣，讓人難以察覺。

出了廁所，早先離開的雞公已經沒了蹤影。我想追上他的腳步，但烏雞叔要我快點穿衣，整場法事就剩一點，唯獨我忍受不了。他說長孫就是小兒子，既然被阿公疼愛，那也要替阿公盡孝。

所有堂妹都披著麻布做成的尖帽，被米黃的布料遮去大半張臉。她們的瞳孔裡肯定滿是怒火與疑問，但我毫不愧疚，腦子裡只有雞公半裸的身軀，連手中過粗的孝棍都隱隱發燙。

跪在最前頭的時候，我了解自己該告訴雞公什麼。他是無繼的次子，我是無後的長孫，我們的連結不只血緣，我們本應離開衰敗的湖口，尋見最近的車站跳上車廂。

轟隆轟隆從來就不是鐵軌的聲音，是肌肉裡驅使我們逃亡的血液。新竹放棄湖口，陳家放棄我們，這片土地是將被割棄的腐敗，但我們終究年輕。

今日份喪儀結束，天色已經黑了。我走出門，看見雞公靠著牆抽菸，星火隨著呼吸明滅，時而光亮，時而暗淡，打亮他因沉鬱而稜角的五官。

我走向前，依舊維持禮貌的距離，但總不受控的左手靠了上去，碰觸那被汗水風乾而黏膩的手臂。

「你以後打算做什麼？」

雞公的問題很沉，撲通一聲就陷進身體裡。我沒有辦法回答，只能盡力浮出水面，搖搖頭。

「我國中畢業就跟我爸做到現在，我不會做其他事。」他冷笑一聲。「聽我爸講，你爸是個

廢物，你靠自己一個人上台北，我還以為你多厲害。」

雞公扔下菸蒂，橘紅的火花被踩熄，只剩一兩粒星火，逃難似地跳向一旁，延遲一兩秒的黯淡。

雞公走回靈堂，在「嚴制」的粉色布幔淹沒他前，他稍稍轉過頭來。向光的我看不清逆光的他，於是他回到烏雞叔的身邊。

回到家以後，我拿出手機翻查。所有媒體都共用著烏雞叔提供的照片。那是一張他穿著風衣，站在海邊大笑的照片。

照片裡的雞公很醜，他的牙齒和唇已經泛橘，比出勝利手勢的手背上透著轉綠的刺青。

記者把他的雙眼打上馬賽克，不曾遲疑的我，也開始困惑起雞公的長相。他就像重製版的烏雞，只是他的眼神帶著叛逆與不屑，帶著想要逃離卻又無法離開的矛盾，帶著想要成事卻只希望家族認同的悲哀。

但記憶好抽象，他的臉反覆被靈堂的香、暑氣的熱、浴間的悶模糊，結果也成了一團相似的馬賽克。

但我曉得，只要我能精確描述雞公的目光，只要大家看過雞公雙眼，底下的討論就不會笑他8+9，不會罵他狗咬狗，不會說他死得好。

但我沒辦法，我不能用海綿寶寶內褲證明他的純真，不能用烏雞叔的吼叫證明他的無奈，不能用浴間的嘆息證明他曾經向我求助。

最終我滑掉每一篇新聞，讓雞公剩下因檳榔而泛橘轉黑的唇齒。

媽說，事情發生當天她就接到阿嬤電話。陳家的人住得太近，這些事情不找個外人講開，舌頭就會開始生蠱，在嘴皮鑽出一個又一個潰瘍。她不曉得我見過雞公，陳家的人沒一個好東西，逃出湖口的她不再談起那些煩心事。

她說雞公跟了好幾年的黑道，一直想要混出名堂。在討債的時候，對方拿出槍來，所有人的向後退了一步。

唯獨雞公讓槍抵著自己的胸口，他抓著槍管，告訴對方就朝這裡開槍。

雞公的老大就喜歡他這樣，年輕敢衝，做事不顧後果。

「結果『砰』一聲，神仙也救不了他。跟著他爸做事有什麼不好，硬要出頭。」

媽擦乾最後一個玻璃杯，摩擦聲就像尖叫、哀號、急煞。

回到房間，我躺在地上，就像中槍的雞公。溫熱從胸口流出，清晨的光輝照拂成金，身體卻逐漸發涼。先是高音的叫喚，然後是急促的警笛，反覆在胸骨的重擊，滑過臉頰的白布。

在獨自面臨死亡，意識消散之際，他是否也看見自己的人生在眼前一一展開，又是否因為二十餘年的人生太短，他才死得迅速，悄無聲息？那士林的雅房，或老家的浴廁，又是否占了他一個轉瞬或剎那？

姊姊對著地上如死屍的我大吼，她問我發什麼神經，總不是剛剛不敬，被雞公纏上，妄圖復仇？我差點開口，問她覺得祖塔的金箔下，我的名字究竟在哪？會不會就在雞公旁邊，挖好了契合我的坑洞，只要坦然接受，就能在他身旁尋見永恆的歸處。

但我開不了口，也起不了身，就像那日浴間裡的我，只能聽著雞公喘息，望著雞公沉默，連說出自己感受的勇氣也沒有。

所以我繼續躺著，直到姊開始大叫，媽的腳步開始倉促，雞公臉上的馬賽克成了祖塔的金箔。我才鎖上門，試著接受鼻頭的酸楚。



## 吳鈞堯老師

以堂哥「雞公」，因與黑幫衝突往生，擴及家族描寫。世界如此之大，何處是安身之所，是一個家族、一間窄房，或者只是一個牌位？生命意義的探索讓本篇作品具備深鑿內痕，對於主角搬遷到城市，而雞公被困在故鄉，只能從事家傳的殯葬業，也提出要出走、又難以走出的懸念。對比小說後面的「同志」情，於是知道困住的是身體、也是內在的流動。布局非常縝密，移動幾種受困空間，都能從容駕馭。

短篇小說  
第三名

## 田宴瑄

生於新竹、長於新竹，目前於科技業任職行銷，希望作回一個為自己寫字的人。畢業於臺北大學統計系、中興大學科技管理所。

## 作者的話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新竹人，這份肯定對我自身的意義不言可喻，學生時期在文化局圖書館架上手指一一摸過的書脊、在影博館的黑暗闌寂中看過一場又一場的電影……都是我對文學及電影的啟蒙及歷歷如繪的記憶。新竹滋養了少年的我，長成後也是竹塹文學獎鼓勵了我，讓我記得從小到大依然都想要的那扇創作之窗，依然開啟著。



## 最後一個外送員

一台電動機車倒臥路旁，後座綁縛著的外送箱倒架下來、將開口扯裂，灑落一地的湯與麵翻覆，將馬路浸染出深的顏色，但與旁邊血染出的深相比，顏色還是淺了些，面積也沒血染的那麼大……。

1

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交通警察羅溫，乘著自動駕駛的警車，僅花了兩分鐘左右便由三公里外到達。如今路上奔馳的車輛基本都是自動駕駛模式，警車駕駛系統能即刻規畫出一條最近、最快可抵達事故現場的路線；並且由於啟動了警備任務迴避警示，沿路上即將被經過的各式車輛都收到了通知，紛紛自動調降速度、往外車道移動，讓警車可以一路加速順暢抵達。

外送員安全帽撞飛在遠處，頭顱破裂、明顯死亡，已當場沒了生命指標，幾乎同時趕至的救護車，啟動緊急救護警鈴，一路奔馳著將遺體送往醫院。

電動車牌登記者是馮克，男性。羅溫看著手機警務系統搜索出的行照資料，與剛剛的死者臉部特徵相符。

留下一地的殘骸，與羅溫。沒有其他肇事車輛，外送員究竟是怎麼自摔的？當時的車流量也不大，幾分鐘前羅溫在警局透過中央系統收到路口人工智慧感測器偵測到的車禍事件時，看了警局大螢幕上一眼，附近的車道顯示很通暢。

羅溫從襯衫的前口袋裡掏出手機，將捲繞式螢幕拉出一半，仔細地將現場從各種角度一一拍照採證。

話說回來了，現在人類的外送員也非常少見了，人類載著外送箱、騎機車上路的情景在2041年看起來，可以說是非常復古的行為。羅溫坐回警車裡才細細思考起來。

羅溫今年三十八歲，那幾年外送平台服務開始席捲滲透全國時，他還是個十五歲的高中生，當年高中時非常流行午餐跟同學一起訂外送，換句話說，很潮。校門口中午時集結了粉紅的、綠的外送員和箱子，蔚為壯觀，當年還上了報。

當時外送員滿街跑，有的甚至同時跑兩家外送平台，全職拚時間拚速度接單，據說比起他們可找到的工作，外送員的收入相對之下還不錯。當時羅溫家隔壁和對門的鄰居小夥子，都幹起了外送這一行。羅溫還是有次下樓，發現經常性的停著兩台外送箱機車，才逐漸推測摸索到這件事。

警車自動駕駛著，羅溫坐在駕駛座，雙手只是習慣性的攀在方向盤上，他的眼睛望著前方，下班時間到了，車流開始多了，他轉頭看著那些剛下班的白領上班族，雖然坐在駕駛座上，卻全副身心都投入在手機螢幕裡。

現在的捲繞式手機，螢幕拉出來時可以延伸成一張A5紙張的面積，可以處理的事情也隨著面積變大而增多了。低頭族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一樣的，只是以前備受千夫所指，現在卻合法了，因為自動駕駛比人類手動駕駛更加可靠、安全。通常只有特殊狀況才會被切換為手動：例如嫌犯想逃跑時。因為現在車輛的自動駕駛系統可以被員警依據車牌鎖定，立刻讓車子減速、並且停下來。

當然，也有人特別享受駕駛的速度感、快感和掌控感，但通常這也是超速的前奏。

除了追捕犯人外，更顯而易見的是，高科技時代辦理交通事故案件，採證也比十幾二十年前輕鬆得多，各大小路口，有燈號誌的位置、有路燈的角落，都安裝了攝影機，城市已無死角可言。甚至警局早已導入人臉辨識系統，各號誌傳送回來的影像，可以與資料庫裡建立的城市居民臉孔做比對，立刻識別出違反交通規則者的身分。雖然這個議題至今仍爭吵不休，民眾認為走出門就已經被侵犯個人隱私，因此只有到不得不的關鍵時刻，警方才會動用人臉辨識系統，以免徒增民眾投訴的爭議與麻煩。

相信調出路口的監視攝影機，很快就會知道事故怎麼發生的了，羅溫想著。

2

羅溫回到警局個人座位，電腦的紅外線感測器偵測到座椅上有人員體溫，立刻在一秒內啟動，權限入口畫面顯示在螢幕上，羅溫眼睛看向鏡頭，通過虹膜辨識，權限開啟，他的警務系統呈現在曲面大螢幕上。

羅溫對電腦下達語音指令：「影像搜尋：東大路與北大路交叉口，往北約一公里，二十分鐘前」。警務系統嘩了一聲，畫面上跳出市區地圖衛星影像，逐漸縮小範圍，顯示出三架錄影機符合陳述，羅溫在標示著剛剛事故發生地點的紅點旁，用手指敲了距離最近那支的錄影機圖示，二十分鐘前的事發影像開始播放。

羅溫盯著曲面螢幕，畫面中，死者馮克騎著電動車經過，此時一架天上直飛下來的無人機，簡直像是對準他戴著安全帽的頭一樣往下垂直墜落，終至砸中他的腦門。馮克連同電動車，在巨大力道下不支倒地。

無人機繼續往上攀升，像絲毫無損的繼續飛行，終至離開畫面鏡頭。

這跟謀殺有什麼兩樣呢？羅溫驚詫地看著監視器畫面想著。

3

警局的後園空地，羅溫與同事叫的午餐外送到了，漂浮於空中的無人機紅燈閃爍三次，確認

目的地，像對人類眨著眼，準備降落。

如今霧霾瀰漫的城市天空裡，多種型號、尺寸的無人機飛行穿梭如織，五顏六色的LED燈幟穿越層層塵霧發出亮光，取代幾十年前的星子閃爍，但是朦朧了許多。

無人機在城市裡的物流據點裡停等，接收到單號訊息，便拎著保溫箱飛行至目標餐廳，餐廳人員將食物安置在保溫箱子，無人機五支彎曲的手臂牢牢地抱起箱子，再度起飛，閃著紅色或橘色的燈號飛往民眾家中。

為了方便無人機停泊，現在的建案特別流行雙倍寬大陽台。如果要遞送些大型物件例如小型家具，是非常方便的。

羅溫一直知道，所有網購平台的外送選擇裡，仍然有人類外送員的選項。但基本上除了特殊情況：例如無人機調度數量不夠、或是特殊物品需要人類保護，已經很少消費者會選擇人類送員了。

現在的人非常習慣、也更喜歡面對自動化的機器，不用花費心方面對活生生的人的各種眼神和情緒，機器讓人感覺安心自在，隱私也較獲得保障。

尤其在2019年末開始爆發、終至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無接觸風潮開始興起，並持續糾纏全球人類五年餘，終於在各國逐漸獲得群體免疫而流感化後，才逐年降低威脅性。但配戴口罩和不主動接觸的群體習慣和運作模式已經被建立和培養，尤其層出不窮的細菌和病毒仍不時傳出，人類再也回不去那個只有感冒才戴口罩的天真古早時光。無接觸大趨勢（此趨勢已經長達二十年）更推波助瀾無人機取代人類外送員的風潮。

羅溫在網路上查詢資料，通常有些特殊的運送物件或條件，會比較傾向選擇人類貨運、經由地面運送，像是高昂的珠寶，可以避免無人機被駭客破解、攔截而改變目的地；其他就是大型物件（如鋼琴、大型沙發、跑步機等體積以上）無人機無法載運，才會以傳統司機搭配自動導航貨車運送。

但就餐點外送而言，基本上是有大型活動導致點餐人數暴增、無人機數量臨時調度不夠，才會選擇人類外送員。

十多年前，無人機技術成熟，餐點外送平台陸續增加無人機選項，從縣市試點到全台全面上線的這段過程，引起一波波外送員的失業及轉職潮，外送員經年累月的外送人生，累積到的不是專業或特殊經歷，轉職更顯困難。這些外送員當時還發起了遊行，抗議外送平台導入無人機，是罔顧他們的工作權。

其中一定比例的外送員經由平台培訓，轉職為管理無人機，執行協調工作，但畢竟是僧多粥少。

那大部分的人類外送員都轉業到哪裡去了呢？這是個好問題，羅溫從來沒想過。

4

羅溫重回車禍現場蒐證，並沒有看到任何無人機撞擊後可能掉落的明顯大塊殘骸，只有一些碳纖維複合材料的黑色碎屑。羅溫取回警局送驗。

馮克，現年五十歲，依據外送平台登記的資料，他在2020年就加入外送平台，一送就是二十年，可說是特級資深的外送員。

馮克與前妻於六年前離婚，馮克另覓居所，前妻則擁有女兒的撫養權和房子，馮克每月匯女兒的教育和生活費到前妻銀行戶頭。

據馮克前妻表示，其實馮克早已不靠外送員的薪資維生，零星的外送單並無法養活他自己與就讀國中女兒的教育費。他主要的收入來源是股票操作和網路上虛擬貨幣合力挖礦。

羅溫很好奇這時代幾近鳳毛麟角的人類外送員，到底還在送什麼樣的單，出於好奇和疑惑，他分別撥了視訊電話給馮克手機裡登記的三家外送平台，出示警員證，要求提供馮克最近一個月的送單紀錄。

依據三大外送平台傳送回來的資料顯示，這個城市的東部，都是他曾經接單的範圍。更進一步地說，城市東部，只有他一個人類外送員仍然活躍。然而三大外送平台合計起來，馮克最近一年最多外送單的一個月，也僅只到達十件。

而馮克人生的最後一件單，是在將牛肉麵送往一名男子家中。幾個小時前，案發後沒多久，男子已在手機外送平台上發現餐點因事故未能到達。現在接到自稱是員警的羅溫電話表示，外送員在送餐過程出了意外已逝世，他驚愕之外帶著罪惡感表示，他不應該選人類外送員的，他只是希望能增加人類外送員的收入，所以偶爾想到時，他會選擇人類外送員。他看了馮克的照片表示，馮克替他送過應該有兩三次的單，印象中是個很平常的人，就像鄰居阿伯或路人一樣那麼的平凡。

除了最後這筆牛肉麵，這個月只有其他三筆紀錄：華廈訂的單人份午餐；十六杯醫學大學訂的飲料，還有一筆是小學生訂的昆蟲。

華廈單人份午餐是一位長者點的，羅溫並未致電詢問，他推測是抱有懷舊情懷的族群，這種族群通常偏好人類外送員，據他們說：比較有溫度、像回到年輕時光。

十六杯醫學大學地址訂的飲料，點單人是一個年輕護理師，護理師表示是忙碌中按錯了，取單時有點意外是人類送來，才發現自己選錯了。

小學生則惶恐的說，只是想測試是不是真的有人類外送員服務，他不是故意的，只是想訂獨角仙來養，不知道會有警察來詢問。

最近一個月的外送訂單紀錄沒有什麼特別的，一無所獲。

5

人類外送員被無人機砸中導致身亡的影像畫面引起社會譁然。有人猜測多半是無人機故障、也有陰謀論認為外送員馮克可能有金錢債務糾紛，被仇家以無人機暗殺、亦有人認為無人機被駭客操控引發失控，撞擊外送員導致身亡是件意外。

有過去曾經擔任外送員的人民，悲憤的對鏡頭激烈發聲：「就知道無人機是不可能安全的，以前剝奪我們的工作權，現在竟然還因為無人機丟掉了性命。」

羅溫耳裡聽著新聞台播報無人機殺人案的嘈雜聲音，嘆了口氣。即使錄影畫面放到最大，監視器拍到的無人機並不清晰，無法仔細看清型號，恐怕要等碳纖維複合材料的化驗出來，依材料

追蹤是哪家無人機公司生產製造的。但羅溫也對此不抱太大期望，因為各家無人機製造廠商所採用的材料配方大同小異，重疊性也很高。

也許可以從馮克的網頁瀏覽紀錄找到什麼蛛絲馬跡。依據前妻的供詞，如果他沒有改變生活習慣的話，除了接單、採買生活用品或食物外，馮克其他時間都很少出門，大部分時間他都在電腦前。

但羅溫打開馮克手機的網頁搜尋紀錄，竟然被清除得一乾二淨。

據馮克妻女表示，以前馮克就嚴禁別人碰他的手機或電腦。前妻還說，和馮克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但自她認識馮克起，馮克就是個電腦狂，本來喜歡他誠懇忠厚的個性，但十年前外送員工作機會受到排擠後，馮克仍堅持不另找正職工作，他喜歡騎車的感覺。由於馮克的經濟狀況比之前更不穩定，兩人為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爭吵摩擦日益增加，逐漸冷淡，漸行漸遠。

羅溫對著眼前虛擬實境通話中的馮克前妻3D影像問道：「所以他繼續堅持做外送工作，是因為他喜歡騎車？」

前妻的黑眼珠往左上移動，表示她陷入回憶思考，她想了想表示：「是的，馮克的個性很封閉，相較起其他工作，外送員不需要與固定的人保持交流或維繫溝通，他很喜歡這種自由自在的工作。」

馮克曾經向她說，他特別喜歡在大街小巷裡彎馳和熟悉的快感，他能感受到城市更迭改建中的各種細微變化。

除了外送紀錄，也許可以從他的電動車行駛紀錄來找蛛絲馬跡，羅溫想。

6

馮克的電動車損壞程度不大，由於無人機基本上是對準了他的腦門掉落，車子本身的損毀只有傾倒時撞擊地面而掉落的外殼和車燈。

現在的電動車都已經微電腦化，配有 GPS 導航和行駛紀錄，等於是電動車的黑盒子。羅溫向電動車公司提出調查申請，請他們提供馮克過去三個月行經路線。

羅溫面對著電腦篩選、過濾馮克電動車的行駛記錄和對應的時間，自助餐店、麵店、大賣場、3C 電腦中心，還有些私人住宅和機構，看來都像他個人前往消費的店家、或是接受外送의 餐廳和住宅，看起來沒有什麼特殊的。

但此時羅溫注意到，十天前馮克的電動車曾經跨區前往一個新創物流公司，在那裡停留了兩個小時才返家。羅溫對電腦下達語音指令：「搜尋紐約客物流公司」。

曲面大螢幕出現搜尋結果：

· 紐約客物流公司是成立於 2040 年的新創公司，主要業務是提供新型物流商業模式，讓電商流程到消費者的最後一哩路更加通暢，更重要的是，兼具保密與安全性。——紐約客物流公司官方網站

· 紐約客物流公司，誠徵正職人類外送員，固定月薪，專門替企業送交貨品，每月件數不過二十件。——獵人頭，最懂你的職涯大師



徵才網站上張貼的職缺吸引了羅溫的注意力。他打算前往紐約客了解一下，也許馮克就是去應徵人類外送員的。

7

物流新創公司位於科學園區旁新造鎮的區域，這塊區域二十年前時還是偏僻鄉鎮，如今已蓋滿商業大樓和集合式住宅大樓。紐約客就在集合式住宅大樓的其中一戶，登記為公司地址。

羅溫面前坐著看似只不過三十來歲、跟自己同世代的執行長暨負責人，遞來的名片與網路搜索到的公司負責人一致，自我介紹叫吳宇倫，身材高挑，穿著淺藍色襯衫，長長的臉雙頰微凹，膚色白皙，架著一副圓眼鏡，氣質很斯文。

「是這樣的，我們搜索到馮克十天前曾經來貴公司停留兩個小時之久，想請問他來這裡的目的是？」羅溫說。

「我們在徵求專職人類外送員，他寫 e-mail 來表達面試意願，我們就請他來了。」吳宇倫道。

「這是什麼時代了，為什麼需要專職人類外送員？」羅溫說。

「我們是物流新創公司，當然需要嘗試各種物流運送模式。」吳宇倫說。

「包括復古的人類運送模式？」羅溫說。

「當然！人類的運送是有溫度的，這也就是馮克這種人依然堅持在做外送一行的原因。」吳宇倫說。

「嘗試各種物流運送模式……你的意思是說，這是個測試計畫的徵才？」羅溫問道。

「簡單的說，紐約客物流公司的成立，是我想透過區塊鏈技術，將物流和供應鏈的過程優化、加以追蹤紀錄，並且區塊鏈有一個特性是，不可竄改。這麼說好了，例如一隻雞如何從農場到你的餐桌上，牠在每一道站點的位置和狀態都是區塊化被紀錄的，例如經過宰殺廠後，只要少了500公克出來，立刻就會被系統察覺。」吳宇倫道。

「這個我略有聽聞，不過，區塊鏈可以應用在供應鏈領域，節省成本、提高安全性，應該已經不是新鮮事了？」羅溫說。

「警官說得沒錯。」吳宇倫說。

「但是……，」他接下去說：「我們有一個重點是最後一哩路，就是成品從倉庫出貨到消費者手中的最後這哩路，這仍然是很難克服的一步。我一直在思考無人機與人類外送員之間的優缺點。」吳宇倫說。

「所以你對外徵求專職人類外送員來進行測試計畫？」羅溫問。

「沒錯，但我跟馮克只說明了薪資和工作內容。」吳宇倫說。

「工作內容具體是什麼？」羅溫繼續問。

「跟所有外送平台一樣，只是他變成被動式的，只要在上班八小時內，一收到訊息，無論他現在正在做什麼事，就必須立刻取貨送貨到目的地。月領固定薪資，件數不會超過二十件。」吳宇倫說。

「你要測試的是什麼？」羅溫繼續問道。

「測試被搶劫時，人類外送員的反應。」吳宇倫說。

「……為什麼要測試這個？是因為你的客群目標是高單價的特定物品運送嗎？」羅溫問道。

「沒錯。現行的無人機在運送貨品時，容易被駭客破解而改變目的地，所以目前亟需以區塊鏈加密，加密後，除非遇到實體搶劫，否則的話都是高度安全的。跟無人機比起來，人類外送員的意志和動機無法加密，但是，他們可以在搶劫的當下做彈性臨場反應，也就是可以抵抗搶劫。如果我們能找到最後一哩路最適合的應用路徑、優化最後這哩路，可以依據貨物的內容，自動判斷運送的路徑，高單價物品的可能適合以區塊鏈技術加密後的無人機系統運送，因為加密後已經不會被攔截，我們可以放心將高昂物品送上無人機；但也可能更適合人類外送員，因為職業道德和人性善良會讓他盡力保護手中的包裹。」吳宇倫說。

「但是人類外送員仍然有可能會掉包包裏內容物？無人機也可能照樣被一把手槍打下來？」羅溫問。

「是的，所以需要些人類外送員來進行初步測試我的想法，也許會是綜合性技術的結合，以區塊鏈加密後，讓人類外送員遞送，他就無法調包包裏，因為只要中間任何站點出現錯誤，會立刻被系統察覺。」吳宇倫說。

「所以你想測試馮克的是，人類外送員在遇到搶劫時，是否比無人機有保護貨品的優勢？」羅溫問。

「沒錯，或是，我透露出裡面是足以改變他人生下半場的高貴物品，外送員會做出什麼反應。」吳宇倫說。

羅溫覺得非常荒唐、大惑不解的望著眼前斯文的圓型眼鏡男子，繼續問：「所以你開始對馮克做搶劫或道德測試了嗎？」

吳宇倫說：「還沒有，十天前我當下告知馮克他被錄取了，畢竟現在騎電動車送小型物件的人類外送員真的太稀有了，目前為止也只有他來應徵。但這幾天都還在建立人事資料及薪資檔案，實際測試的計畫也還沒擬定完全，我本來想接下來這幾天給他安排幾件送件計畫，沒想到就發生這件事。」

「貴公司有竄改無人機的駭客能力嗎？」羅溫不動聲色地問。

「有的，其實這並不是太刁鑽的駭客技術，其實我們的技術人員是做得到駭入無人機的，當然這也會是我們長期測試計畫的一環。」吳宇倫回答道。

「這架無人機你看過嗎？」羅溫拉開手機螢幕，找出事故現場拍下來的無人機殺人並遁逃的畫面。

吳宇倫早已在新聞畫面上看過無人機竟如同瞄準般降落砸向馮克腦門的畫面，絲毫不感到驚異，他只略看了一下就表示：「現行主流的無人機種外型差異不大，就這個影片我看不出來這架有什麼特別。」

「是嗎？」羅溫不愠不火的細細觀察對方男子的神情。

吳宇倫看了羅溫一眼，鏡片後的眼神非常淡定，彷彿早已猜到警員懷疑他，他回答道：「就算我有無人機駭入技術，但我為什麼要謀害他？」

8

羅溫鬱悶地坐入自動駕駛警車，就在吳宇倫說他們有駭入技術的當下，他幾乎就想當場逮捕吳宇倫，但除了缺乏證據外，吳宇倫說得也沒錯，新創公司正缺乏人類外送員做測試，他有什麼理由要殺死馮克？

回到警局，車禍現場的碳纖維複合材料碎片化驗出來了，確實是屬於無人機的製作材料，上面也呈現馮克的血跡反應。好消息是，鑑識人員告訴他，這款材料屬於近期才研發成功的新型複

合材料，據說可以使無人機更輕盈、卻更堅固。目前只有一家無人機生產公司已經率先導入並開發成功。

「難怪經歷巨大撞擊，把安全帽都敲破了，還可以絲毫無損、頭也不回地飛走。」羅溫對鑑識人員苦笑道。

羅溫回到電腦前，他很順利的就透過該無人機製造公司，調到該款最新型無人機的出貨購買紀錄。該公司是國內多家生產製造無人機的龍頭廠商之一，看到新聞正在報外送員之死，正在懷疑畫面中那架肇事的無人機是自家生產的，就在此時，接到羅溫的電話，業務人員很迅速地寄出購買紀錄交給警方。

最新型無人機開賣不到三個月，並且價格比一般高出不少，購買者還不算太多，目前全台累計只賣出一百多架。羅溫一看著購買者清單，主要是外送平台買了十餘架來做飛行送單測試，其他大多是中小型公司行號，應該是買來做為商店自用的外送用途。羅溫一行行往下看，偶爾出現幾個個人的名字，甚至他看到有網路上知名的開箱博主，看來，他很快就會在網路影音平台上看到這款最新型無人機的開箱心得了。

羅溫的心臟忽然地用力撞擊了胸腔一下，他彷彿看到馮克的名字，他感覺頭暈眩了一下，再仔細辨識，馮克，一模一樣的名字和地址，馮克在十天、也就是前往紐約客物流中心面試完的那天晚上，透過購物中心購買了那款兇手般的無人機。

9

羅溫沒想到需要把事故人當作嫌犯破解調查他的電腦。羅溫找來電腦專長的警察，連袂來到馮克的家中，將馮克的電腦，以及網路虛擬貨幣挖礦的所有設備，都載往警局調查。

馮克的妻女已不同住多年，無法猜知馮克使用的密碼，電腦資安警員花了一些時間破解馮克的密碼，才終於打開電腦畫面。

映入眼簾的盡是高階駭客使用的管理應用程式，其中也包含了無人機駭入的解碼紀錄和實驗，電腦資安警員坐在馮克的電腦前，快速地查詢瀏覽，並同時簡短告訴羅溫目前為止的發現，依據電腦內紀錄，馮克已駭入外送平台為數不少的無人機，但只是在中途多繞了幾圈，依然送往

目的地。僅多了幾分鐘，外送平台竟渾然不覺。

羅溫和電腦資安警員同事互看了一眼，背脊發涼。原來外表平凡、從事傳統外送員工作的馮克，其實竟然是個技術高超的駭客。馮克如果想讓無人機定位在自己正在移動的位置往下快速降落，這恐怕對他來說也不是件多困難的事。畢竟電動車都已經內建GPS，萬物連網，還有什麼不能突破。

此時，紐約客物流公司吳宇倫撥來視訊電話，他想到當時與馮克會議的對話，過程都有錄影，紐約客與馮克簽署了計畫保密合約，同時紐約客也承諾非經馮克同意，會議內容不會流出授與第三方，但如今馮克已故，為了查出真凶，可以提供給警方參考。

看來吳宇倫試圖想免去兇手的嫌疑吧，羅溫想。

長達20分鐘的畫面，在如今8G的城市建設下，網路快速得嚇人，僅只花了幾秒鐘便寄到羅溫的警局信箱。

羅溫告訴電腦：「打開影片」。

畫面上是紐約客物流公司的會議室，鏡頭從上方照下來，吳宇倫和馮克各坐一首，如同幾天前羅溫與吳宇倫的場景。

五十歲的馮克，穿著鼠灰夾克，黑長褲，看起來就跟一般路人沒有任何兩樣，鏡頭上，眼神晦暗，言語不時停頓、不自信，誰會想得到這是個實力高強的駭客？

吳宇倫：「這些年日子過得怎麼樣？你覺得做外送員的成就感是什麼？」

馮克：「現在沒什麼單接了，日子真的很無聊，其實我很喜歡外送的，我就喜歡不需要跟別人多說話的工作，想接就接、不想接就睡覺。而且我也很喜歡騎車……」

吳宇倫：「對於無人機取代人類外送員，你的想法是什麼？」

馮克：「無人機取代低階單純的人力作業，也是很正常，畢竟是2041年了，一個行業做了二十多年，被淘汰是難免的。就像三十年前，家庭手工基本就已絕跡不是嗎，但我的小時候，都還看著媽媽做呢，工廠化、工業化、高科技化，有新的來了，總是有舊的要退潮。」

吳宇倫：「那你為什麼還繼續做？」

馮克：「我就在等。」

吳宇倫：「等什麼？等政府補助？」

馮克：「等一個機會。」

吳宇倫：「什麼機會？」

馮克：「無人機變成真的殺人機器的機會。」

吳宇倫：「……你在說什麼？」

馮克：「媒體和政府是不會放心力在人類外送員這種平民小卒的，無論是十年前外送員上街頭，還不都是不了了之、無疾而終，政府說要輔導轉業，但我仍忘不了十年前我兄弟撐不下去的那刻……。現在人類外送員更是沒人在意了。但不是有那句話嗎……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鐘，我就在等那十五分鐘……。」

畫面中的吳宇倫搖了搖頭，顯然對馮克的一番自白已經開始感到無聊，他清了清喉嚨，回歸正題說道：「……好吧，我們來談談工作內容。」

同時間的警局裡，羅溫耳裡嗡嗡吵鬧著的背景音，是警局裡的大電視裡，仍然在爭吵無人機殺人的追蹤報導，談話性節目五個人繞著半圓形桌面一字排開，勞動部官員、大學電子系教授、未來趨勢專家、業界律師，還有誰？固定上節目的政治名嘴，他正在張著嘴大聲批判現任政府官

員擬定的無人機管制法漏洞百出，放任無人機天上飛導致此起交通事故。另一張嘴，律師張嘴了、官員張嘴了、此起彼伏的聲音，變成沉默著的羅溫正在看的馮克面試影片的背景音……。

畫面裡吳宇倫說：「很高興可以認識你，希望你收到我們通知後就開始工作。」

馮克此時嘴角往上扯了一下，露出一抹既苦又詭秘的笑，他首度坐正，挺直肩膀回答道：「沒想到，送餐二十年後，外送員竟然還有一份正職工作。」

## 賞 讀

### 孫德宜老師

本屆小說獎稿件主題多元，呈現後疫情時代的城市真實樣貌：包括串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青春、奇幻、疫情以及對家庭與社會的關懷。除了現有印象的清交學子和園區工程師，還有在地的小學老師、健身教練和房仲等芸芸眾生。百態人生中，還多了因應疫情而起的確診主題和新興行業如外送員和網紅，還有最近特別時興的無人機和露營。主題也涵蓋從傳統技藝如木匠及染布、過去的原住民活動紀錄，到日據時代的賽馬與劍道等等。而短篇小說就貴在以特殊的觀察切入點，用精練的敘述語言與整體架構，好好地說一個故事。

最後一個外送員寫的是未來的科幻主題，卻引人思索現在身為人類的獨特可貴性在哪兒。縝密的人工智慧科技固然帶來便利，但所帶來的反噬殺傷力，一直讓我們無法縱情擁抱科技。一場人類外送員和無人機的角色，外送員被無人機砸中身亡，看似落敗但卻引發一連串骨牌效應，包括提及安迪沃荷的十五分鐘成名時間。人類的獨特可貴性，來自色色款款不同的 individuality，這本就 and 機造的一致無誤大相逕庭。「等無人機變成真的殺人機器的機會」，只是向人類工作人員不可預期性的獨特，致敬。

短篇小說  
佳作

汪恩度

曾獲打狗鳳邑文學獎，著有繪本：地牛不要動。  
目前經營粉專：@BoundlessFire

作者的話

感謝評審老師與主辦單位的辛勞。

汪恩度

觀音相

諺宇跟著師傅學習雕刻已經兩年有餘，從一開始只能雕一些平面作品與小物件，到現在已經可以完整的雕出幾尊半人身高大小的作品，除了手法還有些稚嫩外，可說是進步神速。

說也奇怪，他師父擅長雕塑花鳥，作品以荷花為主，可諺宇最想刻的卻是人像，無論是一般人，還是那端坐在廟宇中的佛像，都讓諺宇十分有興趣。

諺宇也說不出來自己對人像產生興趣的原因是什麼，只知道當他站在這一塊幾乎有自己一半身高的原木前，腦海中浮現出的，是無數張不同的面孔與神情。

那些神情也許是自己曾在什麼地方看過的記憶，也或許只是心底深處，基於某些念頭而浮現的，一些他也無法解讀的雜念。

他看著屹立在工作室的空地前的原木，那粗糙的外皮阻絕了有可能沾附進木紋中的髒汙，保留下內裡中最純粹的色彩。

而那些純粹的色彩也許會在找到適當的時機向自己訴說，關於這棵樹的生平與經歷，它會透過細膩的質地與深淺交疊的輪紋，一點點的滲進自己的眼裡與心裡，帶著一種旁人無法理解的神秘力量，告訴諺宇，該用怎麼樣的器具與力量，去將它們脫胎成自己腦海中的那些畫面。

諺宇拿起鏈鋸砍向放置在那的原木，噴濺而出的木屑掀起漫天塵沙，模糊了他的雙眼。

偶爾他會從風沙流動的隙縫中看見一閃即逝的光華，不同於樹木向自己訴說的故事，那也許是觀望自身的縮影，也許是重現自己腦中對於創造之物的想像，但是每當他想再看得更清楚些……眨眨眼，卻什麼都不剩，只有漂浮在空氣中的粉塵，成塊沾附在他身上，將那件黑色上衣染成了灰白的顏色。

鏈鋸將木塊切割出基本雛型後，諺宇會向後退開一步，端詳著這個面目模糊的粗胚，以試圖釐清自己心目中的藍本，是否在這一連串的動作中有了改變或者偏差。

一切都確認無誤，諺宇才會拿起鑿子，一刀刀的鑿刻出這塊木頭在心中應有的樣貌。

根據物件的大小與複雜程度，諺宇雕刻一樣作品的時間也不一定。不過慶幸的是向師父預訂木雕的客人通常不會催促工期，也就是說即使是因為不擅長指定的景物而要多摸索幾天，也沒有關係。

雖然諺宇的確還為了手上的一些訂單感到苦惱，可如今擺在門口這塊已經被切割出雛型的原木卻並不是哪位客人的訂單，而是他的創作，屬於劉諺宇個人腦海中的構想。

諺宇怔怔佇立在那，專心致志的看著這塊還朦朧的原木，上頭的木紋如流水般緩緩滑過心中，激烈的水花敲擊著他的心臟，迴盪出一層又一層的回音，那聲音響著的是自己作品的期許與渴望。

然而在這樣近乎狂熱的情緒中，他卻仍然感覺到某種違和感，那是一種無法用語言說出的感覺，彷彿在那個他尚無法察覺的角落，空出了一塊。

他越是想要找出那不和諧的根源，卻越是看不清眼前那塊原木的形體。以至於當師傅走到了他身後，他竟然一無所知。

「這是要準備參加比賽的作品嗎？」

師傅帶著點沙啞的聲音自諺宇身旁傳來，他如同入定了的僧侶，此時才猛然回過神，看向站在旁邊也仔細看著粗胚的師傅。

「嗯……我打算雕人。」

這次為了參加每年舉辦一次的雕刻比賽，諺宇好不容易鼓起勇氣，終於將徘徊在心底深處，那個一直想要刻人的慾望付諸的行動。

師傅只是點點頭，從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一根菸，點火。

他深吸了一口氣，等瀰漫的煙霧浸潤他的肺葉，才說：「創作最重要的就是看見自己的內心，將內心所想的東西呈現出來。」

諺宇不太明白為什麼師傅會突然這麼與自己說，臉上浮現出疑惑的神情。

師傅看透了他疑惑的表情，又說：「你很有天份，短短兩年就已經掌握了很多技巧，可是你卻沒有把自己的內心表現出來。」



「內心？」諺宇仍是不明白的看著他。

師傅拍了拍他的肩膀，「創作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你心裡想著什麼，就會反應在作品上。」可是自己的內心究竟想著什麼？又應該將什麼東西反映在作品上？這讓諺宇有些迷惘。

木頭淡黃色的紋路中，彷彿浮現出了一張又一張的臉孔，那些臉孔都是他曾經見過且熟悉，存在於記憶深處的人們。

只是在那當中有一張臉孔，顯得十分模糊且遙遠。

※

諺宇在竹東租了一間房子當作落腳處，偶爾他會將在師傅那裡沒有雕刻完的作品帶回家，只有少數幾個熟人知道這間隱身在鬧市中，不對外公布的小工作室，一些委託過諺宇雕刻的客人有

時候會找來這，請他雕些小東西。

窗外的太陽剛落下，艷紅的晚霞隨之蒙上了一層黑紗般黯淡下來，只能隱約從雲朵灰白的輪廓中，看出它遺留下來的色彩。

有時候諺宇會想，雲彩黯淡下來後，總會在隔天又重新復甦，成為七彩艷麗的面貌。可是人的記憶卻像是只能不停褪去顏色的彩霞，難以修復重現。

有時他會什麼也不做就這樣躺在客廳的地板上，望著一片雪白的天花板或是逐漸暗下再也不見色彩的天空。通常這些時候他的腦海會閃過許多凌亂的，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記憶的畫面，就像是一台不受控制的電視，執著的一遍遍跳過每一個台數，根本不管那些被跳過的台數正在撥些什麼，也不會暫停讓他看清楚那些畫面所代表的意義。

連續幾年了，每當諺宇空閒下來，腦袋就開始飛速運轉，無論他怎麼想要讓它安靜下來，卻總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諺宇還曾經去精神科門診，醫生對他這個病況也似乎不置可否，只開了助眠的藥物，解決他訴求無法睡好的問題。

辭掉工作那天，天邊飄著雨。雨絲細細的，沾附在身上，水氣濃得化不開，帶著一種深藍色調，將他整個人從髮梢到腳尖都染上斑駁的色彩。

他覺得自己就像是一隻迷航的蜜蜂，找不到應該前進的方向，也失去了回去的道路。

一片淅瀝瀝的兩聲中，偶爾傳來一兩道空曠且單調的打擊聲，那聲音十分熟悉，就像是母親去世時，敲響的木魚聲，清脆且明晰的，在耳道中爆響開來。

他本能的想要靠近這樣的記憶，那怕是一點也好，興許那是母親最後留給自己的回憶，而多年後的今天，他卻連記憶那天的細節都顯得吃力。

人的記憶為什麼會改變呢？為什麼會隨著時間而變得模糊呢？諺宇不明白。可他多麼想回憶起一切，那怕是一半點與母親相關的細碎雜事，他都覺得彷彿得到了依靠。

腦中破碎且黯淡的畫面上，自己循著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兩棟並排的平房建築在道路旁，其中一間類似倉庫，大門敞開著。透過那扇毫無遮擋的門洞看去，能見到當中堆放著許多形狀各異的木頭與地上散落的木屑。

平房牆面上掛著一個小小的木製招牌，寫著木雕工作室，就是從這棟建築物中，不斷傳來那種近似於木魚的敲打聲。

諺宇在門外張望片刻，雜亂的工作室深處似乎站著數人，而他們也正看著自己，那一張張臉龐在陰暗的光線下顯得平面呆滯，與那些擺放在背景の木雕融合為一體，帶著一種虛幻且復古的色彩。

母親還在世時，家裡曾經供奉過一尊木雕的菩薩，漆金的衣裳，慈祥柔和的眉目有著彩陶色澤，是比一般膚色要來得紅豔的色調，與全金的衣裳形成鮮明的對比。

他記得自己小時候第一眼看見這尊佛像時，打從心底敬畏的並不是總是被母親記掛在口中，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而是完成這尊雕像的人。

小時候的他根本無法理解這樣精緻的雕塑是怎麼被孕育出來的，甚至連神像究竟是用什麼材質做成的都不太清楚。

但是看著那尊神像，幼小的他心中浮現出的第一個想法，就是震懾。既是對於神佛威嚴的敬畏，也是對這尊雕像面部栩栩如生的表情而感到驚奇。

這尊被母親請回家的觀世音菩薩後來便陪伴著他成長，一直到前幾年母親因為胃癌去世，他才將神像請至附近的神壇，請他們繼續供奉。

他想興許就是在那時候，自己幼小的心中便已經種下對木雕的喜愛，而這份喜愛隨著成長並沒有被自己遺忘，只是因為現實的壓力，被深深埋進了心底，一直到現在，又重新發芽。

就這樣諺宇展開學習木雕之路，同時也加入了這間工作室。實際雕刻木頭後諺宇才知道，原來每不同樹種、大小、部位的木料，都有著不同的雕刻方法，與適合表現的構圖。

比如說一開始用來練習的楠木，因為質地較為柔軟，往往不需要花費太多力氣，就可以刻出一個大概的形體，而檀木則十分堅硬，往往要十足的力氣，並且需要更好的控制力道，才能在木頭上一點點留下自己想要的痕跡。

他第一次完成的作品，是一幅花鳥圖，樟木質地，用的都是師傅傳授的技巧，那幅作品後來

透過介紹賣出，賣了多少錢他已經沒有印象，唯一記得的只有第一次完成作品並得到他人欣賞的喜悅。

後來他陸陸續續又完成了許多作品，除了花鳥外，也開始嘗試雕刻一些別的動物。師傅曾經說過，要雕好作品，沒有什麼捷徑，最好的訣竅就是多觀察、了解自己想要雕刻的東西。

於是雕青蛙時，諺宇就每天晚上戴著頭燈，蹲在水塘邊，看那些青蛙在草叢中跳來跳去，有些青蛙最後會回到水塘中，尋找另外一隻與牠相似同伴，結伴離去。有些則會一直停留在水邊，雙腿僵直，也不滑水，就這樣漂浮著。

蹲了數周後，諺語發現原來每一種花紋不同的青蛙都有屬於他們不同的動作，為此，他甚至買了本圖鑑用以比對。

每一次，他都謹遵的師傅的教導，但凡訂下主題，必須先親眼看過那樣東西的樣貌，與它的構造、姿態，再將自己的構圖打成草稿交給師傅審核，師傅點頭了他才會開始雕刻。

然而，這次不知道為什麼，當他看見那塊木頭靜靜地躺在那裡時，他的身體便湧出了一股衝動，這衝動彷彿是屬於自己的一部分，卻又與意識分離，讓他幾乎無法思考，僅僅憑藉著直覺，就下刀將整個草圖勾勒出來。

如果真有所謂的鬼魂或者神明，那諺宇毫不懷疑自己那天肯定是最接近被附身的一次。

然而明明靈感是這麼清晰湧現的在眼前，卻有個最重要的地方模糊了。或許不能說是模糊，

他總覺得自己還是能清晰地看見那張面孔，只是當他想要將腦海中見到的東西化為實體時，便彷彿有一層濃霧，讓他怎麼樣也無法確定，自己應該從哪裡開始下刀。

諺宇從來沒想過，那張他再熟悉不過的臉龐，明明充斥在記憶之中不曾忘卻，他卻怎麼都雕不出來。

※

他有時會夢見母親還在時，與自己閒話家常的片段。通常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比如說吃飯了沒啊？天冷要多穿點衣服，功課寫得怎麼樣等等。夢境中的母親有著現在的面孔，可是夢境中的自己卻遠遠比現在要年輕。

那時候的自己還需要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還渴望母親的關注，還將母親放在自己的世界，最中央也最是最顯目的位置。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也許是隨著年紀逐漸增加，也或許是隨著自身能力的增長，諺宇的世界變得大了，充滿各種五花八門色彩鮮豔的景色，母親的輪廓卻逐漸風化，最後散落在了世界的角落。

當諺宇發現時，那張熟悉的臉龐卻變了樣，不再是記憶之中那帶著舊日風情模樣的，而是更加的扭曲、變形，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般。

看著躺在病床上的母親，諺宇幾乎無法確定那真的是自己所熟悉的親人。她的手腳、臉龐浮腫，身上插滿了無數的管路，而他甚至都記不得這一切變成這樣的開始。彷彿在某段時空中，自己的記憶被消除了，只留下了突兀的跳躍到現在的畫面。

諺宇經常在下班後來醫院看母親，正確的說他也只能在下班時來看她。所以他請了一個外籍看護，負責二十四小時照顧母親。

那個看護的名字是什麼，他已經不記得了。不過他卻記得那個看護很愛笑，無論什麼時候自己過去，那個看護都是笑著的，彷彿醫院的一切生離死別都與他無關，又或者這一切都不過是自然循環，而她只是遵循了自然的運行。

諺宇不知道看護的笑容是源自於哪個原因。每次他到病房時看護除了向他微笑外，還會對他說：「媽媽今天很好喔。」說也奇怪，明明每天都是很好，可床上躺著的母親卻一天天的消瘦下去。

母親離去的那天，諺宇在公司加班。手機響起時，他正在與老闆處理那些工作上的問題，電

話中傳來看護焦急且走調的話語。

諺宇那時完全沒有聽懂看護到底說了什麼，即使事後回想起來，他還是無法拼湊出那時看護在手機中所說字句究竟是什麼。可接到電話的當下，他心底其實有一種感覺，就像是一直閱讀的書籍終於來到終點時，那種帶著悲傷卻又鬆弛了的感覺。

即使聽不懂看護的話語，但是諺宇心中其實明白，那通電話到底代表什麼，可他卻繼續處理著那一連串脫序的問題，沒有離開。

直到一切問題都得到解決，諺宇趕到病房門口，見到看護一個人站在那裡，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也沒有言語。

沒有，什麼都沒有。諺宇看著白色的病房，粉膚色的隔簾拉起，從縫隙之中隱約能見到母親浮腫的雙腳，帶著一種灰白的色澤。

周圍的一切都慢了下來，彷彿電影的慢鏡頭。有許多人在廊道上走動，在他眼裡那些人彷彿都成為了某種浮游生物，漫無目的卻又焦急，不停在這個封閉的空間中反覆。

醫生隨後出現在這些人的隊伍中，朝自己走來，嘴巴開闔著，隨著他們的腳步，掀開了粉膚色的隔簾。

那是母親的臉，卻又不是母親的臉。灰白的肌膚，變形的五官，以及不再明亮的雙眼，記憶之中的樣貌已經完全崩壞了，只剩下這張陌生的面孔，深深印在了腦海中，每日每夜，出現在夢中。

※

清明連假那幾天，整個工作室空蕩蕩的，所有人都回鄉掃墓了，只剩下他跟師父兩人留守。

兩人同坐在工作檯一側，諺宇專心端詳著眼前已經有了雛型的雕塑。最近他天天都來工作室報到，從早上待到晚上，時光在鑿木聲中渡過，而他也彷彿從逐漸完整的作品中看見了自己，或者該說是潛藏在內心中的那個自己，隨著手中的雕刻刀每一次落下，逐漸明晰，卻又有著某種懸而未解的部分。

沉浸在這樣的作業之中，周圍的一切彷彿都飄浮了起來，自己的意識在刀尖上凝出形體，順著那一圈圈漣漪般的木紋遊走。他的腦海中一直有著一張臉，女性的、模糊的，卻時不時向他訴說。她的聲音帶著海的輕柔，卻叫人聽不清楚，就像遠方打來的浪花，卻平息在中途，無法到達岸邊。

他一直期待著她的話語，那怕是隻字片語，都能夠讓他拼湊起她的樣貌。也許在記憶深處的那個地方，還留有她存在過的痕跡。

每當握起雕刻刀，他便反覆的在不同的作品中尋找她的聲音，有時會如同靈光乍現般短暫，他以為自己看清了她的面目，但結果往往卻只有那一剎那，隱約的輪廓，他甚至連將她烙印在視網膜中都做不到。

諺宇緊皺著眉頭，越是努力看著眼前的作品，卻越是覺得作品慢慢離自己而去，他們之間彷彿出現一條橫溝，將自己與作品切分為兩個世界。

那兩個世界之中有著認知中的自己，也有著他不了解自己的自己，他們都透過了這件作品，互相打量著對方。

兩道相交的目光糾纏著，他專心得沒有察覺，師傅已經停下了手上雕刻的作品，轉過頭來靜靜看著他，與他的作品。

「……你有想好作品的題目叫什麼嗎？」

師傅的聲音將諺宇拉回了現實，站在塑像對面的那個自己瞬間消失，只留下透過窗戶照進來的光線。

「還沒。」

「所以你無法完成它。」

諺宇有些迷惑著看著師傅睿智的雙眼。

「你還沒有抓住真正想要創作的東西，怎麼可能刻出來？」師傅放下了手中拿著雕刻刀，抽出胸前的香菸，點上火後狠狠吸了口。平常工作室裡人多時，師傅都會去外面抽，不過今天因為只剩他們兩人，似乎就沒有這麼計較了。

他吸菸的動作一直持續了將近一分鐘，然後話語才隨著緩緩吐出口的白色煙霧，一同溢出。「其實我覺得你啊……並不是想學木雕。」

諺宇更是不解的看著師傅，他不明白對方為什麼會忽然這麼對自己說，明明自己雕刻的手藝每天都在進步，能夠完成的作品也越來越多了。然而師傅卻認為自己並不想學木雕？

「從你第一天來的時候，我就有這種感覺。你心中執著的並不是木雕，只是想透過木雕把它呈現出來而已。」

諺宇抿著唇，沉默了好一陣子才說：「小時候我家曾經有過一尊觀世音的雕像，我一直很想雕出與祂一樣的作品。」

師傅聽了他的回答，卻搖搖頭，「你看著別人的作品，一輩子都不可能雕出屬於自己的風格，也不可能超越他。」

這個道理其實諺宇是懂的。可是不知怎麼，每當他拿起雕刻刀，腦海中就會浮現出那個女人的聲音，雖然看不清楚她的樣貌，他卻覺得那就是童年時的那尊觀世音，也是自己第一次接觸木

雕的起點。

師傅又端詳起這個擺在面前的作品，煙霧繚繞在他們四周，就如同一方虛實莫辨的幻境。

「你這尊觀音形體都已經出來了，可是只有臉一點模樣都沒有，為什麼？」

諺宇順著師傅的話語，情不自禁的伸手摸了摸那粗糙且凹凸不平，屬於臉的部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只有這張臉，總是很模糊……」

「在你心中，沒有什麼思念的人嗎？」

順著問題，最先出先在諺宇腦中的，便是那張灰白色的臉。

「我的母親。」

師傅看了他迷茫的神情一眼，不知是否對這個答案背後的原因看在眼裡，忽然話鋒一轉問道：「說起來你來這也兩三年了，每次清明都跟我留在工作室，好像沒看過你回老家掃墓？」

這句話讓諺宇愣了愣，隨即才將手從木雕觀音的臉上抽離。

「人都已經死了，掃不掃墓都一樣。」

「不一樣。」師傅停頓了一下，繼續說：「掃墓代表的是你還記得並且懷念死去的人。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習俗。」

「可是我連媽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現在再去有什麼意思？」

「就因為錯過了最後一面，才更應該去看看你媽。」師傅的話語稍停，似乎有些掙扎的，「有些話，師傅我是過來人了，才跟你說。我知道你心裡對沒有見到母親最後一面有愧疚，可逃避是沒有用的，只會讓你越來越往牛角尖鑽。」

師傅的雙眼直視著他，諺宇從那雙眼睛中，看見了一種單純而清明的光芒。

「我也沒有見到我媽最後一面，所以現在每逢清明，我都一定會去看她。不是為了贖罪或是愧疚，而是因為我想去，去到靠近她的地方，就會想起從前的過往。」

諺宇聽著師傅的話，眼前又忽然恍惚起來。

母親入塔時，他捧著骨灰，走過盤據在山岳上的小路，灰色的路面就像是一條繩索，將上下兩處地方連結起來。位在塔外的世界充滿著世人歡笑的聲音，而一進入塔內，便只留下莊嚴肅穆，幾近無聲的樣貌。

那樣的地方就是母親沉眠的地方？陪伴了自己童年的母親到了最後卻只剩下自己雙手捧著的大小？諺宇無法形容那時候自己的感覺。

看著母親的骨灰最後被小心的擺上哪一格格狹小的空間之中，隨後蓋起蓋子，那時候他的心中彷彿有些什麼真正的落下，破碎了。他強烈意識到這一點，無論他再怎麼懇求或者尋找，母親都不會再回來，而那些被病魔奪走的，屬於母親的樣貌，也永恆的解離在了自己腦中。

諺宇沒有注意到自己的神情在不知覺中改變，他只覺得好像有些什麼濃重的色彩從自己心臟

的地方流出，帶著血一般的顏色，在空中顯現出色彩，緩緩流向那尚未完成的木雕。

那無疑只是他腦海中的幻想，諺宇知道。可他卻無法不去注意那觸碰到鮮紅色澤的作品，從最中央開始變色，浮現出一種朦朧的圖像。

他眯起眼睛，努力想看清木紋上逐漸浮現而出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卻只聽見耳邊傳來師傅的聲音，彷彿有些遙遠，卻又靠近，「雖然人死後未必有靈魂，可能夠靠得他們近一點，總是好。總比有一天，不再想起要好。」

師傅的話開始十分飄忽，可到了結尾卻有著如同落雷的力量，轟得諺宇一陣錯愕，彷彿從深沉的睡眠之中，猛然驚醒。

他心中閃過恐懼，彷徨，與寂寞的心情。而這一切情感也隨著那股鮮紅的軌跡流動，直到從那尚未完成的臉上，逐漸浮現出了一張淺淡的輪廓。

他記得這張輪廓，在很久很久以前，自己還小的時候，這個眉眼之中總是對著自己慈愛笑著的人。

※

那晚，他做了一個夢。

夢裡有一座山，朦朧的青色，如同水墨畫的暈染一般。而她就在那條灰色小路的盡頭，朝著他招手。

她黑色的髮絲被風揚起，眼裡嘴角都含著笑，彷彿見到他是這個世界上最開心的事情。

而他也回應了呼喚，奔向她。

「媽。」

穿越濃霧時，他清晰的看見了母親的樣貌，是自己熟悉的，在很久以前，還照顧著自己時，那樣健康且勻稱的面容。

※

木雕運至比賽會場，諺宇緊張的整顆心臟彷彿都要跳起來一般。他小心翼翼的將木雕搬上展示台，並且將上面用以保護的緩衝物去除，一寸寸的露出淺黃色的木紋，直到顯現出完整的作品，諺宇與師傅臉上都露出了笑容。

那是一尊送子觀音，祂低垂著雙目，臉上帶著一種祥和且慈愛的笑容。觀音的目光跟隨在手中抱著的孩子身上，嘴角勾勒出明顯的笑紋，單純的木紋沒有漆上任何顏色，僅上了作為保護的蜂蠟，讓整座雕像在光線下顯得閃閃發亮。

諺宇的作品與一般送子觀音塑像不同在於，觀音手上抱著的孩子並不看著前方，而是與觀音對視，孩子的嘴角也有著深鑿進去的笑紋，就像他們在彼此的眼中見到了什麼，並且了解了一般。

只有諺宇明白，在那之中，究竟代表了些什麼。

因漂流進黑洞而裂解消失的記憶，如今全都回來了，帶著幾乎令人落淚的酸楚，鮮明而清晰的浮現。

站在雕像旁，他看著光芒下那尊抱著孩子的觀音像，緩緩將手中那張寫的作品名稱的標籤，貼到下方。



「母親」

一切都靜止之時，他看著她，咧開了嘴笑。

## 賞 讀

### 吳鈞堯老師

對於木雕風情娓娓道來，可以聞到木頭肌理的香氣。再轉而敘及母親過世時，未及見著最後一面，思念的母親與下刀雕刻的觀世音漸漸合一，成為具備懷親跟信仰內涵的「送子觀音」。母與子的牽連、思念，得以眼神穿透陰陽。一篇討論思親、孝道、生死與信仰的作品，洋溢濃厚人情。文字穩重，有股自得、自在的飽滿感。

## 短篇小說 佳作

簡琇梅

浪漫的雙魚座B型 30幾歲了仍然任性

最大的優點是不挑食 勤儉持家

常坐公車跟走路 看看世界觀察社會

喜歡創作，寫作、拍影片，都是審視自己的過程，是個多愁善感又異常樂觀的人。

### 作者的話

謝謝評審的肯定，也謝謝我身邊的好友們常常包容我，回饋我一些觀看感，也特別感謝我的編輯&經紀人一直盲目的支持我。

呼應作品題目，這次總算是征服自我了，脫口秀真的很迷人，當演員真的好難但又好嗨！

希望世上每個人不要太憂愁悲觀，哭一哭後還是要記得笑一個，再次謝謝來自新竹的肯定，不枉費爸媽幫我付了很多大學學費在新竹。



## 征服自我的脫口秀演員

(倒數第三次上台)

他站在觀眾後面，好像聽見主持人歐爸在介紹他上台，緊張的心跳聲蓋過觀眾稀稀落落的掌聲，伴隨他的腳步一步步上台。這個位於新竹市區也是新竹唯一的脫口秀俱樂部，場地大約可容納五十名觀眾。美其名是俱樂部，其實只是在民宅裡改裝的活動空間，所謂舞台也只是買個一階高的檯子放置在原客廳的一側，在檯子表面釘上紅色絨毛地毯，並放置一個高腳椅和一支麥克風架，就是這二樣東西就足以構成站立喜劇，也是俗稱脫口秀的舞台。

他走上台大約是八步的距離，每一步他都踏得很不真實，並不是因為喝醉還是嗑藥，反倒他是個守法有禮貌的好孩子，可能連騎機車違法左轉都不曾犯過，現在他上台拋頭露面逗別人笑，對他而言就算是很接近違背家法的行為了。瞞著父母偷偷講脫口秀是為了什麼，他也講不出原因，就像是被磁鐵吸引著，直到他從主持人手中接過麥克風，這磁力才消失。

「大家好，我是瑋璋。現場有人跟我一樣，覺得和父母同住就跟和警察同住一樣嗎？我的父母總是太關心我的生活，『今天去了哪裡，和誰出去』，God！我都快三十歲了，我不想有門禁。為了解決偶爾晚回家就被關切，我想到一個好辦法，我乾脆每天都晚回家，讓爸媽習慣這樣的作息。但新竹根本沒有夜生活啊，沒錯，除了巨城我能去哪裡，有時候為了拖延回家的時間，我甚

至去和巨城保全聊天！」

今晚觀眾還算捧場，有二三個人笑出聲，對台上的演員來說已經是天大的鼓勵了。每周五這一個多小時的 OPEN MIC<sup>1</sup> 活動，在演員接力表演之下，順利結束了。

觀眾散場後的俱樂部，幾個演員留下來喝啤酒聊天，瑋瑋坐在窗邊望向街景發呆，大腦有無數條煩惱全打結成一團毛球，他煩惱未來，煩惱現在，不知道怎麼讓家人相信自己，而他也怕選錯了這脫口秀這條路，到頭來一場空，許多未知的煩惱，他想全部鎖在大腦裡，藉由一口接一口的冰涼啤酒來麻痺自己。

俱樂部老闆也是脫口秀知名演員兼主持人的歐爸，從辦公室走出來，然後將一張彩色印刷的紙貼在入口處的牆上。瑋瑋回頭瞄了一眼，紙上是月底的售票宣傳單，定眼一看，上面竟然出現他的名字。瑋瑋驚訝的從椅子上跳起來，急忙叫住歐爸。

「等等，月底的售票演出怎麼會排我？」

「怎麼，你那天沒空嗎？」

「是……有空，但我本來想放棄講脫口秀了。」

<sup>1</sup> OPEN MIC 是指開放現場觀眾報名，任何人都可以上台講話，在台灣若想成為像博恩一樣成功的脫口秀演員，大多都需要從 OPEN MIC 作為起點，來累積經驗和實力。

「這樣啊，那不然等你講完售票表演後，再放棄也不遲啊！」

歐爸持續一貫的輕鬆風格，悠悠的走回他的辦公室，留下瑋瑋一個人看著宣傳單。他心裡覺得高興，在上半年裡十幾次上台演出總算獲得歐爸的肯定。回想一開始，尷尬的表現，常讓現場觀眾一片安靜，甚至還會給他同情的笑聲。直到現在會有觀眾進場時向他打招呼，喜歡看見他，甚至少數幾個大學生因為他而常來看秀。這些都是他自己努力累積來的，他每晚回家不是真的去和巨城保全聊天，而是去超商喝著咖啡，在筆記本上寫下他的靈感，寫成段子，再透過一次次的上台，仔細修改每一句話、每個表情和動作，努力逗笑每個觀眾。仍看著宣傳單的瑋瑋心情是複雜的，他不知道怎麼向父母分享他的喜悅，更不知道如何說服傳統的父母能接受並支持他成為喜劇演員。

（倒數第二次上台）

新竹已經連下七天的雨了，加上風大，斜的雨讓人很難撐傘走路。俱樂部所屬的地點還不錯，從新竹火車站步行只要十分鐘，雖然是位於民宅的五樓，招牌也不是很明顯，但喜歡脫口秀的觀眾們還是願意爬樓梯上來。這周五的 OPEN MIC 活動，即使天候不佳仍有十幾位的觀眾現身，可能是看了臉書廣告，得知俱樂部邀請了從台北來的知名演員賀董到場擔任開場嘉賓而慕名而來，或是如同瑋瑋的段子裡的笑點，新竹真的沒有夜生活，若俱樂部繼續虧錢而終於倒閉，觀眾們真的只能去巨城逛街。

等待上台的瑋瑋這次不緊張了，心神不寧且焦慮地來回踱步，因為今天是他父親的生日，但他仍是用公司加班的藉口跑來講脫口秀，這段時間說的謊言像是一個越來越大的黑洞，吞食著他良心。

嘉賓賀董獲得觀眾如雷掌聲，突如其來的聲響喚醒瑋瑋，他的心思回到現場，清楚聽見主持人介紹他登場。

「大家好，我是瑋瑋。我剛剛是第一次看賀董的表演耶，我原本以為台北人都很冷漠，沒想到，賀董更冷漠。反倒今天觀眾好熱情吶，我看大家都有笑耶，聽不懂也有跟著笑，那等一下我要開始我的段子了，請大家也記得要笑喔，那每講完一個笑點，我會先笑給大家看，大家要是聽不懂就跟著我笑就可以了。」

通常排在紅牌的後面都會死的很慘，但瑋瑋一登場帶來的即興表演，不僅接住了前面賀董炒熱的氣氛，還順勢讓自己的段子成為新的亮點。瑋瑋第一次嘗試又要講又要笑，根本沒時間換氣，講到臉紅脖子粗，看得觀眾哈哈大笑。

散場時許多觀眾還不想走，圍著演員們聊天，而賀董也是人來瘋，請在場每一個人喝啤酒，熱情的和大家聊著這些年脫口秀界發生的趣事和八卦，一群酒醉的人，肆無忌憚的大聲聊天。瑋

瑋知道他應該要立刻回家的，可能還來的及在爸媽睡覺前，跟父親再道一句生日快樂，但他好喜歡這種熱鬧的感覺，俱樂部這一個時刻好像已經不處於安靜又沉悶的新竹市，像是飛到了東京、倫敦、紐約，每一人都可以徹夜狂歡到天亮。

突然一聲清脆的門鈴響起，已經喝茫的賀董正巧經過門口，他開門看見是幾個警察誤以為是變裝藝人，向前一把抱住女警察，即使警察們很快把他拉開並提出嚴重的警告，還是制止不了賀董不斷向前嘗試想又親又抱的行為，一些喝醉的人也在旁吆喝甚至向男警察丟空酒罐，為阻止鬧劇持續上演，更多警察進來把一群酒鬼上銬帶回警局。喝到微醺的瑋瑋雖然什麼事也沒做，但他也無法清楚的向警察表達他的立場，被半推半就的送上警車。

（最後一次上台前的大轉折）

因為酒醉鬧事，俱樂部自行停止營業一個月。窗簾緊閉的屋內空間在陽光閃耀的大白天裡顯得灰暗陰冷，這個周六下午近十個演員們會聚集在一起，原本是為了每個月底的售票演出而排練。少了這個售票演出，演員們不擔心自己，卻一致的擔心起俱樂部是否會因為沒收入就倒閉了。這時歐爸竟然還是持續一貫的輕鬆風格，悠悠地從辦公室走出來，手上拿著一張新的活動宣傳單，交給大家輪流傳閱。

「賀董啊，他說很對不起我們，原本他明天一小時的專場表演，他跟主辦單位改為四十分鐘，其他二十分鐘要讓我們上台演出，增加曝光度，讓新竹人知道新竹也有脫口秀，而且是正當經營，

不是一群酒鬼啊，哈哈。」

當大家還在驚訝之中，歐爸繼續講著活動細節。

「演出的時間地點就在大家很熟悉的巨城戶外廣場，就在明天晚上八點，這是廠商贊助的活動，觀眾可以免費看脫口秀。所以啊，請大家盡量講普遍級的段子，不要講什麼屌、鮑魚、奶頭的詞，一些推嬰兒車的爸爸媽媽們會被你們嚇跑。」

大家一陣七嘴八舌，顯得又期待又害怕，歐爸看著大家好像一位先知般淡定。

「我知道你們都沒講過大型的演出，當天可能有上百人，但也有可能觀眾只是經過、路過，沒人想聽。我也知道你們會怕，所以賀董說他今晚要帶大家上一點表演課，在演出前集訓一下。」

「所以啊，我常說人生啊危機就是轉機，我們要紅囉！」

歐爸又像神仙般，騰雲駕霧般離開。

瑋瑋拿著宣傳單，心裡想著這也是他的轉機，如果第一次就能讓父母看見他在大舞台呈現好的表演，一定可以獲得他們的支持。而說不定真的紅了，他就可以成為一位喜劇演員，把興趣變成事業好好發展，不只說服父母，也能消除潛意識裡的焦慮不安。

晚上賀董跟演員們約在新竹火車站，一見面就發給大家每人一件肉胎裝，肉色的緊身衣穿在身上好像沒穿似的。每個人都很害羞，男的遮下面，女的遮胸部。賀董的表演訓練走實作風格，他帶來的第一招是「丟開羞恥心」，身為演員就是要不怕別人看，甚至要吸引別人的目光，想當

喜劇演員更難，要讓人不只看還要聽，最難的是還要讓觀眾笑。一群穿肉胎裝像是裸體的團體走在大馬路上，正常人遠遠看見都會閃開，所以賀董第二招談論的是「心法」，也可以說是很玄、很抽象的「氣場與宇宙」。

「當我們把氣場打開，讓四周的人感受到我們溫和的能量。知道我們不會傷害他們，要能相信我們，並把心交給我們，讓我們帶領他們聽完一場脫口秀，就像坐一趟安全的雲霄飛車，過程中有高低起伏，有驚險刺激，最終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穫和喜悅。」

本來最害羞的瑋瑋聽完賀董傳授的「心法」，決定放開自己，顯現出來，四肢放鬆的搖擺揮手，五官也擺脫僵硬，給予圍觀的民眾最自在的微笑，好像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彼此的朋友，沒有敵人也沒有壞人。

當演員把氣場都打開，整條中正路突然變成像嘉年華一樣熱鬧，每個人都跑到馬路上看這群穿著奇裝異服的街頭藝人在街頭搞笑。

「很好，你們已經成功了一半了，但你們還需要說話，要讓別人不論站多遠都能清楚聽見你們說的話。」

第三招是「丹田發音」，看似簡單，實際費力，演員們一同喊出活動訊息，擔任活廣告來宣傳明晚巨城的活動。瑋瑋和多數演員抓不到訣竅，用錯喉嚨方式來吼叫，不到五分鐘聲音就快啞了。賀董看狀況不對，這樣下去大家明晚都沒辦法上台，急忙帶著大家到東門圓環裡稍作休息。

「今晚你們每個人都表現很棒，但明晚是你們第一次的戶外演出，為了能成功演出請大家這三招一定要學起來，請大家喝一下水、靜下心來沉澱一下，等一下我會和你們一起用丹田發音，說『我愛脫口秀，脫口秀愛我』，讓火車月台上正在無聊滑手機的旅客都能聽到。」

演員們各自散開，喝水、拿毛巾擦汗，大家小聲的練習著，每個人都按著丹田，外人看來可能會誤以為他們肚子痛，集體食物中毒的樣子。

「好，大家，我們一起試三次，只有三次機會，這裡不會有成功與失敗，如同明晚的演出，我們是一體的，所有的發生都是美好的過程。」

第一次大家的聲音零零落落，但聲音洪亮，都是丹田發聲。

第二次大家語速一致，而且非常大聲，瑋瑋當下還被這股聲波嚇到，就連圓環的車子都瞬間減速慢行。演員們彼此打氣，賀董也準備加入這最後一次的丹田訓練，目標是把聲音傳到火車站裡！

正當大家手牽著手準備發出第一個字時，突然被打斷。一旁的東門派出所員警用擴音器發出警告，「你們幾個在幹什麼，停在原地，別跑！」

有誰聽到警察這麼說會不跑的，所有人出於本能立刻鳥獸散，結束這奇幻的一晚。

（最後一次上台）

在巨城的戶外空間，贊助廠商安排了一整天的活動，從白天的親子闖關，到傍晚的二手市場

擺攤，加上以物易物拍賣活動，整天活動下來，現場聚集了滿滿的人潮，好像整個新竹市的人都來到了巨城了，擠的水洩不通。

演員們在舞台旁吃著麥當勞，瑋瑋看似平靜，拿著薯條的手卻是抖到不行，其他演員也是緊張不已，手中的可樂忍不住一直搖晃，氣泡不停冒出，一邊罵一邊拿面紙擦。

瑋瑋的爸媽提早來了，看見瑋瑋穿著新竹女中的制服還很開心，這時瑋瑋才發現爸媽把整個家族都邀來了，好久不見仍討人厭的姨婆也來了，瑋瑋的臉都變青綠色。

「你們家的瑋瑋真是不得了，竟然代表新竹女中來巨城演講啊，那時他讀完高中我本來還反對你們安排他去美國留學呢，我認為女生只要出國，心都變野，回台灣都只想當女強人啊。現在姨婆想法很開放了，當女強人也很好啊，但記得還是要結婚生小孩啊，姨婆有認識很多有錢人，安排相親：」

瑋瑋一時心急把番茄醬擠到姨婆身上，趁亂把爸媽帶到旁邊，慌張地想讓爸媽聽他解釋這半年講脫口秀對他的意義，會穿制服不是因為學校而是為了舞台效果來製造反差感，也希望爸媽能把親戚趕走，不然他怕他準備的段子會嚇到他們，之後會很尷尬。一長串沒頭沒尾且毫無邏輯的發言把爸媽嚇到了，尤其是瘦弱的母親突然腿軟站不直，父親的反應也很直接，與其把親戚帶走，倒不如瑋瑋現在就跟他們回家，不要在外面丟人現眼。

「玩什麼脫口秀，我們花錢讓你受高等教育，不是讓你走回頭路，變成牛肉場的三流脫星，不要怪我們不支持你，是你先說謊，愛說謊的人不是我家的孩子！」

「我也想放棄啊，但我真心喜歡上台講脫口秀！我本來每天都渾渾噩噩的生活著，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當我開始接觸脫口秀，我發現它真的很有意思，它不是只是說說笑話，它是能逗笑別人，又有力量的語言！」

「你如果要讓家人傷心，你就不要再回家了。」父親冷眼的說。

「我講完這場，就會放棄的，對不起。」

瑋瑋站在原地無語流著淚，看著父親憤怒的帶著母親和親戚們離開。

無論發生什麼事，時間還是不會任何人停留，這點道理這時主持人適時的提醒。

「再過十分鐘，將進行精采的脫口秀表演，由新竹在地的年輕演員們帶來開場表演，接著是目前在台北當紅的賀董接力上台，請大家可以慢慢靠近舞台，佔個好位置，表演即將開始。」

瑋瑋在後台，擦掉他的眼淚，專心的化上舞台粧，他知道他這半年是多麼的努力，為了脫口秀他能廢寢忘食，不斷的看國外的影片，也常到台北看現場的表演，這半年每分每秒都很珍貴。半小時前和父親大吵的一架，沒有打倒瑋瑋，反而讓他的心更堅定，像是臨死前的背水一戰，心中不再有任何自我懷疑，只有一個信念，「這是我最後一次上台，我要盡全力炸掉全場，讓每一個台下觀眾都嗨爆！」

歐爸今天不主持，做為一名脫口秀演員難得穿上正式的西裝，但腳底的藍白拖是他不變的叛

逆，身為一名中年大叔，關於從青年變中年的過程都被歐爸玩到淋漓盡致，每個接近限制級踩線的笑點都被歐爸巧妙的設計過，關鍵字不說破，台下每個爸媽顧不及胸前或推車裡的嬰兒，每個人都笑到肚子痛，眼角泛淚。

「謝謝今天台下的觀眾，我完全感受到你們僅存的熱情，有笑到流淚的人，不用管那叫流目油還是老淚縱橫，你們跟我一樣是永遠的十八歲！」

歐爸的溫暖結尾引來台下捧場的觀眾不斷拍手和歡呼。被炒熱的氣氛讓後台的瑋瑋更是緊張，心臟強烈的撞擊聲都快從身體裡跳出來了，在主持人簡短的串場後，換瑋瑋要上場了！

「大家好，我是瑋瑋。我是土生土長的新竹人，現場有人跟我一樣是竹女畢業的嗎？」

每次在台上玩即興對瑋瑋就像玩火一樣，他不知道會讓他演出更精采還是會轉眼把氣氛變成灰燼。

「哇，看來我竹女的學姐們都不在這裡，跟我一樣都知道這裡沒機會，這裡的男人都死會了啊。在場的姐姐妹妹們，我好羨慕你們不是一個人啊。我覺得我就是會孤獨到死的那一種的人，以前好討厭爸媽打來電話來，現在我每天打三次給我爸媽，只要沒人接，我就衝回家，現在我家裝了三道鎖，我爸媽需要多點時間穿衣服。」

這段笑點雖然沒有引人大笑，但瑋瑋維持住一定的討喜度，目前觀眾還都留在原地專心的聽。

「本來我爸媽今天有來看我表演的，但我事先沒跟他們解釋什麼是脫口秀，他們氣死了，為我要表演脫衣秀。不好意思啊，那位叔叔，要我脫是要加錢的啊。」

瑋瑋又忍不住玩了一個即興，幸運的她選到一個大方的觀眾，很配合演出生氣和失落的表情反應，這段互動觀眾有買單，大多數人有笑。

「我看我爸媽那麼生氣，我其實很傷心」突然一陣真實情緒湧上，一個哽咽馬上就要爆哭了，這個意外的成功勾起觀眾的共鳴，幾個媽媽跟著眼眶含淚，大家都屏住呼吸在等瑋瑋的下一句話。

「我好怕他們血壓太高，走的快，而遺屬還沒寫好啊」

一個俏皮的反轉，讓瑋瑋的個人魅力突顯出來，讓觀眾會心一笑。

後面的段子瑋瑋把一些生硬的長照議題還有外勞被剝削的社會現象，一樣用她擅長的幽默小品的方式順利傳達給台下的觀眾，最後輕輕的一鞠躬，以熱情的微笑向觀眾們揮手致意準備下台，這時瑋瑋竟然看見自己的爸媽站在台下，不太懂得表達愛的父母，雙雙都對他比出了讚的手勢，讓瑋瑋又驚又喜，差點又在台上淚奔。

(完)

## 賞 讀

吳鈞堯老師

女孩爭取脫口秀演出為主軸，凸顯傳統父母對子女教育的守舊、不知道變通，同時後一代在衝突、前進的過程中，不斷的自我砥礪。非常幽默勵志，且適當勾勒竹科的庶民生活。作者出稿不夠細心，可以再注意，比如主角的性別，讓人猜疑，再是結尾的父母比讚，雖有和解的深意，畢竟來得匆忙、衝突了。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 2022 / 王嵐萱等作 . --  
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民 111.12  
面；公分  
ISBN 978-626-7091-50-0(平裝)

863.3

111020192

## 2022 竹塹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

發行人 | 陳章賢

總編輯 | 李欣耀

副總編輯 | 邱淑芳

作者 | 王嵐萱等作

編輯 | 林曉華、吳佳純

出版者 | 新竹市文化局

地址 | 300 新竹市中央路 109 號

網址 | <https://culture.hccg.gov.tw>

出版 |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出版

定價 | 新台幣 260 元

G P N | 1011102121

I S B N | 978-626-7091-50-0

統籌展售門市

五南文化廣場 (04)2437-8010

國家網路書店 <https://www.gov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02)2518-0207



定價 260元

GPN 1011102121



9 786267 091500



新竹市文化局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Hsinchu City

新竹市中央路109號 03-5319756